

## 目 次

街.....	1
对峙的阵营.....	15
任务.....	49
剥去假面具.....	64
战线.....	80
疾風.....	120
負伤.....	140
桎梏.....	157
旗影黯淡了.....	173
关于“沒有太陽的街”的一些說明.....	201
譯后記.....	218

# 街

## 1 傳 單

電車停了，汽車停了。——自行車、卡車、跨兜摩托車都飛馳而來，一輛接着一輛地停下了。

“怎么啦？”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啦？”

十月黃澄澄的陽光，透過濃重的沙塵，粗魯地照射着密集的一張張極其單純的面孔。

人羣好象水池中的蝌蚪，一層層地從後面擁上前來，搖晃着。

“聖駕經過——攝政宮殿下駕臨高師！”

最前排的低語，轉瞬間就傳到後面去。汽車停止了馬達聲，人們摘下帽子。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最前排的人，看見五輛汽車好象銀幕上的影象似地、靜悄悄地從舉手敬禮的金色輝煌的警佐和列隊的警官中間駛去。漆黑的車篷上嵌着一顆菊花徽，在混濁的陽光里，晃了一下羣眾的眼睛。但，擠在後面的人羣却只能看到警察的帽子。

戒嚴解除了。

人的洪流冲破了堤坝。

“好痛！这小子，小心点！”

这时，一个被洪流冲击着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大叫起来；原来是一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突然撞了他的胸部。

“你干什么！”同样被撞了的另外两三个人也一起大叫起来。“和服外褂”伸出粗壮的手臂，扭住这个西装莽汉的雨衣领襟。

“逮住那家伙！”

“雨衣”虽被扭住，但他却把右胳膊伸到群众的肩膀上来，这样喊着。

“逮住那家伙！”他一面喊叫，一面在人群中挣扎，想冲到前面去。就在这一瞬间，许多雪白的纸片刷地被抛出三尺多高，翩翩飞舞着落在大家的头上。

“就是他！——逮住那个穿短褂的！”

这个特务模样的人又叫起来。这时，那个被踏了脚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已经惊惶地将手松开。但是，他眼前却冲过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狠狠地将他一脚踢开。他好象忽然意识到似地大叫起来：

“小偷！”

人的洪流疯狂地汎濫起来，甚至有两个人身穿斗篷的人一上一下倒在一辆自行车上。

“扒手！”

“不是，是社会主义分子！”

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警察一面推开群众，一面奔跑着捕捉犯人。但是，那个重要的穿短褂的人，已不知鑽到哪里，连影子都不见了。

“扣住傳單沒有哇？那小子剛才撒的……”

“雨衣”急促地喘着气向穿制服的警察問道。

“沒看見哪！”

“怎么会看不見，笨話！——”

他不高兴地摇摇头，在他正要把臉扭向后面的时候，又忽然喊道：

“噯！就是那个！！”

一个被撞倒了的老太婆，正拾起落在地上的紙片，想擦她那沾滿泥土的衣襟。

“不是这个么？——就是这个。”

人羣聚攏在那个吓呆了的老太婆的周圍。便衣警察从老太婆手中夺过傳單來。

向親愛的小石川区居民們和

全东京市居民們呼吁：

我們这个由大同印刷公司三千职工、一万五千人家屬組成的爭議团，已經坚持了五十余天的斗争。这次斗争是为了反抗一个惡毒的陰謀，这个陰謀就是根据殘暴的大資本家大川董事長的詭計，企圖以开除鑄字科三十八名工人為名，徹底破坏我們工会的出版劳动的組織，迫使一万五千人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我們在自己的組織——“全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和全國劳动人民团体的热烈支援下，將与貪得無厭的大資本家大川進行斗争，堅守我們这全日本無產階級最前綫的堡壘而毫不退却，并爭取最后的勝利！

親愛的小石川区居民們和全东京市居民們！

我們相信，賢明的諸君一定会站在我們爭議团的正义的这一边，一定会憎恨並打倒貪婪的大川；因为他只貪圖个

人利益，迫使一万五千人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从而也迫使小石川区內的白山御殿、久堅、戶崎各街的商行破產，遭受貧困，造成种种慘劇，而毫不悔悟。

我們以正義的名義向你們呼呀！

我們要求大家支援我們，並用正義的輿論來打倒這個道德淪喪的小人，幫助爭議團取得勝利！

**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團**

**小石川区居民同情者**

1926年10月10日

便衣警察的眼睛，好象枝头的小鳥一样，跳躍在鉛字之間。

“就是这个！”

他跟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低声說了些什么，馬上冲進右面的商店，取出自行車就騎走了。

汽車的喇叭响了，電車也开动了。但是，人羣却仍旧象小学生用橡皮擦过的紙上的污痕一样，东一塊西一塊地散聚在十字路口，不安地交談着。

“一定是出了什么亂子啦。”

一張傳單就引起这么大的騷動，这是不應該的。人羣被交通警和穿制服的警察驅散，但仍好奇地聚在商店的屋簷下，或郵筒后面不肯离去。

“來了，來了！”

一輛跨兜摩托車發出急促的爆音飛馳而來，上面坐着双手支在佩刀上的警察署長。

跨兜摩托車拐了一個大彎，繞場緩行一周。一會兒，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跑到署長面前举手敬禮。署長急忙下了命令，跨兜

摩托車就消逝在离电車路一丁<sup>①</sup>远、砂石舖到正門的东京高师的校園里。

沒到十分鐘，就有二十多名穿制服的警察跑步而來，都用照象般的呆板而正确的动作，从現場一直排到高师正門。

## 2 上与下

今天，攝政宮殿下很高兴。

当攝政宮殿下从特設的御座向全校園里的学生致意的時候，謹慎嚴肅的老校長險些落下淚來。

秋高气爽，殿下跟在担任向导的老校長后面，步行到前面的校園來栽植紀念樹。

这里原是一片天然的丘陵，鋤平后在当中修筑了一个大水池，被蒼郁的樹木圍繞着。檜、柏、松、杉等大樹，枝干相交，仍然顯示着昔日在山时的余韻。迎宾桥架設在無水的溪谷上面。

戴大禮帽的随从，和佩帶長劍的武官，都跟隨在身穿大禮服、姿态瀟洒的殿下后面，走到迎宾桥中間來了。

殿下止住了步，老校長馬上惶恐地仰望着殿下。跟在后面的官員会意地向老校長說：

“景致真好！……在东京市內竟能看到这样絕妙的佳景，实在是出人意外呀！”

真是这样！从迎宾桥上眺望东南方的景色，确有一种能使殿下止步的力量。枝叶交映成一色的森林，从脚底順坡而下，跨过低谷，又向对面的山巒迎峰而上，彷彿一只巨大的燕子，張开了青紫色的羽翼，閃露出銀白色的腹部，把它猛力扑成了这个样子

---

<sup>①</sup> 日本的長度單位，約109公尺強。

似的。

“那面，在从前幕府时代①叫作‘白山御殿’，是德川公②殿堂的遗址——更正确地說，大概就是別墅吧。从那往右，听說是細川公③的別墅和阿部侯④的在京官邸。”

随从人員呆呆地凝神望着老校長所指的方向。

“从那往下不远，山腰一帶的樹林是植物園，从前是德川公的藥草園。正对面的，这面的那座山直伸展到本校校園，并再往右去，就是松平公⑤一家在京官邸的遗址，現在，还都通称‘清水谷’呢。”

殿下似乎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忽然向老校長說：

“对面的那座山和这座山中間，有一道山谷呀……要去看。”

“是！”

老校長答应着，心里感到很惶恐。用手輕輕按了按他那只瞪几根白髮秃到头頂的前額，似乎鼓足勇气地說：

“哦，那里从前叫作千川溝，是一条像样的溪谷，河水清澈；可是現在，田地和河岸都被用來建筑工厂，并且新建了四条街道，有三四万市民生活在那里呢。”

大禮帽吃驚地說：

“噢！就在那樹林里？噢！”

穿軍服的随从也都吃了一驚。若从他們的职务來說，假如有望遠鏡，一定会用來觀察一下那樹林里是否会有那么寬闊的空間。但是，用肉眼來觀察，就連想象也都是不可能的。

---

① 日本 1603 年以后对内实行封建專制統治，对外实行閉关自守的时代。

② 即德川家康，於 1603 年任大將軍，开创德川幕府的統治。

③、④、⑤ 均为日本历史上統治階級的著名人物。

不过，所幸殿下只下問了这么一句，就移步向前走去，老校長这才松了一口气。

勅任官从四位的老校長虽說对这些世事比較疎远，但他也知道，在这塊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山谷里有着东京第一的貧民窟——隧道似的工人住宅；十几年前的千川溝，現在已吞滿了所有的垃圾，每逢梅雨期和秋天的霪雨期，都一定要氾濫，迫使四万居民在天棚上掛吊床。他也知道，改造千川的問題，虽然成为市参議員或区参議員競选演說的材料，但終未成为市参議会的議題，就在今年春天，街里的娘子軍还曾扭到市府示威哩。最后，即便是老校長也不能不知道，关系到这四条街的工人和小商人的生死存亡的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正在日趋惡化，說不定今天夜里就会發生不可預測的危險。

太陽从这座山躲到那座山的背后去。

“山谷里的街”实际上是“沒有太陽的街”。

千川溝已經完全喪失旧日的姿态，被無数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陰暗的工人住宅挤得歪歪扭扭，它穿过廚房下面，繞过廁所，被塵埃、煤渣、空瓶、破布片和紙屑等等塞滿，只在發洪水的时候，才顯示出它的存在。

这条千川溝，似乎是这条“山谷里的街”的中心点，从这里順坡而上，也有二層樓房，里面住着比較富裕的人們。这說明那里能防洪水、朝陽，也表示他們过的是上等人的生活。从这个道理推論下去，一些街政府的吏員和公司職員們，就認為大川董事長的公館，与松平这家貴族比鄰建筑在山上，乃是很自然的事。

大同印刷公司在这区域的中心，从它的后門伸出的一条兩丈寬的路，从丘陵的斜坡和陰暗的工人住宅中間穿过去，成为这里唯一的大道。



这条大道的兩側排列着小商店，有小飯舖、酒館、魚店，也有綢緞店、雜貨店、藥舖、酒舖等。

不管是魚店或是菜攤，都不起早出外辦貨，這是在上午的魚市和菜市上，都沒有這陰暗的工人住宅所能買得起的鮮魚或青菜。這些小商人們是非常了解消費者的心理和購買力的。

公司的工人們，每天都在工廠的沒有蓆子的房間里度過全部白天和半个夜晚，只有在夜里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才能享受到一天的樂趣。他們吃飯，在酒館里喝杯烈性的酒，然後再到澡塘里去發散酒氣，這便是最順當的一天了。

這里不透陽光的一間六舖蓆<sup>①</sup>的房間，要住一家五口到六口人。如果妹妹沒出嫁，弟弟沒成年，哥哥就是到了三十歲也娶不上老婆。

“若不，你說，到了半夜还把大家‘鬧’醒，那不是‘罪過’么！”

但是，這話的確是不能當作笑談的。他們這些青年男女，大都是在工廠里交了朋友，而大多數又都是進行“工廠之戀”的。不過，自從開始鬧爭議以來，他們都互相發現自己起了很大的變化。大家的臉色都變得蒼白和憔悴了，但是在工廠里却都精神飽滿，顯得比平常漂亮，無論是在勞動服外面系上圍裙，或是脫下勞動服上衣，只穿一件襯衫，看來都顯得那麼堅強有為。

但是，不僅是這些青年男女有這種堅強不屈、好像是疲憊了的極易震怒的臉色，就是住在这空虛而又神氣十足的工廠附近、“沒有太陽的街”的佃民而驕傲的全体居民，也都是這樣。

大道兩旁的小商人、連簷宿舍的主婦、以孩子們的零用錢度日的捏面人兒的、和賣糖的老太婆……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

① 日本的房間里舖草蓆，房間的面積以草蓆的數目計算。

他們的喉嚨里好象卡住了什么东西，非常暴躁，雖然他們並不知道究竟給什么东西卡住了。

“他媽的，干掉它！”

這種很想大喝一聲的憤怒的感情，立刻就會在臉上流露出來。

### 3 居 民

“爸爸，所以我才說，等姐姐回來商量一下再說么，我，我不能那樣……”

加代正在沒法招架，所以她才說，等姐姐回來……。加代胆小，又不能象姐姐那樣說服臥病的父親，但她絲毫不想背叛這次爭議。因此，在翻臉威吓或說服她的父親面前，她就最後把姐姐拉出來解圍。姐姐對於父親竟是这样“起作用”的。

“不成，那個瘋子，跟她啥也說不通！啊，加代。”

病人的關節受到寒氣侵襲而感到疼痛，這都表露在臉上來了，他用眼睛制止正要拿着茶壺站起來的加代。

“連你都三句話不來就說什麼‘背叛’啦……可決不是那麼回事呀。”

父親是執拗的。他想，答應恩人（他認為是恩人）吉田工長的事，就必須做到，因此，就堅持要把加代送回工廠去。

“公司對咱們一家大小真是大恩大德呀。不光是你去世的媽媽，就連你們也都是吃公司的飯長大的呀！”

但是，加代却在想別的事，她必須趕快燒晚飯，出去跑單幫、到處奔走的姐姐就該回來了。

“喂，……高枝那丫頭，若是不答應，就把她趕出去；……只要你答應，住在大街上的那位吉田先生明天就背着‘爭議團’來

接你，啊？”

她吃驚地抬起頭來：

“那怎麼成啊！”

父親那種貪婪的目光，把加代的父女之間的感情都打消了。

“爸爸，您是和吉田先生商量好啦，是吧？”

加代焦灼地站起來，回頭瞪着父親的眼睛，她那少女的丰腴的臉頰，呈現出一片蒼白。

“那，你是說不願意嗎？”

病人把半臥着的身子又往前伸了伸，要抓住加代的衣襟。

她惶恐地往後退避着，但忽然看到不知什麼時候回來的高枝，馬上就高興起來。

“怎麼啦？加代也要跟爸爸吵架，有本事啦。”

高枝笑着，拂了拂布鞋上的塵土，走進房間。

病人也一怔，但是，他今天却和平日不同，沒有馬上退却的樣子。

他把目光移向高枝，看樣子隨時都會立刻發作的。

“外面的風可太大啦，……唉唉，累死啦！”她一屁股坐在蓆子上，快活地說：“咱們這雖說是陰暗的連簷房，可確實還比外面暖和，房租十二圓五角，單從這一點來看，也還值得呢。”

高枝完全沒把方才的父女吵架放在眼里。

“加代，對不起，肚子餓得不能動彈了，燒飯吧。”

加代剛好借機要站起來，父親好像要吃人似地喊道：

“坐着！”

加代躊躇着。

“怎麼啦？究竟是……”

患病的父親遭到正面詢問，一時也無話可答了。

“唉？加代，怎么这么無精打采的呀？”

姐姐虽只比她大三歲，但对加代說來，姐姐差不多就是母親了。

“一定是爸爸又說起糊塗話來了！不要緊，好啦，这有甚么，想到老人精神有点不正常，也就不会生气啦。”

加代不禁嘆喟一声，嘴角上顯出了笑意。

“說什么？你这个瘋了头，你才是瘋子呢！瞧不起你爸爸！”

病人突然用左手抓起枕边的茶碗，擲了过去，茶碗打着高枝的鬢髮，落在背后的蓆子上。

“啊，好痛！”

她用一只手接着鬢髮，但並沒怎么發火。

“爸爸，我從來就絕沒瞧不起您，所以，爸爸也不要瞧不起女兒。”

加代走進廚房开始燒晚飯。

“我說爸爸，您三句話不來就罵我‘瘋了头’，这就是您不对了。爸爸从前受到公司上一代东家喜兵衛关照，而且被裁紙机切断手的时代已經过去，現在是完全不同了。”

高枝一面收拾裝着跑單帶用的肥皂和自來水筆的背囊，一面撫摸着痛疼的鬢角，平心靜气地說。

“爸爸看來，我們也許是瘋子，但我們也不能不說，爸爸在精神上的确有点不正常。”

病人終於扭过头去不理高枝了。

电灯亮了。

加代把一張小飯桌端到病人身旁來。

若是平常，电灯一亮公司的鐘就响徹四周，作工的人們都下班回來，这排陰暗的連簷房，就一起熱鬧起來，嬰兒和婦女們就

象剛剛被趕進豬圈似的，吵吵嚷嚷非常嘈雜。但是近來却象斷了發條、不能打點的鬧鐘似的，完全被包圍在沉郁的空氣里，度着時光。

“生意好嗎？”

給病人盛上飯，加代就和姐姐對面坐下來拿起筷子。

“不算太好，不過，近來大家賣得都差不多——搞得熟練了一些。”

“那麼，姐姐若是被開除，干脆就別作裝訂工，去跑單幫好啦——五六個人合起伙來。”

“對，再唱着歌，打着鼓，那就太象啦。”

“象什麼呀？”

“孤兒院的学生唄！”

兩人不禁一齊笑起來。加代更是笑個不停，她本來是個連看到竹葉晃動都覺得有趣的十八歲的姑娘。

“可得使這個姑娘幸福。”

高枝望着這個面孔白淨，五官端正，越長越漂亮的妹妹，心里思忖着。

忽然，高枝想起宮池來，說：

“今天啊，見到宮池先生他們啦。”

“在哪里？”

加代抬起頭來問道。

“在本鄉的勁坂，一起有四五個人呢，還有荻村先生，別的人都不認識，可都象是‘特務班’的。”

“噯，他們究竟作的是什麼工作呢？”

加代不了解“特務班”的性質。

“我也不大知道呀。‘特務班’的一切都是絕對秘密的。”

“不是干些可怕的事嗎？”

加代以为姐姐是知道的。

“嗯，不知道。就是他們干部同志之間，也許都不知道呢；即使知道，团的秘密不也是不能說么！”

高枝忽然又改变語气說：

“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宮池先生还打听你啦。”

“啊！”

加代的臉紅了。

“他一打听不要緊，可給大家耍笑了一陣子，弄得挺难为情的！”

高枝早就知道宮池和加代的恋爱关系，因此，她以作姐姐的感情並夾雜着一种輕微的类似嫉妬的感情，不禁为这对情人的恋爱行徑感到一些不安，虽然，他倆美滿的爱情已在爭議团里傳为美談。

說完話，兩人便默默地吃完了飯，把还在生气的父親留在家中，一起到澡塘去洗澡。高枝近來总想对妹妹那种精神恍惚的举动，和对着鏡子用心化粧时的背影，一一加以探索，这种心情使她感到很不愉快。

“自己也在爱着宮池。”

意識到这一点是令人討厭的事，她先走出了澡塘。

千川桥上聚集着隣近的五六个年輕人。虽然已經很冷，但他們能集会的地点，除此以外再沒有別处了。

“噢，阿高，洗澡去啦？”

一个穿着黃色水手褲的工人，調皮地把帽沿向上翻起來，向高枝喊着。

“什么人？啊，原來是阿慶，小鬼头还这么神气啊。”

她握了握“水手褲”伸出的手，隨後就猛然把對方的帽子扯下來。

“喂喂，阿高，可別扔到溝里去呀！”

阿慶急得把嘴唇都翻起來了，別的年輕人都樂得拍起手來。

“这么髒的帽子還要它做什么，等交了女朋友，再買一頂好的吧。”

高枝和這個挺神氣的十七歲的少年开玩笑，感到非常愉快。阿慶扑到高枝跟前抓住她的胳膊。

“干嗎，想動武，好，來吧！”

高枝用雙臂夾住阿慶的額頭，使勁搖撼着。嬉笑着的年輕人們，這回又吆喝起來：

“阿慶這回可好哇！”

高枝挽起袖子，兩只白胳膊，在黑暗中搖晃着。

“大家晚上好！”

加代趕來了。

“噢，打扮得可真漂亮啊，握握手吧。”

一個把腰帶系在臀部的年輕人走過來。

“喲，沒有禮貌的阿三……誰跟你握手，叫你放开……”

加代甩開阿三的手，走向正在銜着口琴觀望着的阿喜身旁。低能的阿喜嘻嘻地笑起來。

“吹個曲子吧，——‘沙漠中的駱駝隊’也成啊。”

阿喜在黑暗中齧着白牙熱心地吹起來。

“不好，不好，‘紅旗歌’好，紅旗……”高枝用胳膊摟着阿慶的額頭走過來說：“‘紅旗歌’好哇。”

他們雖然所在部門不同，但都是一個爭議團里的人。

千川溝黑色的髒水緩緩地流向河濱。陶磁器的破片和魚頭

等閃着白光。

天空中一弯镰刀形的下弦月，好像是舞台上的布景，掛在那里一动不动。

“羣众的旗、紅旗……”

几百个几千个連簷的房屋無論受到多么沉重的压抑，也总是低低地、默默地隱伏在黑暗的深处，好像在發出低沉、逐漸高昂壯闊起來的、羣众的歌聲。

在几排連簷房的尽头，那座好像童話里的魔城似的磚造建築物，乃是他們仇視的焦點，他們冲着这个建築物唱出了心中的憤怒。

“胆怯的人随他去吧！”

桥上的青年男女的歌聲逐漸激动起來，他們搖着手臂，脚踢桥板。

阿喜拚命地吹着口琴，嘴里直流口水。

## 对峙的陣营

### 1 爭議团运动会

空前未有的小石川区久堅街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至今不見可能了結的一線曙光。工場停工虽然已达五十余日，但三千員工所組成的爭議团的陣容頗为堅強；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已向全国各所屬組合募集資金。綜觀近况，从大阪及北海道方面前來支援的战士們，正在冲破有关方面的封鎖綫，源源入京。……公司方面从第一次会談决裂以來，也改变方針堅守陣地，坚决貫



徹开除左翼組合員的計劃。……因此，而使附近各街道的小商人身受重大影响；爭議時間愈長，各街道的繁榮即愈益受到打击。目前，本区內的同情者，正在紛紛進行協商，訴諸輿論。总之，时机已到，必須採取相应的对策。

“东京日日”、“朝日”、“讀賣”、“报知”、“东京每日”等全东京市所有的报纸，都發表了同样的消息。

但是，市民們近來是很忙亂的。这个空前的大爭議，虽然几乎每隔兩三天就用大号鉛字在他們眼前閃現一次，可是他們已顧不得把这些都放進腦海了。最近國會議員的选举、支持現內閣的党派發生动搖、以及犹如拖着不安的紅色信号突飛猛進的經濟界的变化等等，善良的东京市民如果不是患健忘症的話，这些事情恐早已把他們变成瘋人了。所幸，他們就象把报纸忘在電車里一样，把这些盤旋在身邊的大事件的大部分都忘在腦后，而在这秋天里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忙碌地奔走着。

这真是秋天里的一个晴朗的上午。——

从音羽的护國寺院內山門旁直到山下墓場的邊緣，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团聚集在这里。从第一班到第七班，除了特务、通訊、宣傳和伙食各班以外，共計有兩千七百余入，他們利用这一天的野外活动來养精蓄銳，增加新的力量。

落叶幽寂的后山和降滿晨霜的寺院，轉瞬間都变成和工厂的工房一样的地方了。

“阿源，跟我一組，好吧？”

一个双頰鼓得活象豆沙包似的女人，踩着胖得很难看的脚，央求身旁的男人。

“不成，背你这个大屁股家伙，跑不到終点，就得把我累垮啦。”

男人冷淡地推辭着。

“咄，胆小鬼，混蛋！”

在臨時收拾的運動場的樹上，貼着這樣的字條：“各班選手  
啞巴騎馬賽跑”。在這稀有的陽光下，大家蒼白的臉已經泛起  
血色，情緒很高。

“男人當騎馬，女人當啞巴騎手呀！知道了嗎？先跑到終點  
的按順序分為第一名、第二名，頭三名，各得半打毛巾，知道了  
嗎？各班委員們，一班一次出三組……”

擴聲筒喊叫着走過去，大家大都不知道各項競賽的內容，比  
如“Relay”（接力）這個名詞，至少在一些年紀大些的人聽來，  
只能覺得是外國藥名。

人羣在兩側排成三十多丈長的兩行，在中間造成一條跑  
道。大家好像是跟太陽作了朋友，臉上都喜氣洋洋。人們脫下  
的上衣和女人的外褂，都掛在樹上或放在石塊上。周圍有穿制  
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在警戒着。

大抵都是每對情人組成了一個組。也有瘦弱得象筆頭菜似  
的工人揹着一個肥胖的女人，壓得喘不過氣來。

“準備好了嗎？一……二……跑！”

紅旗倏地一搖，大家就象初學走路的孩子似地邁着不穩的  
步子向前跑去。在喊叫聲和歡呼聲中，馬拼命地向前跑，有時把  
頭鑽向兩側的人羣里，騎手便瞪起眼睛捏住馬耳往後拉。

若有一組連人帶馬摔倒下去，就會有兩組三組摔在他們身  
上。馬渾身滾滿泥土，騎手被狠狠地摔在地上，甚至都露出了貼  
身的紅襪裙。這時全場掀起震耳的哄笑聲、鼓掌聲和聲援的喊  
聲。勇敢的騎手們受到這些聲援的鼓舞，連紅襪裙上的泥土都  
顧不得拂去，就又騎在驚惶的馬背上向前馳去。

荻村等人离开大家聚会在后山上的塔影下面。

把主持今天这个运动会的荻村，唤到这里來的是組合总部的山本和副团长石塚。他們提議要今天这个运动会担負另外的任务。

“那不成。”

荻村等性急口吃、黑皮膚的石塚說完之后，就斬釘截鉄地說。他認為，虽說羣众已受过訓練，而且又是个好机会，但从战術上來考慮，这样做也未免過於愚蠢了。而且，不是又沒有最高干部會議的指示么？“这又是老一套的策划，”他臉上顯出了反感，睨視站在旁边嬉笑着，还只有二十歲上下的山本。

“为什么？是因为沒有最高干部會議的指示嗎？”石塚表現出質問的气势。“这样絕妙的机会呀！把它弄成自然暴發的示威运动，不是很好么！”

石塚回过头來，好象一边向山本示意，一边征求他的同意。山本帶着他所特有的似在察顏觀色的、討厭的笑容說：

“怪不得大家都說你，近來变得懦弱了！”

这个年輕的娃娃說起話來，口吻可是非常老成的。荻村默默地回头望了他一眼，但因为忽然听見从塔后傳來了脚步声，只好从衣袋里取出紙烟來点上火。

脚步声远了。

荻村抑制着自己，不使感情用事。从前和他在一个工厂里作工的山本，自从当了所謂職業革命家以后，在理論上固然沒有什么分歧，但是在感情上却总是有隔閡。

“那么，你就召集班長，听听他們的意見吧。”

山本仍然嘻嘻地笑着說。但是，这种目無組織的決議是不能作的。

“不成，要对最高干部會議負責，所以我要反对到底。首先，我就不同意你們和中井一派的策划。”

荻村毅然站起身來。

“別擺架子啦，工賊！”

石塚翻了臉，跑過來責問荻村。

“說什麼？”

荻村也轉過身去。

“哎，算啦，算啦！”

山本抓住荻村的右胳膊制止着，荻村甩掉他的手走開了。

“懦弱的家伙！”

石塚的怒罵聲從背後傳來，荻村頭也不回，大踏步地走向運動場。

“喂，荻村，你當馬怎麼樣？”

班長們也用急躁的口吻喊他。

“好哇，當吧。”

他走到自己的第五班那里去找對象，但是，因為他是高級幹部，不常呆在自己的班里，所以，熟識的人也很少。

“誰願意叫我馱着呀。”

荻村正在脫上衣，高枝走過來。

“馱我吧。”

她腳下只穿着布襪，臉上泛起一層紅暈。

“哎呀，這可好，好哇，好哇！”

旁邊的人們都拍起手來。

在起點上，被蒙起眼睛、滴溜溜地轉了幾轉，把高枝措起的時候，他已經忘掉了一切，只覺得臉上發熱。

“等一會，等一會，叫你們等一會就先別跑哇！”

起点工作人員把喉嚨都喊啞了。原以為體質較弱的高枝很輕，等揹起一試倒覺得格外沉重，荻村又在背後的手掌直冒汗。

“好哇，荻村看你的啦！”

“阿高，可加油哇！”

荻村耳朵嗡嗡地響了起來，再加上高枝用力直拉，響得就更厲害了。正在他迷迷糊糊的時候，忽然響起咚咚的脚步聲，十幾組馬一起開跑了。他好像從背後給人推了一把，也跟着跑起來，但是，只覺得雙腳好似懸了空，勉強跑開，又忽然絆倒在前面的馬身上，鼻子和嘴都吃滿了泥土。當他下意識地拉開蒙眼的毛巾一瞧，被狠狠地拋了出去的高枝，正在用手揉着白白的小腿站起來。

“快，快！”

好勝的高枝，高聲吆喝著，馬上就跳到他的背上來，於是他又汗流滿面地跑起來。但是，他的胳膊忽然被人抓住了。

“站住，荻村先生站住！”

高枝叫着，他扯下蒙眼的毛巾一瞧，迎面站着兩個眼熟的大塚警察署的特務。

“要，要怎麼樣？”他象是正在午睡而被喊醒似的，生氣地說。“為什麼逮捕我！？”

特務笑嘻嘻地沒再說什麼就拉着他走。

他不明白這是為什麼。轉眼的工夫，周圍的情況完全變了：瞧，站在跑道兩側的人們散了，到處在格鬥着。

“為什麼抓人，講清道理！”

荻村說着，想撥開上來往後擰他胳膊的特務的手。

“別神氣啦！”

另一个特务飞快地扑过来，擦过他的左胳膊。

“快走！到署里就知道啦。”

他左右被特务架着向前走，丝毫动弹不得。

大家这里一团，那里一团地拥了过来。

荻村已被人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甚至要挤倒特务们，把荻村抢回去。

“等等，别挤，我马上就回来的！”

荻村惟恐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而制止着大家。

山门前停着两三辆汽车敞着车门等在那里。

“荻村先生，帽子！”

高枝冲过来，隔着特务的肩膀把帽子和上衣扔给他。

“喂，你的情妇真漂亮呀！”

一个特务在他穿上衣的当儿，放开手奚落他。

“什么话！”

没等荻村说完，他的身体已被推进车厢的一个角落里。

在大塚警察署门前刚下车，从对面也驰来一辆逮捕人的汽车，正好碰到从里面下来的高木团长。

“噢！”

“怎么回事，这到底是……？”

高木想说什么，但他没听到，因为他们马上被拉开带走了。

他直到被关进栅栏里，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突如其来的逮捕是有用意的。忽然从明亮的外面跑进阴暗的拘留所里来，暂时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不过一想连高木都遭到了逮捕，那一定有相当多的干部被捕了。

“这是怎么回事？”

当他逐渐看清了栅栏内的情景时，忽然发觉在他身旁有一

个年輕男人把头頂在牆上打盹。

“这是姓守家的特务班的工作人員。

“喂！”

他想躲过看守的眼睛和守家搭話。但正在这时，好象是硬塞的胸膛豁然开朗似的，他的头腦直觉地有所領悟。

这就是，昨天夜里在一个地方开完最高干部會議走出屋門时，忽然有人从黑暗中伸过手來和他握手。这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特务班的宮池。

兩人默默地分手了……在那样的場合，很多時候，都是遵守不講話的慣例的，因此也未介意。

不是也可以說，那时的握手，是包含着一种告別的意思嗎？……

## 2 兩個訪問

直到晨曦的白光从眼孔般的小窗射進來的時候，荻村几乎是一夜沒有入睡。每个拘留房間的鐵門，都被粗暴地开关着，發出难听的响声，整夜不停；住在監房里，任憑你怎样泰然自若地閉起双眼，也都無法入睡。荻村進來之后，守家馬上就被提了出去，一直沒有回來。到早晨为止，被捕的原因，並沒有超出想象的範圍。

“爭議团的人再進來一个就好啦。”

他打着呵欠骨碌地躺下來。

在休班的時候被召集來干了一个通宵的警察們，挤在警察署樓下，他們只应付國會議員的选举就够忙碌的了。

“他媽的，沾了爭議团这羣小子的光，孩子們，好容易等到十天头上啦，結果还是沒見着！”

一个腫眼泡的警察在息了火的火爐旁边發着怨言。

明朗的陽光滑过水泥牆壁，照耀着楼上署長室的烏光玻璃，室內被暖汽烤得暖烘烘的。

在一張大桌子上面，適才僕人放在那里的茶杯正靜靜地冒着热气，發散着香味。署長抬起充血的眼睛望了望右面的牆壁，一个方形的掛鐘正好指着三点停下來了。署長那張扁平的，下顎骨突出的長滿鬍鬚的臉，活象風箏上的武士的模样。他煩躁地按了一下桌子边上的电鈕，鈴声尙未停息，早有一个老僕人必恭必敬地出現在門前。

“去跟司法主任說，等審訊完了請他來一下；还有，報紙來了沒有？”

署長端起茶杯，粗硬的鬍鬚被热气縈繞着。報紙來了，但司法主任却沒馬上來到。他打了呵欠咋着嘴，把報紙攤開，每一張上都誇大地刊登着昨天早起發生的事件。

#### 大川氏住宅有人縱火

##### 犯人疑是大印爭議團員

每張報紙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詞句，但是關於犯人手持兇器，从前一天晚上就隱藏在廊子下面的事，却都沒有报道。

“实在是天真！”

他內心里对这样的报道表現了輕蔑的感情，而且象“犯人尙未查明拘捕”这样蓄意諷刺警察当局的手腕的詞句，就更使他不愉快了。

“他媽的，我这里可是已經有了縊索！”

这时，司法主任走了進來。他將近五十歲，前頂已經禿了，眼睛很小，沒帶佩刀，看來倒挺精神的。

“叫您久等啦，因为犯人太叫人費事……。”



署長勉強作出體諒部下的笑容，把身旁的椅子推給他。

“辛苦啦！情況怎樣？”

司法主任把一束捆在一起的審訊書放在署長面前說：

“這些傢伙可真頑強，很難抓到綫索。”

“嗯。”

署長刷刷地翻着審訊書。

“怎樣，他們里面沒有真犯人嗎？”

司法主任搖搖頭。

“都嚴審了一下——大体上，干部一級的，對這件事好象是沒有直接關係。”

署長默默地凝視着這張長着小眼睛的臉。

“高等主任到所屬富坂署去接頭啦，我想等他回來，把情況匯總，總會有些綫索的。”

司法主任畏縮地仰頭望着署長的臉：

“這次爭議團的組織，總有點和歷次的爭議不同似的，……請您看看這份審訊書，這個……”

“這個叫作守家的小伙子，在爭議團的特務班里……”

正在這時，傳來腳步聲，回頭一看，僕人走進來遞過一張名片說：

“署長老爺，現在有這麼一位先生來見您……”

署長不耐煩地接過名片來，上面寫着“東京印刷同業組合理事、東京市議會議員井下源一”。他是“東京凹版印刷公司”的董事長，由於政黨關係，署長是認識他的。在名片後面用鉛筆寫着很草率的字：“關於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問題，懇請火速惠予接見。”

“嘖，來得可真不是好時候。”

署長的臉上露出了難色，因為他一定會接觸到昨天發生的事件，而且這個來訪人又是不能夠趕回去的。

司法主任客氣地退席了。在他剛要走出去的時候，又返回來和署長附耳說了些什么。署長听着直眨眼，然後和他對望了一下，說了一句“不要緊……”，深深地點點頭。

來訪的是兩個人。

“噢，好久不見啦，在您很忙的時候前來打擾，很抱歉。”

這個把拇指插在西服坎肩裏面，稍微挺胸、淺黑皮膚、長臉、眼神靈敏、蓄着短鬍子的紳士，大概就是井下了。

“噢，請，請……。”

署長系着上衣的鈕扣，欠了欠身子。

“讓我來介紹，這位是東京印刷公司的董事長皆山專造先生。——這位是本署的署長、我的朋友室戶先生。”

被介紹的長下巴、高個子的紳士，和署長，都保持着自己的尊嚴互相點了點頭。

僕人送進茶來。

“實在是引起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啦！”

井下坐在署長讓坐的椅子上，發出响亮的聲音說。署長好像覺得這是自己應負的責任，而僅僅苦笑了一下，沒有搭言。

“但是，大川君也太刻薄啦，哈哈。”

善於察顏觀色，以包含着官僚習氣的枉自尊大的縱聲爆笑來迷惑人心，相傳乃是這位市議員足以自豪的手法，他正是由於如此與官僚打交道而弄到現在這些財產的；現在，滿不在乎地把貴族院議員和著名的三井財閥的巨頭大川稱為“君”<sup>①</sup>，也是他

---

① 日本人稱“先生”，表示客氣，並用於對平級或上級；稱“君”，表示親近，並用於對平級或下級。

的处世妙法之一。

皆山也跟着笑了，但是，署長还是默不作声。假如对手不是市議員的話，本來是要說“甚么事？我很忙……”的，但現在却只能在臉色上有些表示罷了。

“今天我們來是有事拜託您……，就是想請您答应，从今天下午起把昨天逮捕的爭議团干部借給我們兩三个。”

井下改变語气說。署長也知道，他是这次爭議的一个調解人，和他一起來的皆山，也是这个調解团里的。他們說，自己是代表这个調解团前來的，因为今天下午要和公司方面進行調解，而殷切地要求借給他們兩三个爭議团干部。

“噢，这可有点困难，一則是現在還沒審查完……”

当然，井下是非常熟悉官僚習气的，剛巧是能够办到的事，他們也不輕易答应下來，而总是先說“是啊，想想办法看吧”。但是，这次擾乱社会治安的大爭議，即使是从井下的名譽职的地位來說，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解决的。——因此，他希望署長務必体諒他这区区的苦衷，而給予帮助。

透过窗子上的烏光玻璃照射着的陽光，更加强烈了。

“而且，也还要請示总署，……”

署長終於談到总署。

“那么，很冒昧，下午我再來一次电话，还請多帮忙……”

說完，兩個來訪人就离开了署長室。門前，一輛嶄新的派克脫型的汽車發着輕快的馬达声。

“能办得到嗎？”

汽車开动以后，皆山向身旁的井下問道。

“說什么！这羣官僚們……总是不会說‘是，一定照办’的呀！”市議員滿不在乎地笑了。

汽車穿過筆直的音羽大路，靜靜地駛進“大和講談出版社”國尾社長公館的庭院里去。

大川每天早晨的起床，乃是他傳記中的佳話之一。他絕不穿西服，除了皮底草履和氈底草履之外，也從未穿過別的履物，這也是一種佳話吧。

這一天，他也是早晨五點鐘起床的。由於避開了女人和酒，他的精力比起青年時代來，絲毫沒有變化；但也許終究是因為年齡的關係，近來動輒就從午夜三點鐘前後醒來，再也合不上眼，不能入睡。

冷冷地閉成一字形的嘴，佔據了臉的下半部；他有着非常發達的下顎骨和少鬚的大紅臉膛，身材雖然較低，但能夠正面望他這張臉的人，在他活動的社會里，僅僅有兩三個人。

就是在勅選的貴族院議員中，身為新男爵的候補者，每在內閣更替時，都被談論着的他那剛復自用的性格和明晰達理的头腦，也都成了後輩們的偶像崇拜的內容了。

據說，經他過目的考績表，都是要發獎金的。他吃完早飯，上午七點鐘走進書房，核閱有關公司的三十幾份報告書。他沉默寡言，即使對自己的秘書，除了命令以外，也都是不講話的。

他對於昨天早晨發生的事件，連報紙上的報道都是漠不關心的。他看了一下經濟版和政治版以後，立即就喚來僕人換了衣服。

秘書站在門外說：

“澁阪先生來電話，他問，他在自己家里等您嗎？”

他一面系着褲上的帶子，一面回過頭來問：

“是澁阪先生親自來的電話嗎？”

“是的。”秘書回答着，他便親自走到電話旁邊來。

“他那年老的身體倒是起得很早哇！”

過了五分鐘，他放下電話走回室內來，愉快地說着，臉上浮起了笑容。這對從來很少笑的他說來，真是少有的高興勁兒。

兩雄會見！——秘書在心底清楚地這樣想着。大川和這位三菱財閥的統帥澁阪男爵，直到現在在種種事業方面，一直在進行勾心斗角的競爭。

就是在這樣的關係之中，突然由大川提出了會見的要求。秘書緊張地命令用人備車。

上午九時，大川帶着秘書來到丸之內仲街八號日本工業協會事務所總管室。室內的七八個紳士看到他走進，都連忙從椅子上站起來。

“大同印刷”“日本電泡”“大同出版”“王子造紙”“大川機械制作所”“大川橡膠”等等，——他在總管席坐下來，就用眼睛環視了一下這些被召集來的同族家臣們。他們這七八個紳士，雖都有着經理、董事、副社長等頭銜，但卻沒有一個不是只有名義股份的僱傭工。

很少講話的大川忽然說：

“古谷君，請談談爭議的經過。”

古谷是大同印刷公司的董事，他身材細長，系着的蝶形黑領花，看來好像是頭部與胸部之間的界標。他似乎早就預料到這一點，便從手提包里取出日記、文件和爭議團撤的傳單等，攤開來，開始說明。

但是，儼然坐在大轉椅上的大川，卻只是凝視着空間，一言不發。

古谷董事的說明告一段落之后，停了一下，等他發言，但因为他不开口，無奈只得不分巨細，甚至連傳單上的詞句都細致地讀了一遍。

大同印刷公司鬧爭議，为什么把他們叫來呢？這羣“日本電泡”和“王子造紙”等公司的要人們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

从樓下的馬路上疾馳過去的汽車發出新鮮的馬達聲，爬上沉靜的七層高樓，从明亮的轉窗飄進室內來；除此而外，這里是一片使人感到壓抑的莊嚴的靜寂。

大川好容易才開了口：

“今天對調解團的回答，應該停止！”

“是！”古谷董事雖是在答應着，但也只是答應而已，他是毫無辦法的。

“‘王子造紙’，和其他各位，你們目前的存貨，在停止生產以后，能夠維持幾天？”

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質問，使他們一起驚慌起來，於是都各自申述了各地代銷店的存貨和公司倉庫里的成品的大體數量。

“好的。我現在去會見澁谷先生，諸位都馬上回去，清查存貨，即使明天發生爭議，也不要驚惶失措。”

他用眼睛向秘書示意，連烟都沒吸，就接過古谷董事遞過來的手杖，走出總管室。

他討厭乘電梯，而首先从螺旋形的樓梯走下樓去。當走出大樓的大門時，他忽然看到一個可疑的人。

那個人身穿勞動服，站在對面建築物的蔭影里，好象是在凝視着他。雖然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但當他們視線將要碰到一起的時候，那個可疑的人，就忽然躲起來了。

他走近汽車。

秘書站在他身後，司機行禮打開車門，正在這一刻那間：

“啊！”

秘書驚叫了一聲。這時，大川看到一幅駭人的景象：一個齜着牙、身穿勞動服的人，象子彈似地朝自己這邊撲過來！

“混蛋！”

他用手杖支撐着身子，大聲喝道。忽然，司機和秘書奔上前來扭住胸膛，把勞動服推開。

“大川！”

“勞動服”怒吼了一聲，同時，好象嚙了最後一口氣的病人似地，張得很大的嘴在一張一張地痙攣着。就在這一刻那間，只見“勞動服”高高舉起右手來，倏地一道白光，掠過大川右邊的臉頰。

扭在一起的手臂和腿，好象帶彈簧的玩偶似地在地上翻滾着，不自然的叫聲和呻吟聲駭人地震蕩着周圍的空氣。

人們從建築物里、從汽車的陰影里跑了出來。扭在一起的手臂分開來，“勞動服”被兩腳朝天摔在地上，但他的身子却忽然象球似地滾轉起來，逃到建築物的陰影里去。

“別叫他跑掉！”

“別跑掉！”

趕來的人們也都跑進大樓的胡同里去。

古谷董事及其他人，都變了臉色從樓上跑下來，警察也跑來了。

大川早已怒氣沖沖地佇立在那里。

秘書回來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問：

“您受傷了嗎？不要緊嗎？”

“逃到大樓里面去了，一定會抓到的吧。”

警察向秘書問了許多話。另一個巡警跑到電話機旁邊去  
“啊！這個……！”

古谷董事說着，正要拾起丟在大門右手圓柱下的一件直發光的東西，警察急忙制止他說：

“照原樣，照原樣放着，別動。”

那是一把開過刃的三寸長的海軍刀。

“噢！”

眾人嚇掉了魂似地望着這把刀。

“已經十一點了。約定的時間，不能遲到，準備開車！”

這時，大川說着，沉着地上上了汽車。

汽車徐徐地開走了，古谷董事一面望着大川的後影，一面保持着電綫杆子似的立正姿勢。

“爭議團的傢伙們雖然厲害，可你們看這位總管怎樣？連根眉毛都沒動一動！”

### 3 婦女部會議

外面猛烈地刮着秋風。植物園坡下一座叫作安樂寺的小寺院的一部分廟堂，被充作爭議團第三總部的辦公處。在這幾乎變成廢墟的漆黑的寺院門口，有兩三個穿制服的警察站在沒有電燈的黑暗之中，注視着四周。

“這羣胆大的尼姑們！”

女人們好象被秋風吹來，又被寺院吸了進去的破布團兒，曲着身子，用眼睛溜着警察走進大門。

寺院里，正在舉行婦女部委員會會議。高枝來到會場時，議題已經討論完一半了。她坐在陰涼空曠的室內的一角，用不太高興的臉色和同志們打招呼。



“晚上好，我迟到了，对不起。”

她低声和身旁只从黑毛巾里露出兩只眼睛的阿房說。

“您可得不到勤劳津貼啦。”

突出的前額下面長着兩顆溜圓的眼睛的阿房，用頑皮的眼光凝視着高枝。

“不要緊呀，我可以加夜班補上哩。……”

主席的位置上，婦女部長大宅女士正在作冗長的發言，室內三十多個婦女部委員有的在記筆記，有的在提問題，有的在耳語着。

“主席，請禁止個別交談。”

忽然，坐在高枝右鄰的阿松聽到高枝和阿房談話，便喊叫起來，高枝覺得她很討厭。這個部長的心腹、大家都討厭的滿頭黃毛卷髮的姑娘，好象一條鯨魚瞪着一雙小眼睛，發出刺耳的叫聲。

“主席，請付表決——快點進行吧！”

阿房一面把討論完的議題的筆記遞給高枝，一面對阿松報復地怒吼道：

“你一個人亂喊什麼，誰個別交談啦，黃毛丫頭！”

阿房生氣，不單是因為受到了阿松的攻擊，而且也是因為不滿意那位頭腦遲鈍的學究式的部長。

“繼續討論問題吧！”

從對面代表排版部和鑄字部的部員那里也發出了奚落的喊聲。

“說什麼渾話，你這個楞丫頭，大腦門！”

阿松對阿房回敬着，但是她的聲音却放得很低，剛剛能夠聽到。比起大腦門阿房來，現在剛剛放下筆揚起臉來的高枝，倒是

阿松的勁敵。就連頭目人大宅信子等人也都怕她几分，更何況阿松，所以她才放低了聲音。

高枝的腦子正被加代和荻村的事占據着。這是因為加代很執心在大川公館縱火的也許是宮池；而可能知道底細的荻村，昨天又在護國寺院內的運動場上被捕，至今尚未獲釋。

“那麼，我們就總括起來，一起表決吧。”

大宅部長和鄰桌的書記員商量之後，回過身來對大家說。

這位綽號“永遠的處女”的女人，從未摘過她那付無邊的眼鏡。在她那圓圓的鼻頭上，經常浮着一層油汗。“所以，她才象狗似的，嗅覺很靈，疑心太重。”——部長的反對派總是這麼說她。此外，這位女士還有着凸出的顴幫和老姑娘的油膩的皮膚。

“第一件，行商隊明天也和平日一樣，按照各個負責委員的指揮繼續行動；第二件，鑄字部高橋松提出的‘關於對有叛變危險的小川詮等三人的緊急處理問題’移交班長會議，指定細胞松山琴和戶倉六二人為委員加以適當處理；第三件，‘關於在各班採取鼓舞士氣的辦法的問題’，第一，組織婦女流動宣傳隊，第二，委託無產者藝術聯盟劇院到各班巡迴演出富有鼓動性的戲劇。這件事交給部長和兩名委員負責辦理。這就是這次會議的決議，同意的請舉手！”

大家象小学生似地舉起手來。大宅女士說了一聲“好了”，就向書記員眨了眨眼睛。

隔着拉門，涼台上的木板門劇烈地搖晃起來，秋風發出一陣吼聲。

“啊，睏啦！”

阿房輕輕地獨語着，高枝抑制着由她引起的呵欠，說：

“总部的报告，今晚是誰來作？”

阿房轉过头去：

“不曉得是誰呀，談判好象是还没有头緒呢，應該給他們点厉害瞧瞧！”

阿房愈說愈有气，大家也都有同感。

“总部的报告，今晚还是十一点嗎？”

在拉門旁边，一个身穿罩衣、声音里帶感冒气味的梳大蓬头的少女生气地問道。她是第二排版科的阿銀。

議題都討論完了。望眼欲穿的总部报告，总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由最高干部會議來人作的。

“主席，提議休息一会！”

接着，从拉門对面的榻扇那里，也有兩三个人發出疲憊的声音。但是，“永远的处女”却不高兴地沉默着，沒有立刻宣佈休息。

她早就在盤算，一面睨視着右边的一个圍着紅圍巾、梳着銀杏倒垂式髮髻的姑娘，一面在腦子里醞釀着一个陰謀。这个姑娘正把肩膀倚在寺院用的白地上描繪着水墨画的榻扇上，在疲倦地打盹。

“賣淫的女人当委員，真是太荒唐了！”她心里在辱罵着这个臉色蒼白的姑娘。“开完会回去，还要到咖啡店里去作一筆‘買賣’吧，当然要睏了，賣淫的婊子！”

“主席，緊急提議。”

阿松忽然喊道。大家吃驚地把視線移向她那面去。“甚么提議呀？”高枝也在猜想着。部長好象早就在等待着似地点了点下頷。

“提議的內容是：我要揭發我們爭議团妇女部的一个妇女，

而且是委員，有污損团的体面的行为。”

大家都面面相覷。

“这可有趣啦。”阿房向高枝低語着。主席的臉絲毫沒有变色，她認為計劃的進行是順利的。

“我坦率地說，这里有一個人，可恥地用女人的貞操去換取金錢；在这个會議上，我來揭發這種不顧团的体面的人，希望她自己做決定。她的姓名，假如……”

“等一等。”主席至此舉起手來制止着。梳偏分頭的黃毛姑娘臉上浮起似已完成任务的神情，親熱地望着主席的眼鏡。

“好啦，內容已經很充分了。”

主席會意地叫阿松坐下來。大家不了解主席為什麼採取這種忽視會議程序的作法，只知道被揭發的人是裝訂部的明美。她經常梳着銀杏倒垂式的髮髻，面無血色；她在阿松發言時臉更蒼白，低下頭去一直沒有抬起來。

高枝吃了一驚，她是最了解明美的。揭發的內容也許是事實，但是，為什麼非要揭發這些問題不可呢？為什麼非要揭發這位雖然說不上勇敢，但是認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性情孤癖的姑娘不可呢？她擔負着扶養五口之家的義務，臉色蒼白和經常梳着銀杏倒垂式的髮髻，並不是因為她自己喜歡……。真是提出了一個麻煩的問題。

高枝本來惦記着加代，心想今天晚上不動火的，但是，想到這里忽然從小腹部涌起一股怒火來。

“我提醒提議的人，因為提議的內容牽涉到當事人的一生的重大問題，最好是收回這個提議，個別地向主席提出。你看怎樣？”

“永遠的處女”溫和地向“黃毛”微笑着說。“傢伙，在作戲！”

高枝有所發現。

黃毛堅持不收回提議。大家的視線從阿松那小小的鯨魚眼睛到主席，又到在榻扇旁邊不聲不響地低着頭的明美那里，頻頻轉動。

“白山小姐（黃毛的姓）等一等，若不收回你的提議，就先叫我發表意見吧。”

主席滿面正經地說。黃毛坐下來了。阿房輕輕地觸着高枝的膝頭說：“她們是想聯合起來羞辱明美，可惡的東西。”

阿房和高枝都是和明美一起在裝訂部工作的。

“白山小姐說她不收回提議，可是她不知道這對當事人是多么沉重的打擊？——假如真象你說的那樣，本人在這里的話，我想只談這些，她自會作出決定的，所以我才勸你收回自己的提議……”

“永遠的處女”透過無框的眼鏡，逼視着明美的側臉。她得意，她的貞操觀念論在驅逐一個同志這一點上，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我想趁這個機會說一說，我們勞動婦女，大都是貞操觀念太薄弱了。我們從早到晚在工場里，或是在現在這樣緊急的情況下，都被男人們當作娼姐兒或是野妓一樣看待，受到他們露骨的污辱。我想這都是因為我們太不重視貞操的原故。”

“永遠的處女”在觀念上也是一個貞操論者！

“主席！”阿房再也忍不住，便大聲喊叫起來。從別處也發出了喊聲。但是，主席却蠻橫地不加理睬。

“我認為甚至都可以這樣說：貞操是女人的生命。但是，我們婦女竟把這麼珍貴的貞操，好象拋棄用舊了的手帕似地輕易丟掉，到了這種地步，我可真不明白這種人的心情了。”

“永远的处女”慷慨激昂地一口气說完了。部長派的各位淑女都在洗耳恭听，但是，阿房和阿銀一派的人們却都發了火。

“主席太蠻橫啦！”

“主席，別再念佛啦！”

高枝也和大家一起喊叫着，會場上的嘈雜聲掩沒了主席的說教。

“主席，我要提出質問！”

高枝把膝頭向前移了移。阿房跑到明美那邊去，和她說：“隨她們說好了，堅強些，不要緊。”

高枝氣憤地喊道：

“我向白山小姐提出質問，你是在揭發誰，說誰賣淫？”

高枝抖動着她那梳得短短的髮髻，睨視着黃毛。阿松受到她突然的質問，不禁躊躇起來。

“喂，你說呀！既然是揭發啦，就該有証據。——好哇，你說吧！”

她逼問着。主席頻頻敲着桌子用尖銳的聲音喊道：“請肅靜！”為了給手下的人解圍，這也是必要的。

“說又怎樣的，就是你們那里的明美！”

“說什麼，明美？真有趣，那你就拿出証據來瞧瞧吧，拿出確鑿的証據來瞧瞧！”

高枝几乎都把自己的臉貼在黃毛的前額上了。

“胡說，能有這樣的証據嗎？”

阿松說了一句下台的詞兒，正想逃開。

“混蛋！”

高枝突然扯住黃毛的頭髮，大家都亂了，旁邊的人們就插到她們中間去制止着。

“信子小姐！”

高枝忽又一轉身冲向主席那边去，睨視着这位說是已从女学校畢業，但又說是中途退学的主席，叫了一声。主席心里駭怕，这是因为能够在言論上和她較量的，在部里只有高枝一人；而且从高枝这种兇相看來，还真不曉得会干出什么勾当來。

“信子小姐，你是和黄毛串通一气，成心整人！”

高枝身边聚集着房子、阿銀等反对部長的一派的人們；同样，主席手下的淑女派也聚集在主席周圍。場上是一片混乱。

“說什么？我是不会干那种胡塗事的，何况我又是妇女部長呢！”

主席到底是比高枝年長，仍旧沉着得很。

“撒謊！都在你臉上寫得明明白白的！”

难怪部長派的淑女們称她作“不良少女的團長”，高枝的話真是馬上暴露了她內心的憤怒。

“你不要誤解，我作为一个部長是有責任管束那些行为不正的人的。可是您身为女人，竟象男人那么粗暴，难道說这是妇女部委員应有的行为嗎？”

“可真是呀！”

“不良少女！”

“养漢精！”

部長派的人們辱罵着。高枝一直冲到桌子前面去怒吼着：

“諸位，我要彈劾部長的貞操論。部長的貞操論正要損害我們的同志。”

“对呀！”阿房們呼应着，也有的人在喊：“永远的处女”。

“部長是想用資產階級的貞操論，來把我們最應該同情的同志明美，从我們的隊伍里赶出去。”

兩派都哇哇地罵起來，部長拍着桌子從喉嚨里擠出尖銳的喊聲：

“這真是天大的謊話，春木小姐（高枝的姓）竟胡說！我哪里有資產階級的論調？說吧，哪里？”

“永遠的處女”也把臉氣得通紅，從桌子上面伸過頭來，嘴唇在發抖。

“就是資產階級的么，我講給你們聽嗎？你的貞操論實際上就是把性慾行為盡量高價賣給男人呀！——賣的時候，還說什麼我是處女呀，是淑女呀！假如可能的話，最好是不賣給排字工人，而賣給小官吏，這就是你的貞操論呀。這就是道地的資產階級貞操論！”

部長派被打中了要害。阿銀用瘋狂的聲音喊道：

“嘿！闊小姐！”會場上掀起嘲笑声，部長混身發起抖來。

“那麼，春木小姐，您是說賣淫也好，干什麼都好嗎？”

“永遠的處女”拚命地糾纏着。

“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總比你的貞操論好得多。作為一個同志，為了鬥爭——為了扶養五口之家而去賣淫，比起你們這些淑女們的‘神聖的戀愛’來，總還是強得多呀！”

“噢，可真駭人！”

“好厲害呀！”

“真不愧是‘團長’！”

部長派臉上誇張地露出輕蔑的神色。

“我說，您是說她那樣做是對的？！”

部長心想用輕蔑的言語打退對方，來穩當地得到勝利，但是高枝却毫不放鬆：

“哎，好么！即使象剛才你說的那樣，把貞操象拋棄用舊的手



帕一样輕易丟掉，比起你这經常吹嘘的‘永远的处女’——因为保存过久而腐臭的罐頭來，也还是沒有臭味，非常干脆哩。”

大宅女士的臉气得布滿了皺紋。她的嘴角痙攣了几下，忽然轉過身去，用双手捧住了臉頰。

會場弄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部長派亂成一團，反部長派完全得到了勝利。

“喂，一定要堅強呀，別再窩窩囊囊地哭了，揚起臉來，不要緊。”

高枝擁抱似地把明美扶起來。

“明美，請你告訴那些闊小姐們吧：我們勞動階級的婦女，在我們無產階級尚未完全解放之前，別說是貞操，就連生命也都要獻給我們的事業！”

#### 4 牺 牲

她們听了總部的報告之后，回到各自的家，已經將近十一点了。

總部的報告，是最高幹部會議的書記，一个姓松尾的年輕人來做的。他是因为絕大部分的最高幹部都遭到逮捕，才以代理的身份前來做報告的。

大同印刷公司的勞動爭議，我們認為是資本家對從業員工所進行的挑戰，我們全體東京印刷勞動者，敦促公司盡快省悟，要求立即加以解決。

大正 15 年 3 月——日

全東京印刷勞動者大會

“這份決議，是今天在神田松本亭<sup>①</sup>舉行的印刷勞動者大會決議的抄本，是大會代表把決議正本交給公司以后送到總部

來的。”

這位年輕的同志精力充沛地報告說：

“談判，由於受到了有關方面不適當的壓力，實際上已陷於停頓。但是，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到這次爭議和已往的爭議是不同的，我們的任務是進行最後的具有決定性的鬥爭。”

這位身材短小、瘦骨嶙峋、看來很靈巧的人，好象用吹風機把熱與力吹進她們疲憊的肌體之後，就匆匆地走掉了。——因為等待他報告的爭議團各部門的集會還有很多。

隨著夜色的加深，風也逐漸失去了威力。部長派和反部長派，鬧到最後，在鬥爭面前也還是要携起手來。

“明美，不要有什麼顧慮。就是我，假如必需的話，也可以從明天起就照你那樣去做的。是呀，咱們為了不受那些傢伙們的剝削，貞操啦，生命啦，都可以勇敢地犧牲掉呀。”

當走到高枝家的三號連簷房前的小巷時，高枝對一起回來的阿房和明美說。“楞了頭”阿房也默默地听着。明美的情緒已完全恢復過來。

“謝謝你。”

明美從紅圍巾里揚起臉來向高枝笑了笑。

高枝在這裡和她們分手回到家裡來。加代已經作好洗澡的準備，等着她一起到澡堂去，兩人便馬上走出家門。

高枝把今天晚上部務會議發生的事情，和總部的報告說了一遍。加代只顧低着她那梳着“桃割”式<sup>②</sup>髮髻的頭，全神貫注地傾听着，走到小巷拐角的時候，險些撞着掛在房簷上的招牌。

---

① 神田是東京市的一個區，松本亭是這個區里的一處集會的地方。

② 日本少女梳的一種髮髻。

她好象在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和苦悶找到一个客观的認識，而焦灼着。

“姐姐，我呀……我想一定是再也見不着宮池先生啦！——我总是这样感觉……但我……。”

高枝怔了一下。妹妹是在勇敢地跟自身的苦痛斗争着。放火的人可能是宮池，这个直觉是連高枝也不能否定的，因为她知道爭議团里的情况。

“不过，我倒是没什么。”

在高枝看来，加代活象个小孩子，尤其是她这么說着忽然仰起的臉龐，真是可愛極了，使人湧起一种想把她緊緊拥抱起来的感情。

“姐姐，看过今天的‘日日新聞’嗎？”

“上面还登着什么‘告别妻子，悲壯的决心——大同印刷爭議愈益惡化’的消息呢，团员里有誰是这样的嗎？”

高枝不知道。但是在多数的人里大概会有吧……。事实上，比起偶尔登在报纸上的消息來，事情一定是还有很多的。

“明美也真可憐，她家里的弟弟还是个瞎子哩，姐姐不知道嗎？”

加代和明美在一个車間里作工，工作台也緊挨着，腼腆的性恪也很相象，只是明美年長兩三歲。

天空中星星在眨眼，好象被風拂拭过的下弦月，好容易才从白山一帶的森林中爬了出來。

澡塘里一片混雜，尤其是女池，到了十一点前后，連嬰兒帶幼童的哭叫声，在升騰的蒸汽中形成一片嘈雜。

加代給姐姐冲过背，該換班了，高枝接过水桶繞到加代背后來。

“可是，姐姐，若那样，明美不会生孩子吗？”加代回过头来低声说。——这姑娘，已经有了情人，还简直是一个小孩子。

“那大概是想法不生孩子呗。”

姐姐笑着说。至此，妹妹就再没吭声。高枝擤干了毛巾，从她那突然丰腴起来的肩头到手臂，从腰到腿，特别是在那富有弹性的肩头上，用力一擦。

“好痛！噢！”

妹妹吃惊地回过头来。姐姐带着诙谐的笑脸说：

“因为你想他想得太厉害了，这是叫你醒醒啊。”

姐姐快活地笑起来。但是，妹妹的笑声却是那么无力。

“噢，再下去暖暖就回去吧。”

高枝把颈项浸在混浊得有点发白的池塘里，好象是要把全部的疲劳都吐出似地长出了一口气。池塘里虽然也有好几张熟悉的面孔，但她连头也都懒得点了。

加代擦净肥皂盒，转过身来走近池塘。

这时，高枝忽然以她那女人所具有的细心，从加代的裸体里发现了一个迹象，而且这迹象变成一种确凿的印证，使她感到了憂郁。

妹妹怀孕了！！

被夜风吹拂着，转过小巷的每一个拐角的时候，高枝感到一种沉重的不安——一幕沉痛的悲剧似已活龙活现地出现在眼前。

必须说穿，好替她想想分娩前后的问题，告诉她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

高枝觉得可以给她出出主意，但是，要主动提出对方尚在隐瞒的事情，即使是姊妹，也总还是有点顾虑。

已經是十二點了。

在病父旁邊鋪上單薄的被褥，高枝先躺下了。照平日的習慣，她先翻閱了兩三頁借來的書，但是，今天夜里因為各種事件紛擾着她的思路，簡直不能讀下去。

她在朦朧之中听着加代的動靜，似乎還在做什么，但由於白天的疲勞，而不知不覺睡着了。

高枝忽然從模糊的夢里醒來。

她覺得的確是聽到晒衣竿或是別的什么东西相碰的聲音。天還沒亮。

“是什麼呢？”

她驚恐地想着，一看旁邊的床鋪，發現加代不見了。她不禁爬起來，環視室內一周，但仍未發現加代的踪影。

從那相當涼的被褥看來，當然也不是上廁所了。她本想叫醒父親，但忽聽窗外傳來了聲音。

她從昨晚發現的情況推測，而感到很大的不安。

窗外是千川溝。低微的流水聲中夾雜着人語聲。——這聲音的確是從橋上傳來的。

她悄悄地爬起來，一推外邊的門，因為沒有上門，馬上就輕輕地開了。順着房簷繞過去，眼前就是橋上了。那里有一對男女的身影正在浴着清寒的月光。这不正是加代和另一个人影——千真万确的宫池么！

高枝真是大吃了一驚。這確實是宮池。但是為什麼在深更半夜跑到這樣的地方來呢？

她把身體退到房簷下面，合上了透進寒氣的睡衣衣襟。

“危險！”

他們竟跑到警戒森嚴的這一帶來，而且又佇立在那麼容易被人發覺的橋上！

但是，兩人却手拉着手、凍僵了似地倚着橋欄站着。宮池身穿高枝熟悉的茶色大衣，用衣襟蓋着只穿了那件紅腰帶睡衣的加代。

過了五分鐘，過了十分鐘，兩人仍舊沒離開。好象加代把頭伏在宮池的胸部哭泣着。

夜警的梆子聲從遠處傳來。從白山的森林升起的下弦月，現在已經靠近高師的樹林，迅速地移動着。

她漸漸有點着急起來了。冒着這樣的危險前來會面即使還可以，但選擇的地点可真是太引人注目了。

“是想自首嗎？”

她覺得一旦被本區的警察局發現了，連加代也都一起捕去，那真是不堪設想的事；她想這對懷了孕的妹妹來說，可真是個殘酷的折磨。

這是兩個失掉理智的人——她轉瞬間就打定了主意。

她忽然從房簷的陰影里走了出來，——但當她望着橋上兩人的姿影時，不禁把視線移開了。——橋上，現在只是他們兩個人的世界。

“愚蠢！”

高枝心里說着，自己就覺得用這副無聊的神情走出來又縮回去的姿態令人討厭了。她連忙走向自己的家裏。

“是在嫉妒嗎？”

她怕驚醒父親，悄悄地鑽進自己的被窩，但是，頭腦還是不寧靜。

理智的嘴角，寬闊的前額——雖然她知道這是妹妹的情人，

但因为对方是个異性，所以首先浮在腦海的就是他的面龐。

“这不是討厭的感情么！”

腦海里閃映出那頑皮姑娘阿房在嘲笑她似的面影，她不由得苦笑了。

枕邊的鬧鐘已經过了三点半，她把身子翻轉了一下，但是，这是多么無可奈何的心情啊。

这时，桥上的脚步声靜靜地繞过房簷走到門前停了下來。

門开了。加代走進來，悄悄地搖着姐姐的身子說：

“姐姐，你起來一下。”

高枝裝作不知道的样子爬起來，加代默默地指了一下門口。

宮池默默地站在那里。

高枝連忙收拾裝束，披上外褂，走到堂屋門口說：

“請進來。”

然后，她吩咐加代关上門，生火。

父親从加代進屋时就醒過來，用怀疑和警惕的眼光怒目盯着这个生疎的、蒼白而又憔悴的男人的臉。

“爸爸。”

高枝走到枕旁低声說了一些什麼。父親透露出象高兴、又象不高兴的样子，就又把头放到枕头上去了。

“發生了什么事情？”

高枝走到規規矩矩地坐在火盆旁的宮池身边來低声問了一句。

“沒有什麼，……在報紙上看到了吧？”宮池由於疲勞和焦灼而清楚地印上了一層陰影的臉，浮起了慘淡的微笑。

“搞糟啦！”

高枝默默地望着他的臉。沉默在繼續着。但是，在这种沉

默里比把話說開，一切都更清楚。

加代端進炭火來，她哭腫的兩眼在電燈光下好似还有点晃得睜不開。

宮池揚開袖口取出一小塊折疊的紙片來，送到高枝手里：

“請把這個交給荻村，或是中井，誰都行，這是一個在執行任務的人的情報，拜託你。”

宮池是信任高枝的。她默默地点點頭。宮池接着又斷斷續續地說：

“我等到天明就去自首。”

“啊？”

高枝嚇了一跳。宮池又用沉着的語氣接着說：

“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是最好的。本來，一開始就預定這樣做的，為了爭取儘快釋放高級幹部，也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他下定了決心。

“……。”

高枝沒有什麼該說的話。

這時，更夫敲着梆子從門外走過去，接着又響起了夾雜着佩刀聲的腳步聲。

“近幾天來，更夫和警察總是一起從這裡走過去。”

高枝說。

“宮池先生，你就在這床被窩里睡一覺吧，就是體些。”

給加代這麼一說，宮池回頭望望女人的被窩，只是苦笑了一下。

“就是宮池先生膽量再大，也是睡不着的呀，加代最好你還是給他做點飯吃吧。”



姊妹兩人到厨房里去准备早飯了。宮池已在警察的羅網中度过兩天兩夜，累得疲勞不堪了。这时他望着姊妹兩人的背影，眼里浮起了熱淚。

加代侍候宮池吃飯，宮池削瘦的臉頰浮起微笑，拿起筷子來。

“真熱呀！”

米飯冒着熱氣，縈繞着宮池和加代熱淚盈眶的面龐，別離后不知多少年才能重逢啊！——高枝打開臨街的門走了出來。

黎明前的涼氣，不覺已經發白，高枝仰望天空，用力把噎在喉嚨里的熱淚嚥到肚子里去。

听動靜，宮池下到堂屋里來，正在穿鞋。

“去吧，祝你身體好……”

加代那顫抖的聲音，說到一半就沙啞了。男人沒作聲。

“開開門，高枝小姐。”

宮池用力從里面推門。高枝把背在后面推着門的手一松，宮池就很快地走到她前面來握住她的手。

“我走啦，剛才那份情報就求你辦啦。”

他也是共產黨員。

他一轉身就繞到屋后面去，不見了。

“好啦，這樣不好看，不要哭。”

望着在橋上、在黎明的空氣中快步走向遠方的宮池那清楚的背影，好像童年時代的姊妹，姐姐撫摸着妹妹的頭髮說：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 任 务

## 1 情报員

急切的賣号外的鈴声，在街上每一个十字路口响着。

“若槻內閣总辞职！”

电車站的紅色电桿前面、銀行門口、工場的便門、火車站的月台、商店的陈列窗、报館的公告牌，都洋溢着，飛舞着油墨尚未全干的紙片——这紙片真可以說是在短短的一瞬間就飛遍了全市。在这初冬季節的一个下午照着耀眼的陽光的街道上，在飛舞着的風沙中，人們的急遽的脚步声，和交錯着的驚疑的視線，使这不安的空气愈益沉重了。

“对華政策發生破綻，銀行破產無法挽救，——这就是內閣总辞职的原因！”

一个戴軟礼帽、身穿西装的人喃喃地說。戴便帽、穿斗篷的人、和推着自行車的身穿劳动服的工人也都这样想。穿制服的学生也这样喃喃地自語着。还有那戴鋼腿眼鏡梳西式短髮的女人、电車售票員、汽車司机、警察、軍人……，也都这样想。

曾向天皇“乞骸骨”<sup>①</sup>的閣員們，对大家來說都很熟悉，因为这羣偉大人物的照片和特征突出的漫画式的画像，大量地刊登在报章雜誌和美術明信片上，使廣大羣众經常地看到他們，甚至比看到故鄉的祖父、母親和兄弟的次數都多。

財政大臣是大阪的財閥，“大三菱”公司的代理人，他那肥大

---

① “汉書”上說：“即日乞骸骨”，此处即为請求准予辞官下野的意思。

的足有工人三倍寬的面龐和發着黑色光澤的口髭，立刻會使人聯想起他與姨太太和女僕之間秘密的脂粉關係，以及搶購建築新港用地時的機敏和大膽等等……而這一切的一切都猶如日曆上的數字，清楚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這位“大三菱”的代理人，在一星期以前，對於突然（對於不注意經濟問題的一般羣眾說來，至少是這麼感覺到的）暴發的經濟金融界的破產，各種銀行由於遭到爭先兌現而引起的慌亂，和把一般羣眾驅逐到驚惶失措的頂點的銀行停兌等事件，通過全國各大報紙，發表了如下關於施政方針的聲明：

歐戰以後，我國中小資本家的放縱無度的各種工商業的金融關係，當然（他說是“當然”）就遭遇到必須進行嚴密的結算和緊縮業務的命運。儘管如此，大正12年①9月的關東大震災，看起來卻又使這些擁有中小資本的工商業者的前途，遭到顯著的惡化。但是，經過政友會②前內閣在復興的名義下進行的武斷人為的、不自然的政策，所得到的金融界情況的好轉，却只不過是對於釀成將來的危機，加進一股促使其早日暴發的力量而已。

而且，當時在野的我民政黨③，曾屢次發出警告，這是人們記憶猶新的。這種放縱無度的中小工商業者的金融關係，引起了此次值得憂慮的停兌。

當然，我政府根據三大政策之一的財政緊縮方針，努力使這令人憂慮的金融界恢復健全的狀態。此外，對於破產的銀行及其存款人，亦將採取適當方法，給以妥善的處理。（以下從略）

民政黨據以立足的地盤，是全國各城市的工商業者。這份

---

① 1923年。

② 政友會是代表日本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黨，成立於1900年，曾五次組閣，於1940年改為自由黨。

③ 日本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1927年，解散於1939年。

以民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的声明書，在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动摇，这乃是必然的現象。

而且，这份声明終於在一星期以后，变成了不能兌現的支票，內閣总辞职了。但是，若照他——財政大臣声明中的說法，归根結蒂，停兌是由於中小工商業者放縱無度的行动造成的。

“別开玩笑啦。”

把大衣披在肩头的八尾笑着說。

屋子里有四五个男人。年輕的情报員阿富現在剛从外面買回号外來。

“那么說……？”

阿富是檢字工人。这个又伶俐、又机灵、白淨、可愛的小伙子热心地發問。

“这当然是大資本家啦，虽然有很少的例外，但根本原因还是由於工商業不振——生產过剩，而且它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大資本家把算盤打得过緊了。”

八尾把号外放在盤起的兩腿中間講解說。他那看來好象女人似的溫柔的面孔和声音，是他作为关东地方協議会总部的理論家而著名的特点。

室內靜得使人感到沉悶。这房間是在二楼，臨街行駛的電車的声音，都被一枚“金絲鳥餐廳”的金屬招牌擋住了。在与街道相反那面的牆壁上有一道小門，那外面就是一条狹窄的樓梯，从楼下的餐廳后門——真是異乎尋常地可以通向一座小小寺院的墓地。沿着另一道西門的三尺高的紙榻扇，和餐廳樓上的小小的客廳毗連，从那里也可通樓下的帳房。

总之，这个八鋪蓆，除了一張陈旧的靜物油画以外，沒有任

何裝飾的房間，無疑是這個房間的主人餐廳的老板，為了叫女招待賺一些特別收入而特設的地方。

但是，現在呆在室內的人們，都是些和這些勾當緣分很遠的，這一點反倒為這個奇特的房間的面貌，增加了一些風趣。

他們在走進這個房間之前，真象黃鼠狼一樣，在墓地、在牆根、在餐廳門前，幾次回頭看清是否有釘梢的，然後才走進來的。因此，他們就是在室內，也把聲音壓得很低，除了特殊的人們以外，沒向任何人透露過這個房間的地址。

中井和綿政面對著一張桌子，在畫地圖，這地圖，一看就知道出自外行之手。

“喂，你想這次將由什麼人組閣？”

八尾慢條斯理地向綿政問道。

“是的！這倒是應該考慮的問題呀。”

綿政抬起頭來往後瞧著說。這位雙額內陷，不知為何最近蓄了一小撮口髭的三十上下歲的人，是顴骨突起的瘦型人物，他發出沙啞、尖細的聲音。前額的皺紋顯得比自己的年齡老，但是卻十足地表現出精悍的氣魄。

“我想多半是‘西伯利亞’<sup>①</sup>。”綿政穿的是窄袖長褂。“你也是這麼想嗎？”

這個光說“西伯利亞”，在他們之間就可以理會的人物，不用說一定是那個出兵西伯利亞的主持者，由於機密費事件而在國民當中留下鮮明印象的政友會總裁田中陸軍大將<sup>②</sup>吧。

---

①、② 日本反動軍隊的陸軍大將田中義一（1863—1929），曾任政友會總裁，在政友會組閣期間兼任日本政府首相。他在1918年主持武裝干涉蘇俄，出兵西伯利亞，故得“西伯利亞”的綽號；並曾在1927年提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力主侵略我國。

“我也是这么想。”

中井好不容易才抬起他那綽号叫做“春日長”的長臉說。

他們是評議會总部的三个干將。自从开始爭議以來，就從沒到過爭議团的任何部門，因此，爭議团里甚至都有人說他們不忠誠了。

但是，他們躲在这个和爭議团同在小石川区的房間里，已經干了一个多月了。

知道这种情况的，只有兩三个人。

“若是‘西伯利亞’，那可有点成問題呀。”

綿政說着又仔細望着地圖。

“哼！”

八尾苦笑了一声。每逢強敌出現在眼前的時候，他都必然这么“哼”地苦笑一声。

恰好在这時，“喀、喀、喀！”楼梯这面的門准确地响了三下。

“進來！”

八尾說。另外一个睡着的情報員清瀨爬了起來抱着膝蓋坐在那里。

荻村走了進來。

“噢！”

三人一齐扭过头來，臉上似乎在問：“有什么情報？”

“有的！”荻村疲倦地坐在扯亂了的報紙和碎紙头上，說。  
“就是这个！我想还是越快越好。”

在他拿出的紙片上，用鉛筆草草寫上了三行字：

“十九日，傍晚，公司方面用汽車將誘騙來的全体徒弟和裝訂器具一起运往板桥街的一个面粉工厂。”

紙片馬上被大家傳閱過了。

“从哪弄来的？”

綿政用沉着的語气問道。

“是从宮池那里來的，一小时以前由妇女部的春木君（高枝）送給我的。”

三个人各自考慮了一会，“越快越好”，十九日傍晚，就是今天日暮以前，只有一点点時間了。

“这么办吧，啊？”

綿政說。四个人的头緊緊地湊到一起來。情报員阿富对清瀨低声說：

“听说宮池君自首了。”

他們討論了大約有五分鐘，然后就由中井忙着起草指示。

“喂，中井君！我推荐偵察員由久下平三來担任，他很可靠。”

指示寫了兩份，交給阿富和清瀨各一份。

“快去，最好坐汽車，当心些。”

八尾送兩人从牆壁上的門走出去，分別向左右兩方面馳去。

“听说徒弟們的家屬，把这个遞給公司啦。”

荻村一面把手伸在火盆上面，一面从衣袋里取出一張紙条。

“这是抄本哩。”

綿政打开看了一下。

## 决 議

鑑於此次大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的爭議，公司在企圖完全堵塞职工的活路，因此，吾等徒弟的父兄对二千五百名正义的人們寄与同情，對於我們的子弟，在爭議期內，坚决採取慎重态度，

不使其出動。

徒弟父兄代表

久下源次郎外三十二名

1926年12月2日

“噢！”

他們仔細地讀着。

“一定要趕快解放徒弟。”

他們從心里憎恨這個特殊的徒弟制度。因為他們從早到晚，整天都看到徒弟們比一般職工還殘酷地受着剝削。

“在號稱亞洲第一的最先進的工廠里，竟有三百多個遭受封建奴役的徒弟，真是淒慘已極。”

綿政和八尾相視而笑。

荻村從四、五年以前，第一次開展反對反動法案的運動時就和綿政認識了。從那以後，綿政就一心參加運動，而荻村又連續不斷地在工廠里作工，所以兩三年以來總沒見面，但是，荻村還記得自己剛來到東京不久，曾和那在洲崎的墳場工地遭到軍閥殘殺的川合、山岸，以及綿政等人一起被捕進了拘留所。

這位身穿窄袖長褂（這種風氣五六年前曾在同志們中間流傳）的三十歲的人，前額的皺紋里刻印着好似身當千軍萬馬的古武士所具有的堅強力量。

“噢，你來得正好，來幫幫忙呀，有空嗎？”

綿政忽然想起似地說。

“啊，一小時左右還不要緊，——做什麼？”

“畫工廠和工廠周圍的地圖，你對工廠內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

中井把頭離開桌子說。



“清楚，連有几个廁所都知道。”

荻村坐着移到桌旁去看地圖。

“周圍的地圖，已經照這張東京市全圖画成这样，可是，这块要緊的空白，要画上工厂內部的略圖。”

荻村在另外一張紙上先画了一个大致的輪廓。

“这条直通左右兩個工厂的厂內道路，大約有三丁多長，到这里变成丁字形的，中間那条通植物園的下坡路，左右兩条路头上的后門通清水谷和傳通院下坡路。工厂里面的出入門……。”

荻村精細地画起來。他对工厂的內部，真是比自己的寢室的鋪蓆数还記得清楚，因为他的大部分生活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們，一共有四个人，一一在工厂的几十道門画上紅綫，因为荻村來了，地圖很快就画成了。

做什么用呢？

这是荻村可以想象得到的，其实大致也估計得差不多了。但是，这却是不應該問的。

不觉室內已經有点暗了，八尾扭开电灯的开关。

“噯，差不多是时候啦。”

綿政惦记着情报員該回來了。

正在这时，室內的一角，丁零零响起了鈴声。

“來啦，電話！”

八尾拿起耳机。

真是想的周到，電話也都是从楼下接上來藏在屋角的。

“啊！是久下打來的！”

八尾回头望着大家的臉。

## 2 槍 聲

在小石川区指谷街十字路口，靠近白山藝北街的右手的一座紅色公用電話亭子旁，一個身穿黃色勞動褲的少年在徘徊着。他是一小時以前在“金絲鳥餐廳”二樓由荻村推薦，從三百個徒弟當中選出的久下平三。

排列着的門燈愈來愈亮，傍晚的街道對於這個少年的存在，沒有任何顧慮。電車在行駛，自行車在往來奔馳，人們快步走過去。

久下很機靈地觀察左右，然後慢步走到紅色的電話亭子前面去，又走了回來。

稍微弄髒的臉和手脚、令人注目的矮鼻子，反而使得這位少年更加可愛。

一個陪着財主似的紳士的舞妓，移開紅色的寬衣袖，從這位少年工人身邊走過去。正在這一瞬間，少年推開那舞妓，很快地躲到左邊雜貨舖的陳列窗的陰影里去。果然，從電車道徐緩的轉彎處的盡頭，眼望着有三輛汽車排成一列縱隊疾駛而來。

“來啦？”

久下把雙手插在褲兜里，尽可能避開從背后的陳列窗射出的電燈光綫，曲着背躲在陰影里。

篷式新座車兩輛，第三輛是連他都認識的公司的載重兩千公斤的卡車。

三輛汽車飛也似地從這位注視着的少年眼前三四間<sup>①</sup>的地

---

① 一間約合我國六尺。

方疾駛而過。

是這個，就是這幾輛汽車！

第三輛汽車載着裝訂器具和折疊的書頁，在這些中間少年們僅僅伸出一張張臉——熟悉的同伴的臉來，“喂！”平三險些喊了出來。

“2—091”“2—091”，少年認真地望着卡車後面搖晃着的車身，嘴里叨念着，馬上從褲兜里取出紙條來記在上面。

兩輛座車和一輛卡車，幾乎緊挨在一起一直駛上白山的坡道，向左轉過彎去就不見了。

他媽的！想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公司在保護徒弟的名義下，把一部分少年徒工從爭議團方面奪走了；現在是想在黑夜里偷偷地把他們運到一個地方去，監禁起來強迫他們勞動。

久下拉開公用電話亭子的堅硬的門走了進去。

“喂，您是特務班總部的八尾先生嗎？”

他明確地報告了情況，但是，他話里偶爾加上一些暗語，就是被外人偷聽了去，也判斷不出。

“‘2—091’，噯，是的，新的篷式座車兩輛，從白山坡道向左駛去。

“啊？沒有錯，我都看到卡車里的伙伴們了。”

他放下耳機走出來，任務完成了，久下邁着有力的步伐，吹着口哨，走過十字路口，消逝在植物園坡道的黑暗中。

但是，任務又落在另外一羣人的身上。在巢鴨與板橋街中間的庚申塚這一帶郊区，人家的燈火顯著地稀少起來，看上去很象缺齒的梳子。這裡停着兩輛熄了燈的汽車，似在等候客人。

每一輛黑暗的車廂都坐着三個青年人，目光炯炯地注視着

外面。

坐在前面司机位置上的沒戴帽子而戴着近視眼鏡的人，忽然伸出头來向后面的車廂喊道：

“黑岩，到底是六點還是七點，你沒聽錯嗎？”

一個戴便帽的人應聲猛然把上半截身子伸出窗外來，這是一個大漢。

“沒有。”

他答了一句便粗魯地下了車，一面走近戴眼鏡的那個人面前，一面低聲說：

“沒錯。我是在指示上看到的，不是聽到的。萬一錯啦，值班的一定會來通知的。”

司機走過來：

“要走的時候，你就按喇叭好啦，因為那時你再大聲喊叫也聽不見。”

司機也是運輸部的爭議團員。戴眼鏡的人被他拍了一下肩膀，就順勢在道旁蹲下來。

留在前後車里的四、五個人也都下來了。

“不過，……喂，掛川，徒弟太多，車子可裝不下呀！”

又矮又胖的“和尚頭”對“眼鏡”說。

“說甚麼呀，只坐一會兒么。……第一，被公司俘虜去的全部徒弟才只有三十人左右，……所以，這次最多也就是十五六個吧？”

“眼鏡”理會了，看來他在这里是最年長的一個。

“聽說是要讓徒弟們把‘大和講談社’的‘大王’<sup>①</sup>雜誌的散

---

① 日本的一種反動的綜合性通俗刊物。

頁裝訂起來，趕上出新年號哩。”

“这么干，也还是赶不出來的。”

黑岩笑了。但是，斗争，在目前可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好比是細菌，只要給它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它就会复活並無限地成長壯大起來。况且，这次徒弟問題，只要爭議团一旦被公司把徒弟夺过去，就会影响爭議团員的士气。因此，寧肯有些牺牲，也要把徒弟夺回來。

“喂，准备好！”

前面那輛汽車的司机，掄着胳膊，通知正在商議問題的同志們。

“來了嗎？”

沒等大家站起來，就發現兩三輛汽車在这人烟稀少的街道上疾駛而來。

“他媽的，謝謝你們！”

他們決定前面車上的三個人一組，由“眼鏡”負責；后面車上的三個人一組，由那个大漢負責。

“‘2—091’，好啦！”

讓公司的三輛汽車开过去之后，停在那里的兩輛汽車馬上亮起前灯，只听那震耳的爆音一停下來，車子就轉个急弯，划了一道曲綫开向前去追赶“2—091”。

道旁，逐漸稀少的人家，好像碰在車輪上的小石子似地被拋向后方，五輛汽車默默無言，着了魔一般冲破黑暗，在深夜的板桥街道上疾駛着。

“怎样？这不跟演电影一样嗎？”

黑岩嬉笑着說。前后的汽車里都充滿了緊張的空气，大家臉上的筋肉在抽搐着，臉色蒼白。

“喂，看來公司的汽車恐怕已經發覺我們在追趕呀。”

坐在司機席上擔任助手的“眼鏡”回頭向車里的人說。敵人知道爭議團在嚴密地防范着，使他們無法把奪來的徒弟帶進公司的工廠里去，因此，他們時刻也未放鬆警惕。

卡車從赤羽橋的鐵路道口直沖過去。——這倒是出人意料之外，據已得到的情報，他們的目的地應該是板橋街的某某面粉工場；往這個工場去，應該順着鐵路往右轉彎，而不穿過鐵路道口。

“嗯，這小子們大概是想溜掉。”

兩輛汽車也毫不躊躇地穿過鐵路道口。板橋街路旁漸漸有了空地，不知何時汽車已經駛行在田地中間的路上，五分鐘、七分鐘，時間流過去，板橋街已遠遠地被丟在右側的後方，只能從黑夜的天空中望到它微明的燈火了。

“到底要開到哪里去呢？”

夜風漸漸冷起來，戰鬥就在前面，大家都緊張起來。

“啊！他媽的，要轉彎！”

“眼鏡”叫了一聲，後面的黑岩伸出頭來，張開大嘴喊道：

“好得很！趕過去！”

“準備！”

從前面的車里傳來“眼鏡”的命令，他認為失掉這個機會是不利的。

“愛，叫這支玩具手槍起作用，是我的任務。”

前面車里，又矮又胖的“和尚頭”，脫得只剩一件襯衣在準備着。但是，這支手槍是玩具還是真的，從他那嚴峻的面孔看來已經是毫不介意了。

汽車開足馬力揚起砂塵，十間，八間，五間逐漸縮短和前面

卡車的距离。

轉向左面的街道，这条直通飯能的旧公路激烈地顛簸着車廂，叫人耽心車胎会馬上爆破。

“徒弟諸君，我們來了！”

喊声遭到疾風的迎击，在黑暗中迅速地向后方飛去。

“三間，一間，赶过卡車了！”

“停下！”

“和尚头”从前面車廂里，把手槍逼向最前面的卡車的司機間。

轉瞬間，他的手臂被敌人打中，失去了知覺。但是，敌人的卡車却好象被迎头顶住了，急遽地停下來。

“他媽的！”

黑岩跳上卡車，糾住了一個手持棍棒的黑影。

卡車为了躲避追击，是把一边的車輪开进田間，傾斜着身子停下來。

黑暗的底層是一片收割完畢的田地。从公司的汽車里跳出三四个人來，他們手持棍棒和兇器，在田地中狂暴地奔撞着。

“別着急，当心！”

“眼鏡”向同伴喊着。汽車頭灯的光綫，胡乱地照射着受伤的野獸般的敌我双方的面孔。

“快下來，快！”

一只胳膊失去作用的“和尚头”，从公司的汽車里把畏懼的徒弟們接下來。同伴們在苦斗着，敌人手中有兇器。黑岩不能再和敌人糾扯在一起，只好一步一步地退后，在田地中被赶得直打轉。

“混蛋！”

在跌倒的时候抓起石块，向着手持兇器剛回过头來的敌人擲去，但是，石块沒有打中，向黑暗中飛去，敌人在他背后举起刀來。

“危險！”

“眼鏡”趕來拋出手中的棍棒。第二顆芥末袋准确地打中敌人嚇呆了的微仰着的臉。

“圍住，包圍起來！”

“眼鏡”在指揮。異乎尋常的声响在收割过的田地里、在黑暗中顫抖着。

芥末袋在飛，这是同伴們的拿手戰術。少年們也接过芥末袋來進行掩護射击。对方縱然是以暴力为職業的歹徒，但同伴們是占多數的。

正在這當兒——在黑暗中閃了一下擦着火柴似的火光。

“他媽的！”

黑岩从背后糾住那个人，兩個困困在打轉，飄起一縷發散着臭气的黃烟。

“走！”

扶起黑岩來，“眼鏡”又在喊叫。汽車的喇叭急遽地叫起來。爭議團的人們擁進兩輛汽車里，在夜气襲人的旧公路的黑暗的底層机警地瞪視着外面。

“媽的！”

一只手捂着眼睛、好不容易才爬上土堤來的一个暴徒，自暴自棄地猛力伸起右臂來。

一瞬間，兩輛汽車开走了。“叭！”一种玻璃被压碎似的声响，冲破黑暗。

“啊！”



最后上車的“眼鏡”，剛一抬身就叫了一聲倒進車廂。

淡淡的、發散着臭氣的黃烟，馬上被風吹散了。

一片黑暗。

沒點燈的兩輛汽車猶如疾風一樣，冲破深夜的空氣不見了。

## 剝去假面具

### 1 市參議會議員

睏了，睏極了的荻村一面想推理地整理一下思路——睏得連这样做都不可能了，一面把頭埋在有如寒帶犬頸上蓬鬆軟毛般的枯草里，不知不覺地打起盹來。

“不成。”他努力地搖搖頭。這個調解集團，一句話，本質上同是布尔喬亞勢力。無論是“大和講談社”社長、井下、石川……任何人都一樣，結局在決定性的對壘關頭，他們絕不是中立的——中井這麼說，但是，可以這麼簡單對待嗎？講談社長國尾氏，作為顧客來說，幾乎把持了全部絕對性的權利；就是其他的印刷業資本家、出版業者，也都有他們各自的牽制力量。大正13年<sup>①</sup>的爭議獲勝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這種大的特殊性，因此，高木解釋說：特殊性就是特殊性而不是什麼原則。

“見鬼去吧！看今天的客觀情勢，已是應該下決心的時候了。”中井進一步說：“從大正八年<sup>②</sup>以後高木和我們的頭腦發了霧呢，還是中井犯了錯誤……”

---

① 1924年。

② 1919年。

“喂，起來！”

有人用穿着鞋的脚搖撼他那小狗般蹙縮着的脊背。

“別搗亂啦！”

荻村仍旧蹙縮着不肯起來，因为他待得正舒服；但是，思路已經模糊，推理的步驟也紊亂了。

“啊，真嚇哪——混賬，是誰把我踢開了？”

他說着，但不想起來。他自棄地打着呵欠同时大大地伸了伸懶腰。但这时，在他那为了避过耀眼的陽光而微睜着的眼界里，却出現了一个宫女模样的美女，从下边的古色古香的太鼓桥走过来。

他們正躺在那里的假山上的枯草也被上午的太陽晒得暖烘烘的。山上的灌木和有着良好的天然地形的山腰，好象是凸鏡片的底边，把陽光聚在一起。

在市內的中心区，这又是一处珍奇的仙境。有山，有樹，有谷，有桥。在这一万几千坪<sup>①</sup>的庭園里經常有几个園藝師和園丁消除無数樹木上的虫子，扫除庭園中的灰塵；只有这样，在这自由平等的聖世里，才允許它的存在。

電車的騷音和汽車的叫聲都离得这个仙境很远。

“喂，荻村，起來！”

被搓成团的枯草埋住了他的臉龐。荻村不高兴地撲撲地吐着弄到嘴里的草屑，爬起來一瞧，山浦和龜井正笑着站在那里。

“嘖，这家伙！”

荻村抓起抛在一旁的山浦的泥鞋，把他猛力一拉就朝山下跑去。山浦象破布团一般跌跌撞撞地忍住笑直向荻村道歉。

---

① 日本的面積單位，一坪約為我國六平方尺。

在假山頂巖的一個亭子里，大家都擺起一張張枯萎的蜜柑似的面孔。这里有高木、中井、石塚、山本、寺石、安藤、鶴見、上野山等人，正在談論人几天不睡覺就可能變成瘋子的問題，想用來赶走大家的睏倦。同時，他們又談論到利用睏倦逼使罪人招供的問題；還有一篇俄國小說，描寫由於同樣的作用，一個看孩子的姑娘使主人的嬰孩在搖籃中窒息而死；最後又扯到一篇西歐的小說，描寫的是由於極端睏倦而引起神經錯亂的几百個工人，猛獸似地咆哮着揮起鐵棍扑向數十台輪轉機。

“我們也可能發生神經錯亂吧？”

高木用低沉沙啞的聲音笑了。這時，先前那個宮女模样的女人端着咖啡走來。鄭重、謙遜、唇不露齒的女招待，已經是常來照顧的熟人了。

荻村等人從灌木林里走出來。

“喂，荻村，喝杯咖啡。”

高木喊道。女招待用銀質水壺似的東西，走動着給每一個人倒了一杯。

“够了，從昨天白天起，光喝咖啡，恐怕就有五十杯了。”

荻村直率地說着，把人擠開坐在板櫈上，睨視着這位好似透明玻璃而又看不到底的态度謹慎的女招待。

“荻村君，不要看得太過火呀，——人家該把大刀帶來了。”

高木挪揄地說着，就連這位女招待也不禁失笑了。這里的女招待和男僕都被訓練成大和講談社式的人物了。

中井在這種場合也不發笑。他那“春日長”的臉上浮起一層陰云，默不作聲。他的勁敵是技術印刷社社長皆山。

“真是很好的場面(馬面)① 耶！”

山本想起昨晚的“打趣”來，說着發出了女人似的笑聲。大

家也一起笑起來。這是由於昨晚皆山來到爭議團交涉委員的會客室，說明公司方面的回答延遲的原因，中井也用同樣莊重的態度來對付他，那時，鶴見“打趣”地說：真是很好的場面（馬面）哪。現在，連中井也苦笑着吹散咖啡杯里冒出的熱氣了。

“噯，怎麼辦哪？”

高木正經地說。調解人以鄭重的紳士態度邀請他來，但尚未透露公司方面的回答，一夜過去，又說要他們再等到上午十點。

“現在是九點。”是接受調解人第三次的要求等到十點呢，還是現在就走呢，就先決定這一點吧。

龜井站起來向屋外張望。問題很簡單，但是里面包含着對付資產階級調解人的策略。這一點使勞動者們很傷腦筋，他們這些性急的職工們是不擅長這種“心術”的，若是回到純粹的理論上去，又必須重新做起。

“停一下！”

龜井喊道。他發現眼前的灌木林不自然地搖動起來。當大家轉過去的當兒，一個身穿整齊的學生服的少年，忽然跑了出來。

“電報。”

少年把一張紙片遞給高木。他是總部的情報員。高木馬上打開封筒。

“下午一時抵東京站，小田。”

紙片在大家手中迅速地傳閱着，他們萎靡的臉上現出笑容。

“回去吧。”

---

① 原文為“場面”（馬面），二者讀音一樣，此系雙關語。

電報是大阪的總部拍來的，上面說的是中央委員長小田今天來這裡。

“對調解人集團的態度問題，等小田君來了之後再討論一次，今天就先回去吧。”

中井默默地首肯着。這個人是不多講話的，他對調解人的意見，就是明確的推理的堆積，在他沒有明確的信念時是決不開口的。而且，這位“馬面”的人是“金絲鳥餐廳”的二樓密室與爭議團公開的組織之間的橋樑，擔負着重要的任務。

他們從仙境里被解放出來，孩子似地從假山上跑下，消逝在茂密的灌木林里，不久又在大門前的停車處和故作笑臉的井下、皆山等人簡單地寒暄之後，就回去了。

“爭議團的各位回去了？”

等井下和皆山回到客廳里，國尾便問道。

這間純日本式的客廳，足有三十鋪蓆那麼寬敞。欄杆之間的結構和天花板的木紋，使得室內有一種特別安定的感覺。在一扇把手系着朱纓的拉門上貼着的色紙，說明這所房子直到明治維新以前，曾是諸侯的官邸，色紙的花紋在說明着統治階級的變遷。國尾氏把肥大的軀體端然直坐在紫絹面的褥墊上。

室內共有六七人，井下一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面愉快地微笑着說：

“各位职工太性急了。——噯，您睡了一會嗎？”

室內的人們由於睡眠不足，他們覺得自己的舌頭吃什麼也不香了。

“不，謝謝你，——睡是睡了一會兒，但是因為感冒還沒好……。”

國尾氏發出低音大提琴似的聲音，而且每在停頓的地方都要咳嗽一聲，於是他那周圍足有二十英寸粗的頸頸就象青蛙鳴叫似地膨脹起來。

“那可不成啊，看起來您可是很健康呀！——是的，是的，這次爭議可也真叫您勞心啦。”

市參議會議員嘮嘮叨叨地說。

川版印刷社長雖在尽力爭取大顧主國尾氏的歡心，但是，他却用胖得象酒壺<sup>①</sup>似的手掌把銀質的火筷子插在古雅的青銅火盆里，在那張活象籃球似的臉上保持着從容不迫的神色。

這羣紳士，從昨天晚上起已經換了五個房間。這所官邸里一共有五十左右個房間——有西式的、中國式的和純粹日本式的……。他們每換一個房間，同時也換上新的飲料和新的食物。紳士們懂得各式各樣的遊戲，每當室內的裝飾改變樣式，他們也就提出新的話題。但是，就是這羣多才多藝的紳士，也同樣覺得爭議團的幹部們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這些好象是從連簷宿舍的垃圾箱里鑽出來的勞動者們，從昨晚到今晨，光喝咖啡坐了一個通宵。他們並未故弄玄虛，但是就連井下也看不出爭議團的本意。真是很明確而又摸不著頭腦。每逢和职工們談話，真好象是面對著快車的燒得翻滾沸騰的汽罐一樣，不知何時就會爆炸。

“那些职工們，很愛用‘當然’這個詞，但我們的‘當然’和他們的‘當然’好象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呀。”

由於贈給了一個著名的叫作 O 的社會活動家前往法國的旅費，而認為日本的社會運動是由支持者們進行的“婦女界”雜誌社社長松本氏，在提倡這個新發現。

---

① 通常日本人使用的酒壺，大都是腹部凸起的。

他們都象蛤蟆一樣，長着大嘴。其中，“籃球”又是個大蛤蟆。金錢蛙、青蛙、赤蛙、斑蛙，還有這大蛤蟆，都對於有關這“當然”的意義的新提倡，不感興趣。他們鼓着腮幫，為了還未得到被派往公司里去聯系的常陸印刷社長和經濟新聞“金剛石”社長的報告，而在焦灼不安。對於出版業者——特別是國尾氏說來，確實是遲一日解決就會造成數萬圓損失的。

在“籃球”背後，掛着一塊用泥金寫着“是信是義”的大橫匾額。他的幾十輛卡車拖着“雜誌報國”的字樣，增加了東京市百分之几的交通危險率——講談社占全國出版物總數百分之二十的各種雜誌、單行本和課本之類，全都是大同印刷公司承印的，而大同印刷公司一千万圓的資本，甚至會由於這個大顧主的緣故，而使股票的價格暴漲。美國的加德士和日本的國尾——全國各大報紙曾報道說——由於這位“籃球”完全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出版王國的君主，而不久將把它的肖像充作全國小學兒童課本的材料。這恐怕絕不是誇張吧。

但是，難辦的是，偏偏有在全世界流行的罷工使得這位“籃球”大傷腦筋。“是信是義”的他，曾向五百万讀者宣稱自己是从“五十圓的舊書舖”起家的，在他艱苦奮鬥的歷史中，單憑自己的“渾身是胆”戰勝了種種困難；但是，目前這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流行性大罷工，却使他束手無策了。他想，就是从“雜誌報國”的精神來看，也必須消滅這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流行性大罷工。他用每月刊行的五百万冊雜誌宣傳四條蝦楠木正行<sup>①</sup>的忠義，和君

---

① 楠木正行（1326-1348）是日本古代武將，遵從其父楠木正成的遺訓，討伐足利氏，與其弟正時同敵將戰於四條蝦，戰敗身死，後人供奉於四條蝦神廟。

子二宮尊德<sup>①</sup>的勤勉；但是，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大罢工，却只有加强着愈加蔓延的征兆。同时，此次爭議的时间之長又正是打破歷來的紀錄的，而且又是大規模的，因此，他現在比起他两个爱子患伤寒病时还要憂慮得多。

各种刊物，都不得不延期出版，或停刊了。即使交別的公司承印一小部分，但这些公司的生產能力总是不如大同印刷公司的。

“自己办一个印刷工厂，您看怎样？”松本“妇女界”雜誌社社長擺着关心的面孔劝說着。“您和我們不同，出版那么多的刊物，还是自己办一个好处多吧。”

事实正是这样。他掌握着相当多的其他印刷公司的股票，当然是会有这样打算的。但是，他也不是低能的。他觉得僱用工人不可能象他的公司僱用的編輯人員和記者們那么馴順，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的大罢工不管在別人的工厂或自己的工厂里，都是絲毫沒有区别的——即使他有着在同業間早有定評的操縱从業員的手腕，但对付工人也終是沒有信心的。

“不，我們的資本不充裕。”

“籃球”那張險些被剝落的“忠臣孝子”的假面具，用这种女性式的謙讓态度，好容易才保持住了。这时，男僕拉开紙隔門把手按在門限上說：

“井下先生，您的電話。”

“噢，來了。”井下高兴地站了起來。別的人在猜測將要得到的回答，他們都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猜想。

这次爭議对出版業者說來，不管怎样，都是越早解决越好；

---

① 二宮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戸时代有名的經濟家，生前曾力行陰德、積善、節儉，提倡增产。



但是对印刷業者說來却是談判破裂，拖得越久越有好处。这个利害相剋的矛盾，又与印刷業者爭奪顧主有关。而且，背后又有印刷同業組合的糾葛——換句話說，是激烈地反对大川即所謂財閥們暗斗的詭計。

井下馬上擺着奇異的面孔回來了，沒等大家發問就說：

“濫阪男爵來的電話，叫我馬上去，實在是奇怪呀！”他向“籃球”点点头立刻就准备前去。“我要失陪一小時左右，有事情請向京橋第一相互大樓八十五號房間掛電話。”

濫阪是這位市議會議員的主子，因此他馬上神色慌張地跳上了自備的派克脫式的小汽車。

他在搖晃着的車廂里，想着濫阪的秘書在電話里說的話：“少爺在大發雷霆呢！他說：干出這樣的胡塗事來，簡直是不象井下啦！總之，得空你還是趕快來請個安吧！”秘書是他的朋友，所以才這樣提醒他，但他覺得並沒做什麼胡塗事呀。

汽車從江戶河橋駛過九段，沿着宮城的護城河從馬場先門向左轉，再從中央郵局右側向右轉，駛到聳立在星制藥公司七層大樓對面的第一相互大樓前面停下來。

正在這時，一輛摩托車不遲不早，在這裡迅速地轉了彎向東京車站方面駛去，消逝在車水馬龍之中。但是，井下絲毫沒有覺察。

當然，他作夢也沒想到，他認為已經“巧妙安排妥當”的爭議團，却成立了一個組織，無論他的5-713號汽車，在多么遲的深夜，或是用超過規定的速度疾駛着的時候，都在監視着它的行踪。

## 2 崖下之家

濫阪一門的貴公子是年輕的國會議員，歸國不久就以急進

的思想家聞名了。他那德莫克拉西式的外型，和劍橋大學所教養的靈活的手腕，在父親男爵打下的基礎之上使新時代的亞丹斯密的“國富論”開放了異花奇卉。假如沒有他直接照料的“東洋紡織公司”、“名古屋機車公司”、“東京計量器製造廠”等三個模範工廠，我們內務省社會局“工廠勞動調查”的內容，就該更貧乏，國際勞動聯盟在督促我們日本在執行勞動時間國際協定方面取消特殊例外的措施，也許會更加嚴格。

但是，這位代表這個“新興日本”的青年國會議員，昨晚，在一般士紳名流所酷嗜的驅車遠遊的歸途，在一個最“藝術的音樂廳”里用反德莫克拉西的行動暢洩了平素的郁憤，因此，今晨才疲勞不堪，悶悶不樂。

“請叫井下君。”

處理了三四個來訪者之後，望了望從一小時以前就在客廳里等待的井下的名片，他吩咐用人說。

“請坐，——久等啦。”

他瞥了一下比領路的僕人還胆怯的井下，稍微抬起屁股來，指着相隔兩張大桌子的轉椅說。（讀者也許知道，這些士紳名流所以用大桌子，不光是由於藝術的修養和事務上的需要，而且是為了表現他們寬宏大量，為了與勞動者極端危險分子對坐時，防止發生危險而用的。）不過，對於井下，這種顧慮當然是不必要的。比起那種把昨夜脂粉的臭氣一股腦地噴向客人的東洋風氣來，他可是非常洗練的貴公子，身穿整齊的英國式的服裝，是那麼勻稱合體，找不出絲毫毛病。

“接到您的電話，我馬上就前來拜訪了。”

井下直到現在仍未想得出自己的“糊塗”的真象來。年輕的國會議員不高興地從沙發上欠了欠身子說：

“聽說你現在還在援助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團，是這樣的

嗎？”

“哦。”井下不覺抬了抬屁股，臉上浮起詭異的神色。“援助？您是說……？”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們身為調解人，在公司方面和爭議團之間，相當積極地支持爭議團的要求，使公司陷於困難的處境——即使這不是有意識的，但从效果上看來確是这样吧？”

井下非常狼狽。

“当然是这样的。”市議會議員若不是在電話里受到威嚇，恐怕會脫口說出這些話的吧。當然，他是絲毫沒有援助職工們的想法的；不，不只是沒有這種想法，而且在直至目前的印刷同業組合內的財閥式的關係方面大費心機，在此次事件上，雖然是間接地，但不也在仰伺着他父親男爵的鼻息么？況且，他內心對這位少爺也抱有輕蔑的感情，因為這位少爺自稱為勞動問題的研究者，德莫克拉西的本家等等，動輒抬出古怪的學說來吓人。

“井下君，你也出人意料，還有些陳舊的思想啊。”

國會議員用嬌貴的手指輕巧地撫弄着眼鏡框，狠毒地望着這個比自己年長的胡塗人。

“那麼說，你連家父前天在自己的公館里會見過大川氏這件事，也不曉得么？”

愈說愈胡塗了，井下完全失去了威嚴和體面。

“在你的工廠里，有多少爭議團所隸屬的左翼勞動組合的組合員，你曉得嗎？”

市議會議員現在又感到惶恐不安了。

“我想大概有二三十人吧，不過，算不了什麼……。”

他險些把手按在僕人端來的紅茶上面。

“哈哈哈哈哈，就是你這個想法是要不得的！”貴公子說。

“正因为如此，才說你胡塗呀！”貴公子沒說出口來，只用眼睛这样表示着，从旁边的一个銀質小盒里取出紙煙來点上火。然后用悠閑的态度鄭重地說：“对不起，你也点着吧。”接着就深深地坐在西式軟垫子里。这种态度在指摘井下的“胡塗”这一点上，收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

“家父与大川氏的会見，毋寧說是由我促成的。事業上的問題暫且不談，在对付这次爭議的問題方面——是的，这次会見是我先說服了家父，同时又和大川氏預先取得諒解的。”

透过繚繞的紫煙，連壁幕上的銀絲刺綉的大朵薔薇花，都好似伸探出头來嘲笑着这个“胡塗”人。

“是的。”

市議會議員仍旧摸不着这些言語的脉絡。

“對於劳动組合的性質和它的任务等等，我也研究过。現在你所援助或是調解的爭議团，乃是俄國系統的劳动团体呀。——說是劳动团体，毋寧說是思想团体更确切些！”

井下感到自己所尋找的人倏地从眼前走过去了。

“您說的这个俄國系統的劳动組合是……？”

青年國會議員不耐煩地說：

“就是說，这是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联盟指揮之下的。”

市議會議員大吃一驚。

“那么說，是和共產党……”

“也許不是吧——或許是近似共產党的組織吧！”

青年國會議員很得意。即使他的推断錯了，也沒有留下被追究責任的把柄。总之，据这位新思想家的見解，从英國教給他的社会学知識的范疇看來，劳动組合正是“屬於紅色的”，完全超出他“研究和指導”的範圍，應該断然剷除的“毒草”。

“你也知道，我所隸屬的政友會，也許就在今天接奉組閣的聖旨。如此，則大川與澁阪的會見，或將成為決定政友會新內閣政策的一個基礎，也未可知呀！”

市議會議員象小學兒童似的，天真、懦弱地唯唯稱是。

“據說家父已經和大川氏談妥：將來締結事業上的協定。關於這一點，將由家父或者由我和你談談。總而言之，你們這些與印刷同業組合有關係的人們，最好馬上退出調解。”

“是，知道了。”

市議會議員簡直是不知所措了。

“再就是，盡快調查一下你的工廠，和屬於印刷同業組合的各印刷廠，共有多少這個勞動組合的組合員，明天上午向我報告。我已經安排好了，要根據這些材料會見一位政治家。”

青年國會議員以處理事務的口吻提出了一連串的任务。

“實在是各方面都承您多加指教了，我馬齒徒增，真是抱歉！”

“胡塗”之處受到了徹底的指摘，市議會議員豁然無語。

在離“沒有太陽的街”二英里的地方，正在舉行最高幹部會議。他們不知道這裡是東京市內還是市外，每夜都只是按照通信部門所指示的×、○或是△等記號找到指定的地點和房屋的。

因此，不足二十人的他們，每次會議都不可能全部出席。而且他們在白天完成任务過程中，又會不自主地受到一切人為的阻礙。

夜深了，狂風在黑暗中旋舞着，忽然“轟隆”一聲悽愴的巨響從頭頂傳來，呆在六舖簾的房間里的他們，驚疑地互相對望着。但是，當發覺這是最後一次西郊電車行駛過去，大家便都苦笑起來；他們想起這所好象蹲伏着的大蛤蟆似的平房是建築在鐵路

旁边的山崖下面的。

互相对望着的脸只有七张，时间已是午夜十二点半。

“再来三个人就能开会了。”

高木已经坐了三小时，显出无聊的样子说。

“那位稀客怎样，来吗？”

会计松崎把秃头从黑色围襟里钻出来，高木非常担心地点点头。

“噢，迟到啦。”

石塚、中井、荻村、山本等四人一起走进来。

“甚么呀，这个样子！”

大家扯着似乎是化了装的山本的棉袄袖笑起来。

“别逗啦，这个样子，人家本人可是认真的呀。”

不知是在为他解释还是奚落他，石塚用含混的语气说。

笑声被拥挤着坐在一起的他们吞噤了。每当狂风吹过，破旧的遮雨板都发出叭叭的响声。

“好吧，开会啦。”

高木从帆布包里取出班长会议报告书，特务班指示单，新闻班、粮食班、警备队等各种报告书，交给书记，并提出今天夜里的议题。

第一，是决定对调解团的态度。

室内弥漫着纸烟的烟雾，只能模糊地看到大家的面孔。议题使得大家都紧张起来，低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比起昨晚来，山浦和龟井等人也都改变了态度，开始同意中井的意见。很明显，高木和荻村一派的意见已经是少数了。

中井默不作声。荻村也觉得再一次证实一下自己的疑问之后，也可以撤回自己的意见。

“其实，我也不太主張踢开調解团的。我更担心的是我們（指最高干部會議）会不会由於過於拘泥於理論，而在声势浩大的反宣傳中，促使爭議团處於不利的地位。”

荻村說着，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井曾对他說过“你將成为工团主义者”的話。

“我們干部是否过高地估計了在过去一年半的时期里对組合員們所進行的訓練的作用，像寺石君等竟在大家面前說出‘失業者越多革命也就越快地起來，就更好了’的教条主义的理論，真是太糟塌劳动者的感情啦。”

說着，荻村也覺得自己“有些偏見”，但是，他不能不說，当他看到山本和石塚的面孔时，甚至感到有些兴奋。

“我想坦率地說，錯過了第一次好机会，真是嚴重的損失。虽然全体团員还在精神飽滿地工作着，但是疲劳会使他們不能坚持过久。”

他感到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着他繼續說下去。大家都默不作声凝視着荻村的臉，这也許是因为他第一次在會議上進行这么嚴格的自我批評吧。

“愚蠢！”

中井独語似地說。荻村一怔，因为中井在討論問題时，使用这种越軌的言語还是第一次。

“象荻村君这种想法，不只你一个人有；即使我們想这样做，可敌人不也是不允許嗎？”

中井緊緊地盯着荻村的眼睛。荻村看到在中井的“馬面”上閃爍着的小眼睛里，忽地流出來一粒泪珠似的東西，但这是在很短很短的一瞬間流出來的。

“荻村君和高木君是被大正十三年<sup>①</sup>爭議勝利时的英灵纏

住了。”

中井的眼睛在燃燒着，很奇怪的是荻村对他这种恶劣的态度並未起反感。

“我們在五十天內的斗争中，必須意識到曾經受到資本的猛烈攻势的追击。——即使是第一次公司提出帶有讓步性質的談判，也只不过是暫時地要求停战而已。我們承認开始爭議当时退却过一步，事实上在这五十天的过程中也已証实这是錯誤的見解。”

大家都在狂舞着的暴風的吼声中，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臟的跳动。

“在这五十天当中迫使我們進行決定性的斗争的客观原因，第一，是國會議員总选举的結果是軍閥派的政友会占了顯著的多数；第二，是目前尙未擺脫危境的銀行破產；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內閣总辞职乃是第三个原因。”

中井說到这里便沉默下去，是因为有誰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提請大家注意了。

“啣！”

大家久等着的三个人忽然露了面。年紀最大的胖和尚头是总部的委員長小田，穿西服的青年是評議會唯一的辯論家鍋川，另一个穿破旧和服的是大阪印刷劳动組合的美田村。

“辛苦了。”

無言地和大家握过手之后，小田那張和善的臉上浮起微笑，走到大家中間來說：

“我想在講話之前，先报告一个消息……”

---

① 1924年。



會議主席高木点点头。

“我从一个地方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印刷同業者退出了現在这个調解团。”

“？”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一起了。

“愚蠢的丑角！”

荻村把無声的嘲笑嚥下肚子。前天關於大川訪問遊阪的报告和今天井下被遊阪的兒子叫去的报告等，这些都是令人疑惑的种子。

“來啦。”

高木用力地低語着。中井默默地凝視着天花板上的結縫。

“決定性的斗争。”

大家都在空間描画着这几个字，并且定睛凝視着它們……。

## 战 綫

### 1 連 捕

狂舞的寒風，从清水谷的丘陵和白山的森林兩方面吹落下來，掃在一起，發出吼声打着旋从連簷宿舍的屋頂上飛龍似地卷上天空。看來，这一排排的連簷宿舍活象被雨淋过的狹仄的厚草紙盒。

“來啦！喂！軍糧來啦！”

在一号連簷宿舍的公用自來水龍頭旁边，一个身穿紅襖裙的妇女把正在洗滌的尿布高高举起來吼叫着。

这位妇女發現一輛卡車穿过电車道，象馬尾甩动似地跳着，

向这条初曉的“沒有太陽的街”里的中心街道疾駛而來，便把尿布掄起，把水滴甩向周遭，大聲喊叫着。

卡車上掛着一面熟悉的薄綢子旗，滿載着米袋醬油桶和大醬桶等，從連簷宿舍里跑出五六個人來，里面有婦女，甚至連只穿一件薄睡衣的孩子們也都跑了出來。

“哪個，哪個？——那個，那個呀……”多事的阿辰婆婆鑽到大家前面來大聲叫道。“那是聯盟的卡車，是關東消費組合的卡車呀！”

這位連自己的姓名用漢字寫了都不認識的老婆婆，當卡車駛過眼前時，她却記得飄揚着的旗子上的字形。

“萬歲！”

卡車上兩三個人舉起了幾只胳膊。

“萬歲！”婦女和孩子們一起響應着。“喂，瞧瞧，商人們的店舖倒閉了，可咱們的消費組合還是這樣，太好了！”

這天早晨，加代和平常一樣臉色蒼白地鑽出被窩。她近來經常夢見宮池，走進廚房，點上爐灶的火，洗過臉，但夢中見到的宮池的面影卻還在腦子里浮動。

頭重、惡心，胸膛郁塞，儘管她咬緊牙關，強打精神，但仍感到手脚發酸，幾乎要解体一般。姐姐安慰她說這是懷孕的生理作用。加代想儘可能不給姐姐添麻煩；在要強的姐姐面前，她沒有勇氣一一傾訴內心的痛苦。

近來，她時而清楚地覺得胎兒在自己的下腹部蠕動着，甚至使她感到驚惶。一個月以前，連位置尚未固定下來的肉塊，現在已經固定下來，把下腹部塞得滿滿的，有時正在凝神思念宮池，突然就會感到胎兒在腹內蹬腿，而使她象孩子似地惶悚不安。當她在會場和同事們一起工作的時候，在她那還只是少女的梳着

桃割式髮髻的臉上，蒙着一層說不出是困惑還是喜悅的憂郁的神色。

但這只是她在崗位上的一瞬間的現象，其實她是很能干的，她時常被拉來在糧食班、或是單幫隊里替補別人，並且在班里還有各種任務等她來完成。

從昨天下午起，在第三班、加代她們的會場里，也新貼出了如下的決議。

## 決 議

此次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是今年春季以來，公司方面推行的消滅勞動組合的計劃所引起的，這從此次爭議的起因看來，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公司方面的這種挑戰，毫無疑義，乃是我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資本攻勢的第一槍。而且，這些資產階級在過去所犯的社会性的罪惡，直至今日，已成為不可掩飾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破綻；但是，他們却將此轉嫁於工人階級，而使其面臨陷入失業與飢餓的深淵，不得不挺身而戰。

目前，我國無產階級必須認識到已面臨這些虎狼般資本家的強大攻勢的危險，因而自覺地認識大同印刷公司爭議的重大使命。

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第一回擴大中央委員會決議指示全國的加盟組合，對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集中全評議會的鬥爭力量予以支援，以期在愈益尖銳的決定性的鬥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第一回擴大中央委員會**

1926年12月5日

这份決議文件是前天來東京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小田親自帶來的。很明顯，斗爭已經進入第三階段，殊死斗爭的白熱化，給極端疲勞的爭議團員們帶來了勇氣。

各班會場，以小石川為中心在到處移動着。由於來自公司和敵人方面的壓力，使得各班的會場連一星期的時間都不能在一處固定下來。團員們每天七點鐘就到這樣經常移動的會場來報到。

加代所屬的第三班的會場，已從小石川的延命院移到柳街的茶館，並且還要被驅逐到指谷街的俱明寺和本鄉的神明會館去。

班組織由正副班長領導，重大問題由班委員會討論決定。班里除了各種自治機關之外，還有班細胞。班細胞屬於特務班，直接受最高幹部會議領導，任務是在受到一切攻勢時保護班，或採取直接行動。

各班大致都有三百到四百人左右，班是一種社會組織。他們互相救濟各人的危急，甚至都有以班裁判的形式解決夫婦糾紛的。他們異常散漫，或搖擺不定，但在重要關頭，却有着明睿的判斷力。

在班內，以班委員會為中心，經常出現一種輿論。這種輿論，在任何時候都抵抗着狂風暴雨，支配着全體班員。因此，最高幹部會議的指示，首先必須與各班的輿論相結合。

但是，這種輿論，在個別的時候，間或遭到公司方面的反動言論和密探們的反宣傳的襲擊，而被歪曲。隨着斗爭的白熱化，班的輿論好象填滿了煤的鍋爐似地灼熱和沸騰起來，幾乎就要爆炸了。

公司的密探是非常機伶和大胆的，他們能夠瞞過班細胞針

一般的銳敏的眼睛。他們甚至曾計劃打入班的重要的委員之中，偽造最高幹部會議的指示，來陷害全体班員。

班，也是大家的家庭。早晨，他們打掃會場，擺好在戶外穿的履物，將攜帶的東西交給值班人員。沒有正式任務的人，就訂出文娛節目，演出“他們的戲劇”。他們是出人意外的優秀演出家，同時又是批評家。中午，糧食組來分飯團，給大家斟粗茶。簡陋的講壇，是他們的會議場所，是舞台，也是嚴肅的法庭。

最近，會場里愈來愈多地傳播着戀愛消息，或是由班救濟委員會報告一些悲慘消息，使班員們肅然不語。密探打入各個要害，警察在場外驅散懦弱的女工們，謠言在頻頻傳播，企圖扼住輿論的咽喉。

在各班之間擔任通訊任務的班細胞，也加緊戒備，積極活動。

一個通訊員把自行車扔在三班會場門口，奔向班委員會。

“喂，今天上午十點鐘左右，是你們這個班委員會提出申請書，要借調十個警戒的補缺人員嗎？”

頭戴便帽，身穿半截大衣的青年紅着臉說。在場的班委員連文件都沒查閱就馬上回答說：

“沒提出過！首先是沒有這個必要！”

通訊員又口快地說：

“可是，若林君，用的是你的名義，而且還蓋了圖章呢。”

“便帽”握着凍僵的手指追問着。班委員們異口同音地說：

“絕對沒有。——是誰把那份申請書送去的？”

事情很清楚，把申請書送到第五班的四個人，從昨天起在点名簿上就畫着缺席，而且在班的家庭訪問組的報告上，都寫着“據其家屬說，昨夜未歸”的字樣，看樣子似乎是事前商定的。

班細胞立刻用會場的電話，把這個情況通知特務班，報告第五班班委員會，通訊員又騎自行車駛回爭議區總部。

這一天午飯後，加代遇到一個可疑的男人向她招手，被誘出會場。這個人大約有三十五六歲，皮膚黑黑的，又胖又矮，滿身脂肪，身穿斗篷，里面露出棉袍的破衣襟。

她滿以為他是團員。雖然她覺得這個人有些討厭，但是因為差不多每天都有別班的人前來找他們的老婆，所以她也毫未介意地走了出去。

“你，就是加代小姐吧？”

她臉上浮起不安的神色，從這個討厭的男人身邊往後退了一步。

“宮池君呀，叫我給你帶几句话……”

這人是密探。——她不受騙，轉身就走。

“等等！”

這種恫嚇的聲音使人毛骨悚然。這討厭的男人睨視着止住步的加代，走向前來，但是，又忽改變了態度，嬉笑着說：

“有事要問你！”

密探說着，似乎覺得在會場門口談不太方便，便向四周張望了一下。正在這時，大宅、高枝、阿松、阿房等，忽然從電車道那邊走過來。她們是婦女部的流動宣傳隊，現在就是到第三班來的。

“怎麼啦？”

高枝從遠處看到妹妹，就跑過來。

“到會場里去吧，不要在這裡呆着么。”

高枝抱着妹妹的肩頭，從那個討厭的男人面前把她帶走。

“他是密探呀，他是在問你什麼吧。”

加代微笑着說：

“是呀，他繞彎子纏着人間宮池先生的事，可是我說，什麼也不曉得。”

但是，恐怖感尚留在她的心底。高枝氣憤地又回頭睨視那個男人，然而，他依然望着她們兩人嬉笑着。

“不用駭怕呀，這樣的家伙，若是怕他們，那就連走路都不能直走了。——可这家伙笑得有多麼討厭呀。”

高枝本想翻翻眼皮嘲弄他一下，但又一轉念就和妹妹一起走上二樓的會場去了。

“加代，不當心可不成呀。”

會場上，大宅部長正在伸出她圓圓的下顎，熱烈地講演着。這位信子女士和高枝是婦女部的一對演說家。

在休息室里，加代也跟着姐姐向會場里望去，只見大家的面龐活像一張張的透鏡片緊緊地擠在一起。

她們望着這些已經堅持整整兩個月鬥爭的臉，更覺得可親。演說家的熱情，和羣眾的眼睛，好像耀眼的火花纏繞着大家在飛舞，每當這火花在羣眾中爆發兩三次，立刻就掀起駭浪般的叫聲和掌聲，震撼着會場。

高枝的腦子里，羣眾的面孔和自己的演說草稿正在相互糾纏，突然，傳來警察的尖叫声：“停止！”這時，場內馬上開始動搖，警察的佩刀急驟地響起來，但是，班長沉着的聲音壓住了騷動：

“下邊，我們來介紹婦女部委員春木高枝君。”

重新掀起了掌聲。高枝在掌聲中把妹妹留在休息室里，走上講台。

“自從開始爭議以來，到今天為止，我們已經進行了六十三天——整整兩個月的鬥爭。姑且不談爭議的勝敗，我們對於這樣的資本攻勢，以全身的鬥志和團結精神，在我國勞動運動史上留

下光輝的紀錄，这不單單是為我們，為日本全國，而是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吐出万丈的氣焰。”

演說的尾音被掌聲吞噬着，她搖晃着短短的头髮。她的習慣是把一只手按在桌子边上搖晃身子，講到熱烈的地方，身體就好像要冲到聽眾面前一樣。她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宣傳鼓動家，她掌握聽眾的心灵，比掌握情人的心灵還要巧妙。

她列舉了在全體爭議團員之中發生的種種悲慘实例。她說，絕不能因為這點苦處而就心灰意冷，因為我們還要營救被關在獄中的犧牲者。

佩刀又嘩啦嘩啦地響起來了。警察警告說“注意！”——她的話頭受到了阻攔，气得鼓起嘴巴，眼里燃起怒火。

“但是，我們不能使犧牲者單單以犧牲者告終。光是徒然悲傷那決不是有本事的，必須用我們的生命進行鬥爭，不叫犧牲者白白死去。”

几乎和“停止”同時，“逮捕”的命令也鑽進憤然回過去的高枝耳朵里。——跑上台來的警察抓住她的肩膀就往下拉。班長原想把人們攔住，但却遲了一步，大家都拥上講台。大宅部長和加代也都從休息室里跑進來，一片混亂，眼睛、手、嘴、腳……都以驚人的速度旋轉着。但是，警察的快手不到五分鐘就結束了這混亂狀態。

高枝、大宅部長，加代和其他兩三人都被警察們挾扭着走下台去不見了。

走出會場，高枝才發覺加代也一起被抓了來。

她簡直瘋了。面熟的方才那個兇狠可惡的家伙，扭住臉色蒼白的加代的手臂。

“那個姑娘、……那個姑娘，犯了什麼罪？那個姑娘，那



个……。”

高枝一面掙扎着要使被挾扭的身体得到自由，一面想走近身后的妹妹那里。

“放开我，放开！”

她搖乱了头髮，光着脚在地上乱躁，口里吼叫着。

## 2 分配糧食

方才那輛“关东消費組合聯盟”的卡車，好象喝醉的祭廟棚車似的，大模大樣地从穿制服的警察和五六个警衛員嚴密把守的公司西便門駛進來了。

他們的消費組合“小石川共同劳动社”設在公司院子里，离公司的办公处一丁远的地方，与裝紙的倉庫毗連，門前交叉掛着三条紅綫上浮着 P 字的劳动組合旗和画着 C O 的美術字与紅星的消費組合旗。这个消費組合已經和公司緊張地对峙了六十天。

“他媽的，截了不少米呀。”

从公司專設的警察值班室里走出來的身穿黑色西服、身材細長的人，望着駛过去的卡車叨咕着。他从前曾在富坂警察署当候补警佐，由於他熟悉組合（爭議团）干部等等，現在已經發迹，当上了公司的总务科長。

“不成！”

他搖了一下头就大踏步地向办公处走去。——“‘合法’这个詞兒，使得这些家伙越來越放肆了！”

这个人很熟悉“合法”这个詞兒應該適用於怎樣的場合。——“东京府官准立案的購買組合，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啊！”

共同劳动社臨街的大門开了，十多个职工在卡車周圍站定，各自把一根木棒挾在腋下，一面保护着卡車，一面以熟練的动作

傳運米袋，嘴里还不住地喊着：“嗨哟，来啦，嗨哟！”

但是，共同劳动社的房間里，却活象趁夜逃掉的股票商人的住宅，空蕩蕩的。粮倉和煤柴貯藏場里裸露着老鼠洞，寒風从洞里呼呼地吹進，好象水龍頭破裂了一般。

在这六十多天里，他們这些爭議團員用血汗積累起來的組合財產，几乎連最后的一粒米和一片木炭都要消費干淨了；而且，更嚴重的打击是一向有着交易的兩三家联盟以外的店舖，看到爭議激烈起來，也都忽然停止了供应。当然，这是公司的干涉使得他們这样做的，但是，他們的表現也未免過於坚决了。

“就因为是这样……”

搬完米袋，联盟的常务員、連腮鬍子廣岡一面脫下剪去指头的軍用手套，一面說：

“……所以，一句話，最要緊的是擴大我們的联盟。我主張坚决禁止無產階級的消費組合单独从这些商店進貨，这是这次爭議的一个經驗。”

这个运貨車夫似的五十上下歲的男人，結实得象塊石头，耐性比牛还強。他从大正九年<sup>①</sup>前后参加消費組合运动，同几次劳动爭議共过生死。受到鎮压，遭到驅逐，他就回到鄉里和老母一起为人种田；在余燼未熄的时候，就又跑到东京，以牛一般的韌性搬运米袋。

“咱們一定要壯大自己的隊伍，第一要緊的是要和農民組合的兄弟們握起手來；也一定要有运貨的工具，火車和輪船。在城市里，首先就必須建立強大的分配網；將來，从各种鉄工厂到一切產業工厂都一定要有这种機構。”

---

① 1920年。

“知道啦，知道啦！”共同劳动社的常务員伊藤揚起手來阻止他。“你若再談下去，太陽可就要落啦！”

走到旁邊來的职工們都被逗得笑起來。事實上，他那股子執拗勁兒，就連孤兒院的孤兒前來勸買，見了也要逃開的。

“光听你的議論，爭議團的人們都該餓干巴啦！”

这回是廣岡自己先用爽朗的神情，抽搐着他那結實的連腮胡子的臉頰，麥穗似地晃著頭發出了健康的笑声。

这个人沒有憂傷。正象沒有“平时”一样，無論何時，对他說來都是健康的、悠然自得的“非常耐”。

“喂，伊藤君和廣岡君！”

这时从里边的值班室傳來荻村的喊聲。他是昨晚開完班長會議回來寄宿在这里的。苦心搜羅，和聯盟內部同志的捐助而弄到的糧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普遍分配。不得已，班長會議才決定進行調查，先分配給最困難的部門。

荻村正以班長會議主席的身份，把各班提出的調查傳票，和米袋的數目核對着。

但是，站在劳动組合立場的荻村，从独立的消費組合運動的立場看來，不一定沒有不同的意見。那種錯誤地認為消費組合僅僅是劳动組合的附屬糧食部的舊觀念，已是應該拋棄的了。

“所以，無論从聯盟、或从这个共同劳动社來說……”等廣岡和伊藤走進來，荻村閉上間壁上的拉門，和他們商量。“不管这次爭議的勝負如何，無論是消費組合或是劳动組合，都不能失掉重新組織起來的基礎。關於這一點……”

荻村向他們傳達了班長會議的決議，征求二人的意見，廣岡說沒有不同的意見。

“若叫我說，再早些緊縮開支就好啦，這並不違背消費組合

运动的精神，绝对不违背……。”

“伊籐君。”这时，职工们在门外叫他。“大家都拿着传票拥来啦。”

“大家倒是很困难的呀！”

伊籐说，他不忍叫熟悉的群众空着手回去。

“但是，还能够忍耐些的，就要想办法再叫他们忍耐些呀！”荻村用力地说。“话也许不太好说，但还是要请你去向大家说明，请他们谅解。”

“是的，我去说。”

广岡最先站起身来，拉开间壁上的拉门走向外屋门。伊籐和荻村跟着走出去。

店铺门前早有三四十个争辩团家属，一手举着传票争先恐后地拥上来了。

“喂，差不多你们就发吧，两袋不成，那就给一袋米和一些豆酱吧！”

气势凶凶地拥到传票登记处窗口的老太婆用尖锐的声音喊着。她身后的一个梳短髮髻的妇女背着的孩子，每当后面的人往前一挤，就发出刺耳的哭号声。

“伊籐先生，”妇女们对面熟的他娇媚地说。“我们的传票都写好啦，您给盖个图章就成啦！”

“不成！”这位印刷工人出身的常务员，一想到自己不得不打破情面而且要把大家赶回去，不禁对自己非常生气，又觉得很苛刻。“你家不是前四五天刚分配了么？回去，回去！”

“啊！”被叫做“你家”的妇女是伊籐的朋友喜公的老婆，她一听就发了火。“四五天以前领的现在不正该领么！又不是鸽子，怎能一粒一粒地吃呀，这个大傻瓜！”

这时，廣岡用力推开大門，拿出一把椅子來站在上面，大聲喊起來：

“各位：

現在請你們听我講話。听着，現在大家都知道，運來大米一百袋，豆醬和醬油各兩桶。……”

大家心想这个面熟的連腮鬍子要說什麼話呢，便都靜下來。荻村在这种不得已的情況下，心想若叫公司的走狗看到這種情況是不利的，因此，就讓職員們在羣眾后面了望着。

“可是，就是這些，象過去那樣分配給大家是不夠的——知道嗎？馬上再運來兩車三車的那就要把組合吃窮啦，所以不能那樣做！”

廣岡一口气說下去，荻村一面听着，一面窺伺着羣眾的面孔。

“就因为这样，要从爭議团里最困难的人按順序分配。班長會議，——知道嗎？就是那个班長會議決定先進行調查，然后再分配的。你們向班長報名，就馬上先从真正連典當的東西都沒有的困难戶开始分配。”

荻村發現犹如太陽被云層遮住似的暗影掠過羣眾的面龐，感到了刺骨的痛楚。

“喂，你这家伙，那麼說，今天不發了吧？”

站在后面的老头用癡狂的聲音一喊，連別的婦女和孩子們也都一齐哇哇地叫了起來。

“今天，先發吧！”

“从下次起再這麼办！”

“飯總得叫我們吃呀，餓着肚子能够战斗嗎？”

大家都扑向銅象般站立着的廣岡周圍去，但是这个連腮鬍

的运貨車夫的銅象却穩穩地站着，絲毫未動。他肩頭不皺、和真悅色地環視羣眾一周，等大家沉靜下來的时候，又說：

“是誰說餓着肚子不能戰鬥啦？咱們的战斗可不是吃飽了飯才干的呀！喂！听着，這是餓癩了肚子啃石頭也要干下去的战斗！”

婦女們又大模大樣地盯住這個岩石似的男人。

“不過，話雖然是這麼說，咱們的，人家的消費組合——關東消費組合聯盟可絕不看着大家挨餓，可是，絕不能因此就依賴組合，不論吃什麼，能夠忍耐的就得忍耐。咱們這個消費組合的二十幾個共同勞動社的職工們，為了爭取這次大同印刷公司爭議的勝利，正在搞‘不吃米運動’，——這個運動就是吃些大麥等等雜糧，不吃大米。”

荻村和伊籐都咽了一大口唾沫。婦女們縮回舉着的手，把肩膀垂下來。擠在最前面的婦女，一面狠狠地搖着因吃不足奶而又低聲哭起來的嬰兒，一面從人羣中鑽向後面去。

“就是這樣，大家——咱們這些城市工人，比鄉下的僱農還好哇！那些佃戶們一年到頭，光吃小米、大麥，還那麼勇敢地戰鬥。听着，大家也都參加‘不吃米運動’吧，直到爭議得到最後勝利，要把醬湯煮得稀些，用豆腐渣來代替蔬菜！”婦女們低下頭去。廣岡把兩隻蒲扇似的手掌伸向大家的頭上來說。“啊，諸位，等到實在沒辦法對付下去的時候，就向班長提出來，听着了嗎？只要我們還活着，就要想法給你們弄到米——，要忍耐，記着，不忍耐勝利就不會來呀！”

低着頭的婦女和老婆婆們，一個跟着一個走開了。她們恐怕都沒看到，自己的行動使這位馬車夫深受感動，在長滿連腮鬍子的臉上落着大粒的淚珠。

### 3 毒瓦斯

被趕回連簷宿舍的婦女們，好象被奪去雛鷄的母鷄似的，突起的顴骨上流露出無處發洩的憤懣，用昂奮的口气談論起來。

“咱們就象吃了豆腐渣的牛那樣，向公司的警衛們，嘩地吼一聲吧……”

喜公的老婆在自己家門口回過頭來用尖細的聲音喊道。接着，聚集在這第七號連簷宿舍街口的溝頭上尚未散去的五六个婦女，一齊回過頭來叫道：

“吼一聲又頂什麼呀，傻瓜！……”

其實，這些婦女們幾乎都要互相咬架了。可以典當的東西連一件都沒有了。——儘管如此，在工廠里做了十年工，因而未生過孩子的喜公老婆，還是把枯萎的蜜柑似的頭托在寬寬的肩膀中間，極力抑制住幾乎奪口而出的咒罵的言語。

“吃豆腐渣、吃小米，到後來爭議若還是失敗，那可是要命了。”

用破褂子背着孫兒的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恰象被狗追趕着的公鷄，迈着蹣跚急促的步子，在溝頭和喜公老婆之間走動着，開始發她那胡塗的牢騷。“又來了。”喜公老婆搖搖頭。“這個老太婆一年到頭竟發牢騷，真是第七條連簷宿舍的毒瓦斯！”

儘管嘴里這麼說，可心里誰又不想發發牢騷呢？但是，那個連腮鬍子却完全把她們說服了。她從門縫把共同勞動社的傳票扔到屋子裏去，就推開老太婆，走近婦女們那里，學着廣岡的姿式，把兩只手臂張開好象要擁抱大家似地伸出去，說：

“要忍耐，听着了嗎？要到爭議得勝為止，一定要忍耐！”

但是，她那滿以為是在開玩笑、是在笑着的臉，却似乎沒有

完全笑出就收斂起來。另外的五六个妇女也都沒有一絲笑容。

“哎哎，沒什麼，用不着耽心。”抱着嬰孩的阿源老婆，縮回頭發蓬亂的腦袋，嘆息地說。“米飯是跟着太陽老爺轉的，總會有個活路的！”

接着，松太郎家的老太婆，馬上把頭從大家身後伸到前面來答了話：

“可是，就連太陽老爺也都不到咱們這連簷宿舍里來呀，瞧瞧，那不是臉朝外看着哩！”

天剛過午，干巴巴的冷風平息了，只在那不靜的白山森林上，洒著一片淡弱的陽光；這一帶隧道似的連簷宿舍，和往常一樣被一片混濁如死人眼睛的烏雲復蓋著。宿舍的屋簷上和溝頭上掛著許多破尿布，尿布上的水滴，結成冰瘤很像一串串的干魚。

“噫，冷啊！”

阿源的老婆一面拍著背上沒哭的嬰兒，一面縮著脖子，但是，她不想走回家去。

“生火，生火！”

喜公老婆象忽然想起似的，從溝頭上的古朽的木橋上拆下木棒，從水泥桶上拆下竹篾箍兒點上火。然後，她就忽地撩起衣襟背向著直冒黑煙的火堆，兩腿跨開露出通紅的襯裙來，說：

“管它呢，太陽老爺兒向外看，咱們就從下往上把它燒糊了。”

“對呀，對呀，若是把燒糊的太陽老爺兒吃到肚子里去，就一輩子都不餓了。”

這回，大家都笑起來。地面上的黑色冰柱溶化成水流開去。熊熊燃燒著的水泥桶上的竹篾箍兒飛進的火花濺到凝成黑色粘液的溝中，發出吱吱的響聲。



“哎呀？”

这时，婦人們發現了奇怪的东西。

“什么呀，那是？”

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湊近喜公老婆身边低声說。从第六条連簷宿舍轉過來，在剛进这第七条連簷宿舍街口的地方，忽然出現了兩三个头髮顏色不同的貴婦人。

兩個穿西裝外衣的女人——一个梳西式短髮、一个梳日本婦女的髮式，另外一个穿西裝的婦女好像是最年長的，她身穿皮大衣，戴着帽子。这里的婦女們都瞪起眼睛來。

“这不是賣葯的呀？帶着皮包哩。”

老太婆低声叨咕着，喜公的老婆搖搖頭。不是賣葯的，接生婆也不会一起來三个，而且首先不会穿这么好的衣服。

“穿的可都是值錢的衣服哇！”

喜公老婆对阿源的老婆說。

“嗯，这可不是常到咱們这样地方來的玩藝兒呀。”

但是，看样子，这些貴婦人們却很細心很有禮貌地从連簷宿舍的一端挨戶打招呼，沒有回答，她們就打开沒关嚴的破門板向屋里探視。

“啊！往我們屋里望呢！”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慌張起來。“里面誰也沒有哇！”

“別着慌啦，您老太太家里可偷的东西不是一件也沒有么！”

另外一个婦女說。貴婦人們漸漸走近这边來了。当她們發現这羣圍火取暖的婦女后，年長的“西裝”第一个止住步，回过头去和另外兩個人說起話來。

婦女們不安地瞪着眼睛，張着嘴望着他們。这时，三个貴婦人由年長的“西裝”領先走向婦女們的面前來。喜公老婆忙將衣

襟放下來遮住襯裙。

“看樣子，各位好象是爭議團的家屬……”

“西裝”用熟悉的語氣說着，把扣簧上閃着光的小手提包換過手，同時又把丰满的下頰深深埋在大衣的皮領里，微笑着。

婦女們簡直象是小學生在半路上遇見校長時的模樣，一言不發，站立不安。這時，站在“西裝”背後的兩個明星似的漂亮的貴婦人謙恭地向婦女們點頭致意。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望望自己人，然後似乎是下了決心的樣子，連忙行了一禮。

“是這樣……，我們是——”

“西裝”強把一張名片遞給松太郎家的老太婆，說。

“我們特意前來拜訪，是想和爭議團的家屬、特別是各位婦女商量一件事。”

喜公老婆从不識字的老太婆手里接過名片，一面看，一面和身旁的婦女說：

“上面寫着她們是東京佛教婦女聯合會的，——那個‘西裝’還是主席呢。”

儘管這樣說明，阿源老婆還是沒有清楚地理解：“若說是佛教，那就是和尚啦，可這樣的和尚老婆，也真是太漂亮啦。”

“各位家屬因為這次的大爭議，受了多大的苦處呀，我們也都背地里為大家擔憂呢！所以今天親自來和大家當面談談。”

婦女們一怔。心想：象我們這些人，果真會受到社會上的重視竟至使得這麼漂亮的大人物暗地關心嗎？外國人似的，有着高鼻梁、白皮膚的“西裝”，愈發走近往後退縮的老太婆跟前來。

“正象如來佛說過的那樣，四海之內皆平等，各位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請你們照實地談談自己的想法吧。我們是想盡微薄的力量努力爭取這次爭議的和平解決的。”

但是，婦女們愈發感到惶惑了，就好象被人用羽毛掃帚撫着臀部似的痒得難挨。明星似的梳時髦髮髻的女人，從皮夾里取出似乎是準備好的四五塊巧克力糖，走近阿源老婆身邊：“喂，這小寶寶可真老實呀。”

說着，把巧克力遞過去，但是瘦弱的嬰兒，却只是瞪着大眼珠子，連伸出手來的力氣都沒有，當然是真老實啦。

沒有孩子的喜公老婆默默地盯着這些漂亮的太太們，想：這羣狐狸，想是要騙我們吧？

這回是梳西式短髮的“西裝”一面把巧克力送給松太郎家的老太婆背上的女孩，一面誘惑似地說：

“真可憐，爸爸們的爭議快完就好啦。哎，‘小姐’喲，等爸爸回來跟他說：‘快別搞爭議啦，帶我去逛公園吧！’喲，真乖！”

喜公老婆已經完全明白，她拉着阿源老婆的衣袖，說：

“當心呀，她們是狐狸！”

梳髮髻和梳西式短髮的兩個人，走到婦女們中間，極力用巧克力來引誘她們。“西裝”主席又用溫和的聲音說：

“我們已經和那邊的連簷宿舍的太太們談過話了，一切紛爭，都一定是兩方面有錯處。和公司一樣，你們的丈夫們，雖說是為了爭口氣，也是未免太任性了。簡單地說，我們覺得雙方都必須忍讓。”

“來啦！”喜公老婆心里想着，就急忙拉着婦女們的衣袖。

“咱們是女人對女人講話，請你們把我們的苦心轉告給你們的丈夫。為了你們各位、為了孩子們，首先要向公司讓步；這樣，公司也一定會出來講和的。”

這時，喜公老婆僵成煤塊似的身體，熱起來了，突然躁着腳

吼道：

“住口，狐狸精！”

喜公老婆跟平素憤怒起來就變成能說會道一樣，把臉伸到嚇呆了的“西裝”的高鼻梁前面來，大發雷霆。

“說甚么可愛的宝宝啦，四海平等啦。把你們穿的衣服和我們穿的破爛比比看，這就是不平等的証据！真要是平等，那咱們換換穿吧。”

“噯呀，可真是粗暴的人哪！”梳髮髻的女人被推了一下，一面蹣跚着，一面象把腳踏進溝里時一樣緊皺起眉頭轉過臉來。

“是誰粗暴？你說的可太無恥啦。你們是想來攻破我們吧！露出尾巴來的狐狸冒充釋迦牟尼，一定是公司的特務！”

別的婦女們也从羞澀中清醒過來，馬上就抖起精神來。

“什么？是公司的特務？”

阿源老婆大聲喊道。

“喂！大家都出來看呀，公司的特務來啦！”

三個貴婦人完全嚇昏了。孩子、婦女和老人們隨着婦女們的喊聲，從四處連簷宿舍里跑出來。

“哪個是公司的特務？”

“把她打下溝去！”

貴婦人們驚惶失色，跨過水溝的木橋逃去，有的甚至把大衣袖都扯破了。

喜公老婆掄起正在燃燒着的水泥桶的竹箍怒吼道：

“前天就來過，這羣家伙，毒瓦斯！”

……但是，這羣信仰頗深的佛教徒的貴婦人們却無悔意，第二天又出現在這個“沒有太陽的街”里。這次是站在第三總部的

婦女部門口。

“我們想面晤婦女部長，她在嗎？”

昨天那個“西裝”文雅地說。一向擔任傳達的阿銀歪起梳着桃割式髮髻的頭來望着名片，馬上用响亮的聲音說：

“不在。就是在，恐怕也不會接見你們吧。”

另外兩個貴婦人聽到她這種冷淡的回答，對望了一下，“西裝”接着說：

“我知道你們是很忙的，不過即使是五分鐘也好……”

她們執拗地要求着，不想離開門口。阿銀吼叫起來，她吐出的氣息都把傳達室桌子上的塵埃吹起來了。

“婦女部長和高枝姊妹都不在！你們這麼想見她們，就到富坂警察署去吧，她們已經在拘留所里受了兩天苦啦。”

#### 4 崗 哨

病人幾乎一夜沒有入睡。黎明時分，外面傳來了雨雪吹打着護窗板和洋鐵板的屋頂，吹擊着窗外千川溝似乎結了冰的水面的聲音。近來的連簷宿舍非常沉靜，甚至連嬰兒的哭聲都聽不到了。

病人緊緊地摟住枕頭忍受着關節的疼痛和愈來愈劇烈的寒氣的侵襲，潸潸地流着眼淚在咒罵：

“壞了頭！”

竟連懦弱而溫順的加代都被警察抓了去，父親認為這也是因為高枝的緣故。自從公司里成立勞動組合以來，他這接繼香烟的長女，便漸漸和父親在見解上有了分歧。這丫頭還只不過是個孩子，似乎是有人給她灌輸了智慧，完全變得胸有成竹，竟連老子的命令，也都動輒沉着地加以反駁，進行說教。

“一定是着了魔，这个瘋了头！”

他的身体若是健康，右面的手腕子沒有毛病的話，一定要她坐在家裏，天天揍她，非把她的根性完全治好不成。

病人忽又望見立在牆邊小桌上的破舊書箱，那裏面落着十多冊紅皮的薄薄的書和厚厚的、似乎是學者們讀的、印有金字的洋裝書。高枝是常常讀這些書的——父親想起就連她做完夜工回來，也都要拿到被窩裏來讀的。

“就是那個，那些書——那些書把高枝變成瘋子啦！”

病人扶着牆站起來了。然後，就跟上廁所去時一樣，用力支撐着顫抖的雙腳，走近書箱。從窗子的隙縫吹進來刺骨的寒風。病人推開窗子，伸出能夠自由活動的左手，粗暴地抓起書來舉得高高的：

“這羣窮神，都把你們送了命！”

書，悄悄地鑽到千川溝裏去了。紛紛翻舞着的紙片，在逐漸發白的冷空氣的底層閃着白光沉到水裏去了。

“老爹，老爹！您干什么？別上火呀！”

病人急促地呼吸着，睜着憤怒的眼睛，把新的憎恨貫注在每一冊書裏，狠狠地扔下去。鄰舍的婦女聽到他的吼聲，從牆下向他喊道。

“你不用管，我要把窮神拋到溝裏去！”

他仍在扔着書。

溝面被寒氣封鎖着，霧靄異常稀薄。

書，有的沉到水底去了，有的受到水流的沖擊，在翻滾流動。

猶如千川溝的塵土忽然稀少了一樣，這條“沒有太陽的街”上的蔬菜舖、酒店、雜糧店、點心舖，所有的日用品商店、糧食店

等等，几乎都沒存貨了。生意興隆時堵塞在千川溝里的木樁上的菜叶、空罐頭盒子等現在不見了；这里的小商人們，从市場、發庄、河岸，無論从哪里也都買不到一点点貨物了。这一帶連簷宿舍的每个角落都听不到公司的氣笛声，就証实这“山谷里的街”的動脈被切断了。犹如疲勞的巨大的河馬睡臥着的大工厂，比滅了火的鎔鑪還悲慘地蹲伏在寒氣的底層。

小商人們狼狽不堪，他們經過許多徒然的辛勞和滑稽的爭論之后，才开始推举代表，組織委員會，尋求各方面的人士來調解这次的爭議。

悲慘的是，他們的“滑稽的爭論”竟發生在相信他們自己是“中立”的問題上面。他們動員了区內的同情者，訪問市的名譽官員們，申訴了他們的窘境。他們說：“我們無奈竟落到必須和爭議團一起犧牲的地步了！”

但是，听到這羣小商人代表們的申訴的市名譽官員們，畢竟都不過只是公司的間接的僱傭者。尽管可愛的小商人們相信自己對於此次爭議是站在“中立”的立場，但是這些嚴正的批評者、区的同情者、市的名譽官員們却更清楚地覺悟到“階級意識”，曉得自己應該站在哪一方面。

在大街上，無貨的空店舖也开始出現了。电灯稀疎起來，黑暗占据了更廣大的空間。夜里走進附近齷齪的咖啡館或酒館里去，黎明时分才帶着蒼白的面龐回來的姑娘們，忽然多起來了。

“我說老爹呀，別上火呀！不要緊，今天或明天會回來的，又不是作賊放了火。”

“越后口音”尚未改掉的鄰舍的婦女，好容易才劝住了病人，叫他睡到被窩里去。

这个妇女隔一年生一个嬰兒。营养不足的嬰兒在她敞开的怀里，双眼閃着飢餓的光，都有些哭不出声音來了。

“可是，老爹，日子長了，可也太苦啦！公司若在差不多的时候垮了台就好啦。”

病人伏在枕头上緊緊咬住抖动的牙齒。这个妇女，通常是帶着两个孩子出去賣煮油豆腐的，她身体茁壯，言語也粗魯。

“可人家公司是垮不了台的——一伙一伙地直往里雇工人呢！”

病人一疎忽，說走了嘴。

“啊？”

妇女一听就盯着病人的臉追問着，他有些着了慌似地說：

“嗯，誰知道是真是假呢，我是听坡那边的吉田先生說的。”

但是，这么一說就弄得更露馬脚了。病人窺伺着妇女那富有北方人特征、嘴部突起的白白的面龐。

“吉田先生？老爹你認識他嗎？”

妇女把帶來一点点炭火和火鏟一起放在那里，問道。

“是啊，当过我們的工長呀！”

妇女擺着一副詭異的面孔沉默起來。病人心里嘀咕着：这个妇女大概也是讀了那种書的。

“可是老爹，有人看見过工人走進公司嗎？”

妇女抓住尾巴就不放手。

“不是，听說是为了不叫爭議团發覺，象貨物似地打起包裹來裝在車上运進去的。”

外面，雨雪已經住了，只有風不时还搖撼着护窗板。

“这么說？……”

妇女猜到了不少跡象。对門阿辰的丈夫，从兩三天以前就



不見了，鄰舍的小伙子阿春昨晚好象也沒回家。她忽然感到一陣寒冷，立刻把衣襟往嬰兒的頭上拉了拉，急忙把炭火移到小小的磁火盆里。

“不過老爹，可別上火呀！等一會兒飯得啦，給您送過來。”

婦女踏着溝板走回家去了。

這第三條連簷宿舍盡頭的大街上，停着一輛板車，一個破爛商小心翼翼地走進胡同里來，旁邊跟着一個用黑色圍巾深深包住頭部、身穿帶家徽的短褂的男人。不久，他們就走進高枝住的第一排連簷宿舍緊靠這面的屋子里，不到十分鐘就背着一個大行李卷走出來。

破爛商，眼望着把行李卷裝在車上，拉到公司後門附近，這回就更大胆地獨自一個人返回來，走進第三排連簷宿舍和第四排連簷宿舍之間的胡同里去。

剛走進不足二尺寬的胡同，破爛商就大吃一驚，止住步。

迎面，就在眼前，有兩個少年也驚疑地佇立着。這少年們一眼望見這包着頭只露兩眼的破爛商，就知道是那個奸細了！

結集在一起的六道眼光，激烈地飛迸着火花。一個是頭腦大得很不調和的少年，一個是身材細高、嘴唇很厚的少年，他們是偵察兵——任務就是要發現這個破爛商。但破爛商是他們的工長，現在面對着面，他們倒覺得有點胆怯了。

“三公？”

破爛商叫了一聲大頭少年的名字，他難以判斷這三個少年的來意，必須馬上根據他們的眼色決定應該採取的態度。

大家都屏着氣息，沉默了一會。破爛商逐漸對這羣少年們有了信心，因為他從他們還流鼻涕的時候就在工場里照管他們了。於是就下定決心想趁勢把他們俘虜過來。

“就憑你們這羣小兔崽子，還要做什么蠢事，這不是忘恩負義嗎？”

“忘恩負義？”

遭到破爛商的恫嚇，直挺挺地站着的少年們，這時，忽然互相對望了一下。三公把頭直挺挺地立在骯髒的短外衣的領子上面，望着破爛商的臉龐。

“混蛋！”

這時，同時從另外兩個少年的口中飛進出斥罵的聲音。兩個少年罵完馬上就飛快地轉身向對面的胡同跑去。

一股說不出的恐怖之感，從破爛商的腳跟涌了上來。他縮起脖子急忙往後退了一步，急忙從大街上走過去。

自從出現了這種奇異的場面以後，已經過去兩小時了。

那個破爛商獨自一個人站在從植物園的坡道上來通往對面電車路的十字路口，旁邊放着那輛眼熟的車子，卻不見那帶家徽的“短褂”的踪影。

過午的植物園中的樹木被風吹拂着，神經質地搖晃着光禿禿的頭，正對面，有聳陞學校的磚牆形成了陰暗的背景。雖說是十字路口，來往行人却大都是一直前往指谷街和大同印刷公司正門去的。

帶家徽的“短褂”還沒把行李卷扛來，破爛商順着磚牆在徘徊着。

這時，一個身穿黑大衣、深深圍起茶色領巾的青年從對面的電車路往坡道上面走來，因為他夾雜在相當多的行人之中，當然破爛商是會特別注意的。

這個穿黑大衣的青年把手插在衣袋里，低着頭快步走到離

破爛商不远的地方，稍微停了一下之后，就掏出手帕擤鼻涕。擤完鼻涕，他就夾在行人当中走到破爛商身边來。这时自行車駛过去，馬車也走下坡道，女人、兒童、穿西裝的人和學生都走了过去。

青年人故意躲过馬車緊緊靠近破爛商，倏地抽出插在衣袋里的手。

“走狗！”

斥罵声从青年的口中飛进而出，破爛商也同时不声不响地踉蹌退后，摔了一个坐墩兒。

……植物園的樹木又搖晃了一陣，風把远处的電車声吹送过来。學生、兒童、狗、女人、自行車和穿西裝的人走了过去。

破爛商一只手按着肋下，用吵噓的声音呻吟着：

“挨，挨了一刀，快，快叫警察！”

但是，当行人聚集在倒下來的破爛商周圍來时，方才那个青年人早已無影無踪了。

## 5 地獄与極乐世界之圖<sup>①</sup>

在一个立方形的洋灰桶的底面，高枝坐着渡过那抹殺了数理意識的無限漫長的时光。

这桶似的建築物内部，是没有晝夜的。在这模模糊糊的、充滿說不清是黄昏的幽暗还是黎明时分的微光的石箱里，有五个人影在蠕动着。

好容易才能分辨出人臉的微光，是从高处的眼窩似的窗孔中流射進來的。

---

<sup>①</sup> 日本寺庙里的一种宣揚善惡报应的迷信圖画。

她們完全被隔离開來。大宅是不用說了，就連加代被押在哪里也都不知道。哪管是透過厚厚的洋灰牆陰森地振動着的一點點聲音呢，她都豎起耳朵傾听着，因為妹妹不是平常的身子呀！

監房里特別嘈雜。一個三十五六歲的賣淫婦，髮髻浮着白色塵埃，象折了頸項的玩偶似地脫落下來，用她那猥褻無力的聲音無休止地叨咕着。這個眼色不安的賣淫婦完全失掉了听众，所以才向剛進來的高枝開腔的。

監房里，除了另外一個皮膚松懈的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以外，還有一個老太婆，大概是患病的流浪人，身上蓋着一面包袱皮，活象一根圓木棒，另外一個是一堆破爛似的少女，她們把腿伸向高枝身旁在睡覺。

老太婆除了喉嚨不斷地呼呼作響以外，真象一根圓木棒倒在那里似的，永遠也不想動一動，看來她是在這個監房里的五個生命之中，最接近末日的了一個了。賣淫婦是常習犯，她說她每隔兩三個月就被押二十九天。

“可是，這既然是我的職業，那不就是沒辦法的事麼！”

她好象是這麼堅決地相信着。

“說什麼警察老爺呀，他們也都經不起咱們‘這個’呀，——儘管他們擺着滿正經的面孔……。”

她猥褻地笑着，有信心地做出種種丑態來，弄得連高枝這樣的同性也都要移開視線。

外面，確是到了夜里，在洋灰地上走路的看守的鞋聲沖進冰凍了的走廊又被擋回，聽來聲音很高。

又髒又皺的棉被只能防禦少許的寒氣。賣淫婦齜着醬色的黃牙齒，用特別做作的聲音問高枝：

“你是在哪‘混事兒’的？”

看來，她似乎把高枝當作同行了。尽管高枝搖著頭，她也都不以為然：

“不過，你年輕，‘混事兒’也好混。”

年長的賣淫婦變得格外從容：

“我也是不願過跟這個老太婆一樣的晚年……”

被賣淫婦回頭望著的老太婆，為了耐寒，正低頭曲膝，雙手揩臉。這個老太婆是這間監房裡罪情最重的一個。她往醫生家裡放了火。這是因為醫生以始終“不付醫藥費”為理由，一直到她唯一的孫子嚥了最後一口氣也不許她前去探視，她為了對醫生進行報復才這樣干的。

老太婆是在失神狀態和刺骨的苦痛之間盤桓著，當她抓著稀疎得都露出頭皮的白髮哭號的時候，就連稍有些痴呆的賣淫婦也都張著口不再喘氣。

老太婆從小就相信在寺院裡看到的“地獄與極樂世界”之圖。她悔恨自己犯了這麼值得責難的罪行，即便是以“不付醫藥費”為理由而不許她前去探視人世間唯一的光明——得病的孫子，她也還認為在人世間醫生是正確的，企圖進行報復而放火的自己是有罪的，——這是鑲刻在她的心靈上的“地獄與極樂世界”之圖所下的論斷。聽見賣淫婦這麼說她，內心裡又感受到新的責難。

“討厭，又吵什麼！”

一身破爛的少女，伸腳蹬著高枝的膝蓋，爬起來向老太婆叫道。

難辦的是這位十四五歲的少女，根本還沒看見過“地獄與極樂世界”之圖。她除了在築路工程用的洋灰管裡、空房子里或是

这个拘留所里过夜之外，只知道白天到处寻找食物的流浪生活。

“嘖，吵得人家睡不着！”

她叨叨咕咕地埋怨着又睡着了。在这样习惯了的地方，她是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理由的。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了皮鞋声。高枝坐着移至門口把臉贴在鉄絲網上。这是耳熟的女人的声音。

“不知道。我，甚么也不知道！”

这确实是加代的声音。高枝全身都緊張起來。

一个穿黑色便衣的男人的后影，就在六尺多远的对面走廊里走动。便衣象是在做冗長的說教，可是加代却在高声反駁着。

“啊！啊！痛啊！”

大半是被擰了胳膊，加代發出了慘叫声。高枝好似受到了沉重的冲击，用双手打着鉄欄杆叫罵起來：

“鬼！惡魔！畜生！”

但是，回答却是威風凜凜的皮靴踢了一下鉄欄杆。於是，就是这些，加代的声音再也听不見了，便衣的脚步声也离得远了。

高枝一夜沒闔眼。……黎明前的寒氣从脚尖、踝子骨直冲到腰間。

天亮时，看守打开拘留所的門，挨个帶她們入廁。加代一夜之間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蒼白浮腫的臉，充滿血絲的眼睛，直到扯爛的衣服，都令人想到昨夜發生的慘事。

她咬着牙走出廁所，象暈船的病人似地用一只手扶着冰冷的厚厚的牆壁，支着身子轉到走廊里來。看守的佩刀頻頻作响，催促她快走。

当走过兩条灰色的隧道似的走廊，剛剛拐弯的当兒，就在眼

前几乎就要撞到的地方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啊！”

加代只是瞪起眼睛來竚立在那里。被牢牢地帶上手銬的宮池直挺挺地站着，他好似老了十年，完全变了样兒。

她沒說出話來。宮池虽也动了动嘴唇，但不成声。紫色的痣斑在浮腫的顴骨上面，好象瘡痂似地动了一下。

“干什么！”

刹時間，站在宮池背后的看守，用手推着宮池的后背。宮池的身体失去重心，肩头倒在走廊的牆壁上，往前晃了兩三步。

这僅僅是在三秒或是五秒的瞬間發生的事。就这样，她和宮池都再沒能回头望望。剧烈的激动使加代的心臟凝固了。

她也不知道姐姐被押到哪里。但是，她已經不再哭了，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时耸着肩膀深深地呼吸着。

早飯，象鳥食一样从鉄絲網間推了進來。四方盒子裝的飯絲毫引不起食慾來。

加代用干巴巴的眼睛把飯盒凝視了一陣，就原封不动地从鉄絲網間推了出去。

“畜生，我要死在这里！”

她無論白天夜里都滴水未進。

第二天早晨，大宅和高枝都被釋放了。她們並未受到細致的審訊——当然，並沒有什麼應該審訊的。耀眼的陽光使她們感到眩暈，走到警察署后門時，遇見了拘捕加代的那个面熟的特務。

“請問，一个叫春木加代的姑娘釋放了沒有？”

高枝抑制着滿腹憎恨，故作謙恭地問。

“这可不知道哇！”特務冷淡地回答說。“不是我那班的。”

高枝感到为难了，如果說明妹妹已經懷孕，表示乞憐，絕非所欲，同時也必得說出宮池來。這時，特務似乎是要推开这个执拗的訊問，說：

“多半是已經回家了，也許是比你先出去的，快回家去看看吧！”

明知道他这是敷衍了事的，但也無法再往下追問了，抱着一种僥倖的期望，她迈步追趕大宅。

外面，有阿房和阿銀等兩三个人前來迎接，高枝辭別她們急忙趕回家中。

但是，加代並沒回來。

她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是眼望着家中被搗亂的各个角落，呆呆地站着。

“加代怎么啦？”

病人一开口就問。她默不作声，連坐都沒坐就又走出家門。

但是，即便是馬上返回警察署，明明也是沒人理睬的。到爭議因总部去託警察班的同志呢，在目前这种总是二三十人一起被逮捕的情況下，班上的人都特別忙，也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

高枝渡過千川橋，繞過几条胡同來到白山坡道底下，她知道荻村是在這條坡道中段一所小樓上租了一個房間住的。

一進木格子門左面就是一個很陡的樓梯。她從熏得發黃的紙糊扇外面喊了一聲：

“荻村先生！”

過了一會，聽到里面沙啞的聲音答應着。她拉開紙糊扇走進去。荻村從被窩里伸出頭來，強打精神睜開腫起的眼睛，見是高枝，吃了一驚。



“啊，回來啦？”

荻村似乎是知道高枝和加代被逮捕的事，他問：

“加代呢？”

高枝走近枕旁跪坐下來大致說了一些情況。

“妹妹若是普通的身體那還不打緊，不是‘那樣’的么，——所以我也沒有了主意，才來和您商量的。”

荻村在被窩里不安地移動身子。他開完最高幹部會議拂曉時才回來，躺下來還不到兩小時。他是勞農黨書記，認識一個為他們服務得很好的姓樽井的青年律師。他說去求這個人幫幫忙。

“噢，請，請……”

荻村睡眼矇矓地望着頭上的高枝的面孔，格外結巴地說。但高枝沒有領會他的意思。

“我要起來，請你把臉轉過去一下。”

高枝的臉紅了，——真是遲鈍的人——，她慌忙把身子轉向門口紙榻扇那面，聞到背後這個鬼鬼祟祟地起床的赤身男子的臭氣，把頭低了下去。

等他急忙穿好衣服，連大衣都穿起的時候，她才回過頭來說：

“您以為我是個大笨人吧？”

兩人走了出來，上了白山坡道，走到了西片街。背朝着電車路，在這高崗上胡同里排列着龐大的住宅。

“阿高，拐過這個彎去，街角上，就是大川董事長的別墅。”

荻村用下頰從大衣領子里指着說。一座好象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城廓似的黑大門，威風凜凜地聳立着。他們避開盤桓在董事長公館門前的特務，繞到後門奔向電車路。

沿着人造石的高高的石牆，高枝要從罩衣上面按着圍巾小

步跑路，才能跟上获村。

“啊？”

她忽然停下來。不知从何处滾來一个彈跳着的橡皮球，撞在她脚上落到牆下的小溝里去了。

“把球給拿上來！”

身旁，一个象是前來追趕皮球的可爱的女孩說。紅色的皮球，是从这个后門里滾出來的。站在身旁的六歲上下梳刘海髮的女孩，穿着奢侈的西裝，長着一付丰腴的可爱的面龐；她再一次向高枝說：

“阿姐，把球給拿上來！”

这个女孩实际上是动着鼓溜溜的面頰和可爱的嘴角在命令高枝。这座后門千真万确是大川家的，那么，这个女孩是大川董事長的女兒，还是孙女呢？

高枝站定，緊緊地盯着这个驕傲的女孩。女孩抬起溫暖的褐色呢絨上衣的袖子，用手指着，又在吩咐高枝——但是，当她碰到高枝的冰冷的眸光，馬上就象触了电似地縮回手去，臉上开始陰沉起來。

这时，女僕走了出來。高枝不知是怎样想的，忽然强作笑臉，拾起紅色的皮球來，走向女孩：

“啊，真乖呀，看，阿姐把球給你檢來了。”

高枝殷勤地弯下腰去笑着說。肥胖的女僕站在情緒已經恢复過來的女孩身后行礼道謝。

“叫什么名字？悅子？啊，叫悅子呀。”

高枝竟用連自己都有些詫異的流暢的言詞寒暄着，离开那可爱的驕傲的女孩，赶上已走去一丁远回头望着她的获村。

“怎么啦？”

高枝急促地喘着气：

“那个女孩——她是董事長的孙女？”

她說着又回过头去盯着后門——方才那个女孩还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着呢。

“是的，那是大川唯一的掌上明珠哩！”

## 6 白色恐怖

樽井律师是一个給人一种与知識分子不相称的土里土气的感觉的人。黑色賽璐珞框的眼鏡在肉多綫条粗鈍的鼻梁上，印上了一条黑紅色的斑痕。

“知道啦，等我出去时到警察署去看看吧。”

年輕的律师馬上就承諾下來了。他在这四鋪半蓆、放着一張小飯桌似的桌子的客室里頻頻吸着廉价的紙烟。

“听说，党的一部分組織——那个日本劳动同盟系統的右翼派正在策动什么，是真的嗎？”

簡單地談完正事之后，荻村向这位帶有和自己一样色彩的同志打听党的情况，因为近來他投入爭議斗争而对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了。樽井律师噗噗地吐着烟霧，但臉上却沒有任何表情。

“是的。我想，也許等不得，在这次大会之前就可能暴發的。”

高枝初次見到的这位律师的沉着大方的动作，給她一种着實可靠的感觉。不知是女僕，还是他的太太，一位三十二三歲的妇女端進茶來殷勤地和兩個客人寒暄着。快活的主人把荻村和高枝作为同志介紹給这位妇女，她原來是律师的太太。

“策动的主謀者，还是辰岡、西本等人嗎？”

律师点点头。他慢慢地开始講起關於党的將來的預見來

了。他說，黨分裂的危機已經迫於眉睫之間；凡是以先鋒隊自命的人在這樣的關頭，均應以全副力量擁護這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質。

“今天預定從下午舉行中央評議員會議，你們那里誰能出席呀？”

荻村回答說，已確定中井和山本參加了；他雖然也是評議員，但是脫不開身，不能出席。律師又點上了一支紙煙。

“說不定今天，日本勞動同盟系統的評議員也許不出席呢！”

荻村用眼色訊問“為什麼？”

“不，就是說，這種傾向近來愈發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一定不會來的！這羣無政府工團主義者<sup>①</sup>們，已經被最近鎮壓左翼的暴行吓昏了，再也不敢在勞農黨內呆下去了。”

這個浪潮也沖到這屋敷街的四鋪半蓆的房間里來了。高枝的心底必須積累的新的知識和反抗心，使她象重新添進煤炭的鍋爐一樣，感到了內心的充實。

“因為這些家伙，都是些卑鄙的背叛行為的常習犯哪！”荻村憶起了合併以前的日本勞動同盟一派的行動，說。“根據情況，在兩三天以內，裂痕也許就會具體化。”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了。”年輕律師的臉色表示了這

---

① 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國際工會運動中把無政府主義思想帶進工會而敵視無產階級利益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派別。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從工業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的時期傳播最廣。它將勞動工具與生產資料轉入工會手中視為最終目的，認為沒有工人階級的黨、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單是工會就能保證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它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否認工人階級鬥爭的一切形式，在政治鬥爭中宣布工會“中立性”的反動口號；它把所謂直接的行動即罷工、抵制、示威、怠工、毀壞商品等視為對資產階級施以壓力的唯一方式。

样的意思。

談話還沒有完，但是，不能再談下去了。資本的攻勢，已經把先鋒戰士分別引到各個戰綫上去了。

“好吧，請多幫忙吧！”

高枝和荻村辭別樽井走到外面來了。高枝看來是有幾分放心的神色了。

接近中午的屋敷街，冬天的太陽，不時透過雲層，投射着淡濁的光綫。

“不過，倒是錯認了那位太太啦，——我一直以為她是女僕呢。”

兩人相視而笑了，但是這位太太却給了他們非常好的印象。

“想吃點飯呢！”

停在白山坡頂上一家小咖啡店門前，荻村說。他還是昨天晚上吃的飯呢。高枝望望這小小的咖啡店，想起了自己也還沒吃早飯；因為在拘留所里早晨被放出來的時候沒給飯吃。

“我也吃點。”

兩人拉開這座有些骯髒的咖啡店的玻璃門走了進去。

“您請！”一個憨聲憨氣的年輕姑娘，眼睛滴溜溜地望着他們這一男一女的客人。

這間咖啡店的面積，只有兩坪，牆板上塗着白色油漆。客人只有他們兩個。

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倒是覺得滿輕鬆的，但是，當他們臉對臉坐在椅上的時候，不覺有些發窘，於是就故意不叫談話中斷。荻村想起最高幹部會議昨夜通過的決議。

“高枝小姐，爭議可愈來愈嚴重啦。”

荻村低聲說。高枝被押了兩天，這期間外面發生的事情，是

完全不曉得的。她听着荻村的話，對於這新形勢的發展，只把空虛的目光投向空間，默不作聲地點著頭。

“王子制紙”“凹版印刷”“日清印刷”“日本電泡”<sup>①</sup>等都從前天起一齊開除了評議會系統的組合員，接着又先發制人地燃起了爭議的導火綫。

“那麼，怎麼辦呢？”

沉默了許久之後，高枝忽然問道。她對於形勢的嚴重性和將向什麼方向發展，已能從理論上做出了判斷。

她語氣里帶着憤怒，猶如敵人就站在眼前。

“沒有辦法——只有發揮所有的鬥爭力量，一擁而上決一死戰吧。”

“就這些辦法嗎？”

凝視着荻村那蘭花葉般亂蓬蓬擺動的干枯無光的頭髮，她的眼色表示出對荻村這些答復還不滿足。

年輕姑娘從里間屋子端來兩盤咖喱牛肉飯，板着面孔擺在兩人面前。剛剛能夠透過玻璃門的陽光，照在斑斑點點磨得露出銅色的鍍銀羹匙上，反射出金屬的刺眼的閃光。

“當然還有！”

用羹匙往嘴里填了一大口飯，荻村眼睛里浮起微笑回答說。  
“這就是對付資本的大舉進攻的大舉反擊！”

眉宇之間蘊藏着興奮的感情，荻村快活地笑起來。

“爭議的壓軸戲終於要從明天晚上開演了——也就是常說的鬥爭力量的總動員，全體演員通力合作！——不過，這還是個秘密！”

---

① 都是日本的大企業公司。

高枝用眼睛回答着。然后，兩人一齐把羹匙送到嘴里，同时想象着这“全体演員通力合作”的情景。

“这太漂亮啦！”

她微微一笑，長久地凝視起男人的茁壯的肩膀和頸項來。她过去虽然和荻村接触的机会較多，但从来只是把他当作上級和商量問題的对象，而未更多地想过什么。她想起，这个有着濃重的胡鬚、結实的面龐，大体上看起来是粗线条的人，确实是关西人。

荻村突然停住嘴抬起头來。她因为看得他过久而觉得有些發窘了。

“真疏忽，我可是只帶着很少的錢呀。”

荻村很狼狽的样子。

“放心好啦，我还有一塊錢呢！”

她按了按腰帶給他看。

“謝謝，那么对不起，我可要再來一盤啦。”

“好的，請吧！”她向他微笑着。

这时，在臨街的玻璃門上，有兩三个人影閃动了一下，馬上就溜过去了。高枝不由地扭过头去望了望，但並未介意。

“那么，差不多就是总同盟罢工了。”

她給荻村斟着茶說。

“是嗎？——形势已經發展到这个地步，也只有進行政治斗争了。我們要向本屆的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这次爭議的行动的決議草案。——不过这也是秘密，方才在樽井律师那里沒有說。”

当荻村把面孔俯在第二盤飯上的时候，高枝忽然把臉扭向玻璃門。

“喂！那是干什么呀？”

突然，一片陰影遮住了他們的頭部，原來是五六個人的面孔緊緊地貼在玻璃門上了。

“什麼？”

高枝望着荻村扭過來的臉，瞬息之間玻璃門被猛力推開，那五六個人一擁而入。

荻村已經看出這些人的來意。

“太麻煩啦！”他立刻向高枝喊道。“公司的暴徒團！快走……去報告總部！”

身穿送報人穿的帶字號的衣服的，和學生模樣的人們擁進狹窄的板房里來，把荻村團團圍住。

荻村不作聲地往後面退着，脫下上衣，——看樣子是逃不脫了。站在前面的一個高個子一步步逼近。

“你這小子就是荻村麼！”

轉瞬間，一塊碟子撞在牆壁上碰裂開來。

後屋，傳來了咖啡店老板的家人的驚叫聲。高枝先是在躊躇着，後來似乎是下定了決心跑進後屋，消逝了踪影。

“他媽的！”

最先撲上來的人，被荻村掄下來的椅子打倒，空中飛着醬油瓶，飛進着玻璃杯的破片。

荻村用全副力氣沖撞着。

但是，對手是搏鬥的老手，人又多；他們估量荻村已經拋光了打人的東西，便從左右圍上來。

人們亂成一團在室內翻滾，荻村感到好象神經簌地凝結在一處似地難受。

血從荻村的腿部流出來，滴成一條綫，落在他身下的一個人



的臉上。他只覺得后腦勺好似被一只粗硬的刷子倒擦了一下，一陣痛楚就失却了知覺。

## 疾 風

### 1 前夜之一

犹如世界各國的近代城市一样，东京市的近郊，也几乎都是被工厂地帶包圍着。

品川以南的京濱一帶、以大島街为中心的城东一帶、月島填筑工程地帶、往北的南北兩面的南千住、往东的东南一帶的王子和十条……。这些工厂地帶，犹如龐大的資本在操縱着气压表一样，明顯地以愈益增大的資本的压力，剷平丘陵，填滿泥沼，开河筑路，宛如西南、东南、东北三方面浸滲沙丘的潮水，逐漸擴張着。

首先，以收買土地、出讓所有权、廢棄地方的特殊殘存制度为始，再經過活躍的資產階級政党之間的策略性的妥协和勾結，而把这样的陰影掩盖在开发土地和產業立國的粉黛之下，強大的資本則以君臨無人島的堂·吉訶德式的尊嚴，支配着“新的王國”。

巨大的工厂好象城堡似地成为新市街的中心，这里新盖了警察署，在田地里、土堤下、河岸上、山窩中安置了宛如被拋棄的破旧貨車似的“列車宿舍”，里面用工厂的最坏的“消耗品”搭成僅僅能够过夜的床舖。刺耳的汽笛声，只把病人和夜里賣淫的奇特的白粉女人留在床上，其他一切就都要趕出屋外，一根根大圓柱似的黑煙，甚至把太陽都弄得發暗了。起重机的齒輪轉

动声震蕩着黑黝黝的河水，通紅的鍋爐犹如热病患者在工厂中輾轉呻吟。

在这样的工厂地帶，最有权势的当然是帝國主义式的警察署長、社会政治活动家和区參議員，还有那新娘子般虔謹的傳道师、石头般愚蠢的僧侶和小丑般和善的医生了。酒館里的廉价的酒，和醜陋的女人們，也对这綜合的权力所要达到的目的，間接地起着作用。

市郊的工厂地帶是大城市的肺部。

把陰影投射在石塊鋪成的馬路上的七層大樓、富豪的大宅第、流行的集中点大百貨店、國會議事廳大廈、大旅社的舞場、戲院、音樂堂、大銀行的富於藝術性的建筑——對於这样的机体起着維生作用的血液，全部都是从这个工厂地帶的肺部輸送的。裝在紅皮手提箱里的血液，通过市郊電車这个联系樞紐的車箱，最妥善而且最高雅地輸送到大城市的中樞部位——銀行、証券交易所、捐客、股票市場、土地房產、大百貨店、戲院、上等餐廳、报社、舞場等等。

头腦非常机灵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向國會提出了把工厂迁出市內的提案，——他的理由是舒適的住宅必須經常保持整潔。廚房、僕人住室和廁所，設計时，必須安置在不妨碍家人的生活气氛的地方。这不僅是要保持外觀上的美感，即是从避开臭气和嘈杂声等衛生的角度來看，也必須这样。

國會毫無異議地通过了这个“高明的提案”。坐落在小石川田圃的“沒有太陽的街”，也正是由於这个“高明的提案”，而变成了旧时代最碍事的存在，在最近的將來，就要被从市內扫除到兩英里以外的地方去。

誠然，不論东京市迎接近代的資本主义以來年月是多么短

促，發生這種事例，究竟是很少能與之相比的。比如，駕臨高師的攝政宮殿下所說的“林中佳景”，乃是個例外的發見。

總之，為了“無礙觀瞻”，這個“沒有太陽的街”也將在最近的將來，將它那陰暗的連簷宿舍遷到郊外去。——在石塊鋪成的馬路上奔馳着卡車，在大銀行的休息室里坐着身穿藍色勞動服的工人，在舞廳的地毯上有女工們在跳舞，在百貨店的大飾窗里掛着鋁制飯盒、藍色勞動褲和棉絨內褲，毫無異議，這是非常“不調和”的！

只是那納修、畢烏益克、西特羅元<sup>①</sup>等最新式的汽車，微塵不起地輕輕駛過，身穿皮大衣，用戴着手飾的指頭翻弄着存款摺，身穿綾羅綢緞的丰腴美麗的淑女們曲綫鮮明地扭着腰肢在跳舞，才能與這資本主義的大城市相調和；也只有陳列着價值千金的綢緞衣衫和珍貴的寶石，百貨店的飾窗才能放射出光芒。

誠然，不正是為此才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文化、資產階級參議員制訂的制度和他們的警察么！

起火了！

從市內到郊外——繼續向更遠的四面八方，猶如狂風下的野火，無止境地蔓延着。——

當暮色出現在山窪，瀾漫了原野的時候，王子電車公司的土堤上燃燒着通紅的野火。

孩子們雙頰漲得通紅，揮起小木棒在敲打著土堤上的枯草。但是，芒草和萱草的枯葉卻搖著頭，擺動著腰肢，倒向襲過來的火燄里。

“啊！來啦，來啦！擠滿了人的電車又來啦！”

---

① 汽車牌號。

他們舉着雙臂呼喊著。今天很奇怪，滿載的電車開過去好幾輛了。

電車飛快地從野火上面，迎風駛過。

電車里塞滿了人——里面有生氣的面孔、悲衰的面孔、穿勞動服的人、穿舊斗篷的人、還有用紅色圍巾遮着半邊臉的女工。

電車搖晃著駛到山腰處停下來。

孩子們每當電車停下來就搖著小木棒叫起來：

“萬歲！”

下次的電車和再下次的電車，都是裝得滿滿的，車上的人羣都被拉到終點站飛鳥山下，迅速地下了車。

孩子們用手掌合成喇叭筒大聲喊叫着：

“喂！上哪兒去？”

但是，人羣却象是滿懷怒火，默默地向前走着，下了坡道，就向市內蜂擁而去。

他們沒有男女的差別，里面也有少年，既不成羣結隊，也不那麼急促；大家擁向暮色蒼茫的市街。人們不知他們是為了什麼，只有那嗅覺敏銳的狗嗅到這羣新來的人都帶着共同的臭氣。

“這是干什么呀？”

市內的小商人把奇異的眼光投向這羣陌生的勞動者身上。市郊崗哨上的警察慌忙用電話報告給警察署。

但是，事態還是弄不清楚，看來，隨著暮色的深沉，人數似乎是在無止境地增加着。

他們低著頭，或是昂然歪著頭，兩人一堆三人一伙地一直向前走去。里面有穿勞動服的，穿長袖毛衣的，穿大衣的——還有那似乎將同圍巾一起被風吹跑的臉色蒼白的女工們。

从大路，从小胡同，从工厂的周围、墙根、山下运土車的小铁道，从市内广场上的庙会商店的旁边……，犹如上涨的潮水，人羣一刻紧似一刻地氾濫在从飛鳥山到王子河岸一帶。

市内的小商人們跑到街上來驚慌地喊着：

“也不是那个講演会的人們呀！”

王子造紙厂爭議团的反对裁員講演会，此刻正在市东角的茶館里進行。

但是，这个人羣却是从山下的电車終点站拥过來的！

疑团愈發濃重起來，小商們也愈發焦灼起來：

“真不明白！”

“看，都是滿臉怒气！”

酒店的老头对隣家干菜店的老头說。

“也許是跟这个造紙厂有仇哩！”

暮靄已完全籠罩住地平綫，街道旁的商店里發出了电灯的光芒。王子造紙厂背靠着山，前面是排成棋盤形的八条街道，有电影院、学校、咖啡館、茶館和各种日用品商店。这些和“沒有太陽的街”上的商店有着同样使命的商店，乃是环绕在周围的“列車宿舍”的非常粗劣而貧乏的供应站。

工厂的大門前是这个王子区的唯一的廣場，周围有咖啡館、酒吧、書店、綢緞庄等等，形成了文化中心。

樹木的影子已經很不鮮明了。在工厂背后的山上，又有着另外一番景象，完全不同的一羣人，一团接一团地攀登上去。樹蔭里、草叢中，頓時連山頂都被漆黑的人羣淹沒了。

突然，从市内的一角傳來了跨斗摩托車的森人的爆音。人們拥到商店門前低声耳語：

“講演会散了，那个就是署長嘿！”

嘟嘟嘟嘟，跨斗車疾駛而過，滿身閃着金光的警官，雙手支着佩刀彎着腰坐在跨斗中。

“來啦！來啦！那就是參加講演會的人們！”

四五面尖端閃着光芒的組合旗，在擁向前來的人流前面，翻然向前移動。

這羣人也都在怒吼着——不，是在歌唱着，但聽不清唱詞，這是因為人太多，象工廠的幾千條輪帶似的，用嘶啞的高聲一起歌唱的緣故。正當此刻，電燈忽然滅了。

“是停電啦？”

漆黑的夜，只有寒冷的天空中尚在閃爍着羣星。街上的人們在黑暗中驚慌地呼喊起來：

“怎么回事呀？”

但是，組合旗依然勇敢地前進着，走到工廠門前，羣眾加快了腳步，一會兒就變成跑步前進了。

羣眾愈集愈多，從十字路口，從屋檐下，從別的街道上，人們的黑影在黑暗中擁上前來。

集合在廣場上的羣眾，朝着組合旗迅速地前進。氾濫在廣場上的黑影發出巨大的嘈雜聲，淹沒了方才發生的一切事情。

在工廠背后的山上，已經完全沉靜下來，屏住氣息、眼里閃光的一羣黑影，正向山下張望。

猶如一艘巨大的鋼鐵制的軍艦武裝了的工廠，橫臥在眼下，它那鋼骨水泥的灰白色的腹部浮現在黑暗的底層。一座高大的煙筒妖魔似地屹立着，幾乎從山頂上一伸手就能摸到，只是它已經不再冒煙，看來有點可怕。又高又厚的牆壁，好象萬里長城，從山麓伸出，繞過全市，一直把它的羽翼蜿蜒起伏地伸展到翻滾着白色泡沫，猶如黑夜的眼睛一般發着白光的王子川河濱。

“后門在哪里？”

工厂的厂房，面对着山麓的小铁軌的終点，关着漆黑的铁門，以头戴金字塔形的帽子的濾过器室为中心，把鋸齒形的屋脊向四周排成几条放射綫。

山上的黑影羣，默默地凝視着这怪物的巨大的軀体，嚥了口唾沫。

五分鐘，十分鐘过去了。

突然，一羣黑影迅速地跳上正門的高牆，刷拉拉地搖动旗帜。——黑色的旗影在黑暗中，犹如一只大蝙蝠在扇动翅膀。

霎时间——

山崩海啸似的巨响，犹如猛烈吹过的疾風，繞过工厂，在飛鳥山盪起迴声，响澈云霄，籠罩着整个王子市。——可怕的騷动声！攀折樹木，踏平野草，象石子似地从山上滾下來的人影！——一百个！一千个！人們螞蟻似地成羣結隊扶着铁門攀上高牆。

黑影把工厂外廓团团圍住，他們象是着了魔，眼睛閃着光，从黑暗的底層爬上去。

喊声的浪潮变成黑夜里的巨响，以电气磁力般的速度，繞过工厂，用颶風般的力量振盪着天地！

黑暗被振盪得粉碎，一霎时，在高牆上面猛烈搖盪的旗帜，已增加到几十面，人羣在瘋狂地躍动着。

这正象突然噴出地面的灼热的泉水。

## 2 前夜之二

黑影的羣集，犹如猛击屋簷的冰雹，从高牆上跳下來，翻滾着。

工厂好似巨大的武裝了的軍艦正在黑影的羣集之中沉沒。

工厂里面依然是一片漆黑。腐蚀的铁臭和死屍般的化学药品的臭气，飄盪在黑暗的底层。黑影三人一羣、五人一伙地在工厂里面迅速前進。

紅旗是他們的路标，指示着前進的方向，羣众在黑暗中高声吼叫着前進到工厂中的廣場尽头，犹如被激浪卷击着的浮标，在激烈地搖动着。

“当心！”

“不要錯打了自己人！”

黑影一忽兒伏在地面上爬行，一忽兒沿着洋灰牆跑向前去，一羣接着一羣，互相激勵着。他們把妇女圍在中間，把少年放在前头保护着，非常机警，好象敌人霎时就会从脚下跳出來似的……。

敌人却藏躲起來，沒有一点声息，煞是森人。工厂中的廣場上繼續掀起了喊声。旗帜在瘋狂地搖晃着，冲破了四周的黑暗，黑影犹如撞在一起的浪头，汹涌奔騰。

但这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他們又被从新掀起的喊声吸引着冲進每一座聳立着的漆黑的厂房里去。一股人流，冲向工厂办公室。在办公室三楼的玻璃窗上，旧式蠟燭的微光，頻頻搖动，电话鈴声瘋狂地响起來。

“叫董事長出來！”

前面的男人慢吞吞地走到玻璃門前面來立定，后面跟着的十五六張万分驚慌的面孔，恰似用深綠的顏色描繪的死臉，都用比电表的秒針还准确的表情，把神經集結在使他們驚慌的对象上來。

“是誰解雇了我們！”

噹噹噹，拥上楼梯來的羣众的脚步声，从后面傳了過來。



“開門！”

嘩啦啦击碎玻璃的聲音，在憤怒的情緒中又加上一把火，羣眾向着被擠碎的玻璃門蜂擁而上，一張張氣得發白的面孔已經擁到辦公室的中間來了。

“混……混蛋，董事長不在！”

被逼到背后的鐵箱和卷櫃前面來的一羣傢伙，尚在極力保持尊嚴，其中一個全身發抖地支吾着。馬上掀起了怒吼聲：

“是誰解雇了我們！”

這個長着濃密的連腮鬍，身穿西服的人又接着回答：

“業務科長不在，不在這里！”

有幾只蠟燭掉下來，火一點一點地落在地毯上。背后的右面有門，這些傢伙里面的一個人胆怯地把手伸向門的拉手。“連腮鬍”想用欺騙手段，恢復一些平靜。

“說慌！你就是黑田業務科長！”

在這羣憤怒的面孔中，一個被解雇的、沒戴帽子的男人直指着他說。“連腮鬍”的面孔倏地浮起了恐怖的神情。

蠟燭全都掉在地上了。桌子被推倒，屏風被打翻，腳步聲亂成一團，呻吟聲和慘叫聲交雜在一起。

這時，背后的門突然被打開，四五个茁壯的打手模樣的人慢吞吞地出現在眼前，其中的一個伸出匕首來，別的人也都緊跟着伸出來，兩把、三把……在黑暗中寒光閃閃。

憤怒的羣眾馬上開始后退。他們背靠着背向后退，踏過击碎的玻璃門，一步步被逼到走廊里來。

黑暗靜得使人窒息，神經都凍結了。落在地毯上的火花，漸漸漫延開來，照亮了逼在最前面的“顏下鬍”、浮着炫耀勝利的鬍笑的側臉。

“你这混蛋！”

一霎时，从走廊里的羣众中，倏地伸出一根扎枪头來。

“砍！”

“額下鬚”發出巨大的吼声，踉蹌地往后退了一步，但他出人意料之外，却懦弱地坐在地上了。扎枪卷着旗面，头上閃着光，四根、五根……又从門口重新拥回屋里，直逼到办公室中間來。

寒光閃爍的三把匕首和四根扎枪，尖端象磁石般互相吸引着，敌人又被逼回背后的門口，眼看着迈出一只腿去。

“动手！”

站在扎枪后面的一个伺机而动的“鴨舌帽”，从褲袋里掏出石子來向敌人投去。这个人就是出現在“金絲鳥餐廳”二楼上的阿富。

这么一來，被逼在狹小的角落里，捂着眼睛的“西裝”和手持白刃的人們，都被困在室內無处逃身。

这时，阿富回头一瞧大吃一惊。他發現羣众都闖進走廊逃回來，緊接着就有很多佩刀的声音冲击着極端警覺的神經。真是進退維谷了。

羣众必須採取最后的手段了。

“不要逃！”

他們聚集一起，挤成巨大的肉塊，面对着更强大的敌人，向走廊、向楼梯冲过去。

“不要逃！”

想逃是逃不成了——一隊警察已把羣众追逼到楼梯的第八个台階，他們手握佩刀，想就势赶到樓上來，便一步緊跟着一步地威逼着。

“突圍！”

憤怒的吼聲直向警察沖過來，緊接着就飛來了石子。——沖回去！奪取每一個台階——不要逃跑！

羣眾用自己的身體死守着奪到的每一個台階，不肯后退。

工廠的各個大門都關得緊緊的，長滿了鏽。

黑影繞着工廠周圍奔跑着。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是這個工廠的職工，因此，很熟悉自己這個生活的巢穴——工廠的秘密。他們從窗口、從通風洞、從原料運輸門、從鍋爐房、從濾過器室、從壓延室、從乾燥室風也似地鑽了進來。

工廠恰似吵了嘴的情人，在黑暗中非常冷淡，不理人們。

汽鍋沉睡着，濾過器的又寬又扁的鐵管，從他們頭頂伸上去，一直通到樓上。

“喂，往這邊走。”

在黑暗中，前面的人拉着別人的手說。低低的声音振盪着空氣，五六个强悍的人把臉湊在一起，在黑暗中也覺得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非常矮的人。

“從這里上去。”

小個子是引路人。一條帶子似的鐵梯子碰到腳上。鐵梯子被人們踏着發出吱吱的響聲。他們用手摸索着很快就把頭伸到二樓來了。

二樓和樓下是一個樣子。借着白色牆壁的暗淡的反光，大致估量到這里也排列着很大的圓鐵筒，周圍纏着神經系統似的扁平的鐵管。

藥品、原料紙漿和破布片的臭氣，迷人地撫摸着他們的敏感的神經。

“重要的是三樓。”還得再上一層。他腳步輕輕地又爬上帶子般的鐵梯。這時，前面的小個子“啊呀！”一聲，腦袋碰到天井

的鐵板上，便站住了。

“怎麼啦？”

跟在后面的黑影，揚起臉來貼在小个子的腳跟上問。

“他媽的，這裡可有警衛員呀！”

接着是不安的沉默。他們感到埋伏在黑暗底層的敵人似乎正在抬起頭來。

“推推看，別害怕！”

強壯的人，用手推着小个子的腳跟。

“開不了，光推是推不開的。”

迴轉式的鐵蓋堅固地封閉着。小个子意識到三樓有人。

“下去，快，上面有人！”

突然，樓上响起脚步声，並且剛好在頭頂上倏然停下來。掛在梯子中間驚慌失措是很危險的，小个子繞到背面去緊緊貼在梯子上。

這時，鐵蓋忽然被打開來，一道手電筒的青光馬上就雲霧似地射下來。

“誰！”

在圓口上邊有人眼睛里發着光用驚惶的語調怒吼着。青光從正面照射着強壯的人藏在鴨舌帽下的絕望的臉孔。

“下去！不下就要推了！”

鐵棍在圓口上面威脅着，手電筒離得鴨舌帽的絕望的臉更近了。

就在這一霎時——

貼在鐵梯上的小个子，忽然敏捷地抓住拿着手電筒的手，用力往下拉，電燈落在二樓的鐵板上，四周變成漆黑，三樓上的那個人猛然遭此一拉便掉到“鴨舌帽”身上來了。

“啊！”

黑色的人体叠在一起从梯子上面跌落下来，马上开始了格斗。

小个子一翻身就跳到三楼上来，这里没有人；他知道这三层楼上除了这个警卫员以外，再不会有什么人了。

他迅速地抓起铁棍，朝着目标前进。即便是在黑暗中，他甚至比自己的老婆有几件便宜的新衣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目标的所在地。这座滤过器面对着四楼的圆口张着嘴，它最重要的部分，乃是由非常单薄的齿轮、温度表和电气磁力速度表等组成的，一铁棍就可以击碎。

他把全身的憎恶贯注在铁棍上，挥了起来。

昏暗地浮现在黑暗中的无数个小电表，被打得四飞五裂——正在这时，听到背后的铁板上有人朝这边跑来的脚步声。是伙伴，是敌人？

但是，他并没回头去，两下，三下……金属的崩裂的声音撞在足有五十坪的三楼的墙壁上，又反弹了回来。

“彻底打碎了吗？”

虽然不知名姓，但确是同志在背后问话，小个子握着铁棍从注油台上跳下来，这时，突然发觉窗外亮起了一片灯光。

“喂，来电灯啦！”

他们跑到窗前一瞧，下面就是工厂的广场。办公室和广场周围都是灯光闪闪，照亮了这混乱的景象。——群众被几队警察追逼着拥到广场上来，向高墙那面移动。四面八方都已看不到旗帜，在对面同样高的办公室内部，旗帜、群众和警察正纠缠在一起，一片混乱。

“喂，退却！”

这个从窗口縮回头來的人，正是前几天参加夺回徒弟斗争的黑岩。小个子沒戴帽子，穿着毛衣和骯髒的褲子，还是只有十八九歲的小伙子。

他們从方才打开的圓口下到二楼來，正要把脚蹬在另一条鉄梯子上时，看到方才摔下去的四五个人在楼下和一羣警察挤在一起。

“不成，从这里下去危險！”

小个子敏捷地抽回身子，在二楼上斜着身跑到旋轉式的窗子前面來打开玻璃窗。这里架設着兩根鉄綫直通到張着口面对小鉄軌終点的倉庫門口，可以下去。鉄綫兩端吊着鉄籠子，直到开始爭議为止，它曾頻繁地运送原料，現在已停下來。

“沒錯，乘在这上面滑下去！”

小个子輕捷地跳進鉄籠，手扶鉄綫乘勢很快地往楼下滑去，黑岩也跟着滑下楼去。

从懸空的脚下很远的地方，通暢無阻地傳來了警察誇耀勝利的威逼羣众的喝声。

### 3 前夜之三

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門。随着黑夜的加深，風力也加強了，羣众的呼喊声借着風力，从大街傳到小巷，驚擾着每一戶人家。

在飛鳥山下黑暗的公路上，响起了震耳的爆音，几輛滿載警察的大卡車飛馳而來。

警察的人数，每隔几分鐘就增加，在廣場上，他們完全占了优势，在威逼着羣众。旗帜被扯得粉碎，佩刀被弄得弯弯曲曲，帽子不知飛向何处去了。羣众看到警察們真地揮起佩刀來，已都完全变成了瘋人。

阿富从被扑的同志手中夺过旗帜，奔上直通四楼平台的楼梯。广阔的平台好象修成了运动场，周围安着铁栏杆。四楼虽有电灯，却是不亮。他尽力把身子伏在暗处，躲避着追上来的警察的耳目。他一面扯开毛巾缠着手腕子上的伤，一面心想在这一霎时里怎样逃走。

风猛烈地从头上吹过，反攻的喊声时或从这钢筋水泥的建筑物爬上来，又被吹散。

他把旗布解下来缠在上衣里面，撑着旗杆在寻找可以逃出的地方。

“这小子，还想逃掉！”

就在耳旁响起了佩刀频击楼梯的声音。他吃惊地回头一看，一个黑影已冲到门里来，千真万确，这是被赶到这里的同志。他本想连忙跑过去搭救他，但已来不及了。紧接着冲进来的两个黑影马上就扑到摔倒在地上的同志的身上。

“啊！这里还有一个呀！”

一个黑影马上发现了他而逼上来。阿富沿着铁栏杆奔跑起来。但是，地方小，没有迂回的余地，于是他被迫在黑暗中停下来准备迎敌。佩刀在飘摇不定的微弱的电灯光里扑过来；但是，他马上被阿富打倒，只有那低沉的呻吟声消逝在虚空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阿富一步一步地后退，寻找着逃走的路子。他知道这样的建筑物，一定会沿着外墙安装着可以上下的太平梯子。

突然，吹起了紧急警笛，然后，好象抽疯的婴儿似地停了一下，接着又响了起来。他非常冷静，终于就在脚旁发现了一个通到太平梯子的出口。他用溜滑的鞋底踏着梯子，伏首看到了人影在遥远的下界奔跑着。

“从梯子上逃掉了！”

被警笛声聚集在一起的警察，在阿富的头上喊叫着。太平梯紧靠着建筑物的外牆，他以壁虎般的敏捷动作从这个巨大建筑物的腰間左弯右拐地逃下來。

三樓，隔着玻璃窗已經看不到同志們的影子。当他下到二樓的歇脚处时，他的腿不自主地軟下來，原來这里已有先跑下來的警察佈好罗網。

他早就把旗杆拋棄了，因为拿着旗杆是不可能攀着梯子逃下來的。現在，当然是不能再向上面逃了，他完全處於兩面夾攻的形勢了。

“管他呢！”

他向下面望去，离地面只有兩丈多高了。突然，他翻轉來往上蹬了兩三步，然后便向着黑暗的廣場，倏地跳了下去。

高枝在王子河濱的土堤上拚命奔跑着。有許多人都向這一帶逃來了，但是，不知何時大家分散開來，連大宅也都不見了。

窒息的烈風从那黑暗的底層閃閃發光的河面上猛吹過來。

木屐跑丟了，她感到自己的脚掌在布袜中劇烈地痛起來。隨着她多少离开了危險地帶，就愈來愈痛楚地反映到神經上來，簡直不能動彈了。她終於蹲在土堤的后面。

碎玻璃片扎進脚掌，取出來扔到草叢中去，一種新的痛楚直冲肺腑。

“喂！”

一个黑影从后面三四丈远的土堤上向这里奔跑着大叫了一声。她大吃一惊，一霎时竟把脚痛都忘了。她一面移动着伏在土堤背面的身体，一面了望着。



黑影立刻从眼前走过去。这时，在这黑暗的底层，她感到喜悦，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阿平？是阿平吗！”

黑影听出是高枝的声音，马上转了回来。

“高姐？”

黑影是徒工久下平三。

“我还以为高姐也被抓走了呢。”

少年走下土堤握住高枝的手，高兴地喘着气。

“大宅先生和清瀬君都被抓走啦！”

天空中的群星，一如银幕上的斑点，不时在閃动着。骚动的声音，被风吹到这条离现场三四丁远的土堤上来。

她用手帕紮好脚上的伤，扶着少年的肩膀向前走。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高枝把团团握在右手里的黑东西，在少年面前摇晃着。

“这是甚么呀？”

一颗帽徽在黑暗中閃着光。这是警察的帽子。脚下，河水冲击着河岸，冒着白色的浪花。

“喂，叫它喝点水吧。”

这团黑东西，象一只蝙蝠在黑暗中翻舞着被河水吞噬了，眼下只腾了灰白色的波光。

不要把旗帜交出去！

两个黑影衛护着旗帜向前奔馳着。他们是班长諸桥和龜井，他们已經迷失了方向。

他们正在拚命跑着的当兒，却觉得好象自投到敌人众多的地方来了。

“等等！”

龜井向前面的諸桥低声說，右手，是一條一丈多寬水勢很急的河流。

“這一定是王子河的支流哩！”

諸桥也回頭觀望着，發現灰白色的浪花旋轉流動在黑暗的底層。

兩人過了桥，朝着天空微微發亮的方向跑去，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河濱。

“不成！”

倏然止步的諸桥，在旗杆頭那面又往回推，龜井險些摔倒。

“啊？”

龜井注意到的時候，從佩刀的聲音和閃光來判斷，發現大約有四五个警察向這邊跑來，只離有五六丈遠了。

兩人又跑回桥上來。當他們正想溜進桥下左面的小巷里去的時候，龜井突然尖叫了一聲。

猛然跳出一個特務模樣的人，迅速地抓住龜井的胳膊，想擰到背後去。

“混蛋！”

假如不是後面也有一羣警察追逼過來的話，當然他們兩人是完全會逃掉的，——但是，當焦灼萬分的龜井被摔倒在地上再度爬起的時候，諸桥已被按在地上，正在掙扎。

“喂，收拾這個！”

特務看到桥上來了警察，就胆壯地大叫起來。

龜井拾起旗帜，無奈丟掉同志撒腿就逃。但是，由於他已很疲勞，再加上方才摔了一跤，混身都痛，跑起來真有一種身上似

乎背着一塊門板的感覺。

他感到警察的手已触到自己的肩膀，於是他突然雙手抱緊旗幟，几乎是連翻帶滾地跳到河水里去了。

犹如被狂風吹击着的紙屑，羣众从小巷里逃出來，跑过大街，紛紛奔進王子区的每一條街道。廣場上，扑人的汽車瘋狂地來回奔馳，署長喊啞了嗓子指揮着警察。

面對着廣場的“赤玉”咖啡館，和別的商店一樣緊緊地閉了門，兩個女招待把二樓的窗戶推開一道細縫，顫慄地偷看着這悽慘的光景。這時，一個客人慢條斯理、一聲不响地走上樓來坐在她們身后的桌旁，沉着地重新戴了戴帽子，整了整大衣的領子，她們都絲毫沒發覺。

“喂！拿點什麼吃的來呀！”

兩個年輕的女招待回過頭來一瞧，大吃一驚，幾乎都要喊出聲來。

“什麼都成。”

深深地戴着帽子的客人却是非常沉着。從衣袋里取出紙烟盒，用左手拍出一只來說：

“喂！別楞着，点个火！”

女招待雖在驚慌着，但受到這個微笑着的客人的催促，終於拿起火柴給他点上烟。

這家的女人們所做的生意，客人是非常清楚的。客人把紙烟伸向似乎是鵝兒的那個女招待，同時向她遞了個眼色。這個胖得滿身脂肪，額頭大而發亮的女招待，半信半疑地領會着客人的用意：

“今天夜里，這麼亂……”

客人不等她說完就強拉着女人的手，走到牆角里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喂，你，去拿酒來！”

剩下的那個女人，受到冷遇，聽到吩咐就滿心不高興地下樓去了。

看樣子這客人不象會喝酒，喝起來很難下嚥的樣子；而且，他始終從窗縫注視著一眼能夠看得到的廣場上的光景。

趁女人上廁所的當兒，客人掏出手套來戴在右手上。右手的拇指和手脖上凝著干硬了的血漿。他是中井。

“喂，記得你們這裡有電話呀。”

等女人回到座位上來，他若無其事地說。

女人指了指屋角上和樓下合用一條綫的電話。他站起身來走過去，和預定在“金絲鳥餐廳”的二樓等待著的綿政道了話。

大約過了五分鐘，掛上電話，中井這次可象確實喝醉了似地对女人說：

“愛，一切都沒問題了，好，咱們睡吧？”

客人這種大胆的蠢話使得女人吃了一驚。

“別瞎說啦，這裡不是旅館！”

中井的體質是不能多飲酒的；但是這種酒，吃下肚子只覺得腦子有些暈的感覺，並不那麼醉人。方才綿政在講完正事以後，還曾叮囑他不要被捕。

事情已經辦妥，吃過飯，又喝了酒，這個女人和咖啡館，都沒有用處了。

“隨你怎麼辦好啦！”

他把錢包丟給女人，就下樓去了。

在好象剛剛刮過大風那麼清靜的街上，中井嘴里銜著牙籤，

被追趕上來的女人伴送着，蹣跚地向山下的電車道走去。

## 負 傷

### 1 分 裂

翌晨。疎稀的雲朵，遮着陽光，把陰影疎疎落落地投在山背、河濱的土堤、廣場、街道和警察署的門旁，這一切象是睡到過午才醒來的賣淫婦的醜臉。

昨夜，在下雪以前不久，半夜一點鐘前後，那“一羣螞蟻”才全部從這個王子區一哄而散。

夜來遭到眾人踐踏的積雪，和泥濘絞拌在一起，冬晨淡弱的陽光，輕輕地映照着殘雪，閃出黃色的微光；王子警察署的大門口，直到這時候，依然被頻繁出入的警察、特務們的脚步聲和怒吼聲，弄得一片嘈雜。

扯碎的組合旗、銹得象黑色液體斑痕似的旗杆頂、几頂便帽和禮帽、折斷的洋傘的杆尖、木棒、沾滿紫黑血疤的破碎的手帕、圍巾、勞動服上衣、單只鞋等等——在離開樓下的嘈雜聲稍遠的二樓的高等特務室里，桌子上滿滿地堆積着這些證件。

從警務廳急忙趕到的特高科長、勞動股長、特務處長等和額上紮着頭布的警察署長一起走進這個房間里來。

“噫！不得了！”

特務處長大聲呻吟地說。

“主謀分子的嫌疑犯，逮着了嗎？”

特高科長馬上聯想到往年的“火攻事件”。

“現在正在進行全面搜查，——不過，光抓起來的就有幾百人哪！”

署長兩眼充血，緊皺着被繃帶勒得吊起來的眉梢。他想第一個查出用石頭打傷他的人來。

“哪里，主謀者是在暗地里指揮的。”

新到任的特高科長一面自信地斷定說，一面從美髯下面輕輕地吐着烟霧。

他為了最有效地完成自己的繁重任務，必須訂制最妥善的計劃；即使為了証實自己是新內閣政策的最有才能的鬥士，也需要顯示出高超的手腕來。他正撥弄着兩三個証件，忽然有所發現，而靜靜地屏住氣息，含着烟霧。

“哦？”

別的人也都伸過頭來，原來是一只發着黑光的八英寸長的手槍。

“還要更細致地搜查現場……”

特高科長望望手表，對署長說着，就在其他處長之前走出房間。

從警察署後門抬出兩個担架，並且驅散正在修牆的附近街道的人們，抬進了斜對面的醫院。

街上的人們都背過臉去，不忍目睹担架上的悽慘景象。

載着特高科長的警務廳的汽車，在三十分鐘以後，駛到“芝區御成門協調會館”門口停下來。會館前面的大街幾乎已完全戒嚴，擠滿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特高科長走下汽車時，這些警察都一起舉手敬禮。但是，事實上這裡並不是警察開大會，豎立在會館門前的一丈八尺左右的廣告牌上寫着，這裡是“勞動者農民黨”<sup>①</sup>臨時大會的會場。

---

① 簡稱“勞農黨”，是在1926年成立的日本無產階級政黨之一，其核心組織為“日本農民協會”。

特高科長混在人羣里，迅速地向密佈在周圍的特務們遞着眼色，走向場內臨監席去了。

場內人多，異常悶熱，甚至使人頭暈目眩了。樓下大廳里的代議員席和三樓的旁聽席都擠滿了人，和昨夜的羣眾同樣的、閃爍着時代意識的光芒的無數只眼睛，令人眩暈地、毫無間隙地排列着，一直伸展到最后面的天井的邊緣。

但是，場內却寂靜無聲，甚至連很遠的前方的書記席掉下一支鉛筆，都能把聲音傳到旁聽席的角落里來。幾千人沉靜地睨視着到了時間而尚未到會的議長的座位。

從全國各地前來的代議員們——農民組合、各地方勞動組合、礦工組合、薪金生活者組合、水平社代表<sup>①</sup>、消費組合聯合會等，一千多個議員們，都帶來了各該團體的意志，想把它最強烈地反映給黨臨時大會。高木、中井、山本等人也摻雜在左面的評議會系統的議員里。他們都熟知身為階級運動的先鋒分子，在今天大會上所應擔負的重大任務。

“‘解散’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吧？”

從旁聽席的角落里傳來了這樣的低語聲。

“右翼分子，當然是在等待着解散哪！”

這羣旁聽者大概是左翼的吧。

“關於黨綱第三條的合法修正草案”是右翼分子提議舉行此次大會進行討論的建議案。右翼分子是想通過這個“提案”，進行最合法的分裂黨的活動。

這個在半年以前黨成立大會上，由全體黨員宣誓訂定的黨綱第三條，對於右翼分子來說，却只不過是引起鎮壓的導火綫

① 以松本治一郎為首的一個社會團體，它主張農民自主地開展解放運動。

的、荒山上的狐狸身上背着的柴薪。但是，左翼人員却認為這是卑劣的“重新繪制的 性廣告牌”，是背棄全國無產階級羣眾的真正要求的。好的，就是万一非遭到分裂不可的時候，這種對過去黨的本質的軟弱的聲明，儘管是對付資本攻勢的一種暫時的權變，但也終是不能容忍的。

“請看，看看羣眾，他們正在從工廠、農村被追逐得四分五散。他們一面遭到追逐，一面負傷，一面拚命死守着自己的陣地。是要眼看着羣眾被敵人擊敗么？”

他們的眼睛發射着這樣的閃光。——但是，右翼分子却是這麼想：在歐洲大戰當時開始活動的無產階級所獲得的各種勢力，終是最近這種社會經濟狀況所難於容納的。他們相信議會政治，相信財政經濟界會有周期性的繁榮。總之是先退一步，再進兩步。

“退一步，就是要再退兩步，不，這樣就幾乎是全軍覆沒。”

左翼一定要反叱他們的，中井等還要再作補充說明吧。

“我們已在大同印刷公司爭議的實踐過程中取得了教訓，再來重復這種錯誤，羣眾是不答應的！”

這裡意識形態上的根本性的差異已經發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更主要的，“西伯利亞”內閣<sup>①</sup>的头等高明的“政策”，可以迫使右翼的不可挽救的錯誤主張，見諸於行動。

誠然，資本的攻勢已巧妙地借用右翼分子的手用它鎮壓的炸彈，炸毀了這個無產階級陣營在合法的範圍內所採取的措施。

在講台的後面的一個房間里，早從三個小時以前就在舉行

---

① 即由綽號“西伯利亞”的政友會總裁田中陸軍大將組織的內閣。（參看 52 頁注）



的小型委員會，爭論得不可收拾，臨監室也同樣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密集的羣魚已被落退的潮水遺棄在沙灘上，鱗光閃閃，正等待漁人來收拾！終於，小型委員會不顧左翼方面表示最後的讓步，仍使互相對立的意見筑起一道更深的溝來，落得不歡而散。

手腕靈活的警尉補對特高科長低聲說：“反正既然改變了討論這個提案的日程，所以在繼續討論之前，右翼是不會考慮其他提案的。”

特高科長得意地笑着點點頭。這位權威的旁聽人用眼睛掃了一下左翼議員席，机警地從這裡發現了中井的“馬面”和高木的短粗的脊背。

“他媽的，還在里面裝沒事人呢！”

“他聯想到昨夜的“暴動”，進行着職業性的推理。

“再過兩三小時以後，全部落網！”

他對部下萬般叮囑，然後走出臨監室。會場里的空氣，使得他非常高興地回警務廳去了。

但是，假若他在这里再呆二三十分鐘，那麼他的面孔也許會比方才到王子警察署去時更加陰沉。原來是在大會討論正式議題之前，由於左翼派提出了緊急動議，而作了下列決議：

近來，頻頻接踵而起的勞動爭議，当然是由於大資本家對勞動組合的明目張胆的壓迫所引起的。這不僅表現在單純的勞動條件的惡化，而且更進一步表現在企圖採取消滅勞動組合的政策，從根本上摧毀工人階級的結社自由。我們勞動者農民黨，譴責政府對於為反抗資本家這種明目張胆的迫害而奮鬥的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團、王子造紙廠爭議團所採取的行政上的重大的錯誤政策，而要求查明責任。

昨夜，大正十五年①十二月十八日，在王子造紙廠發生的罕見的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我黨關於上列事件，向政府——資本家、地主的走狗提出嚴重的抗議。

### 劳动者农民党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會議主席讀過這篇決議文以後，獲得全場一致通過。接着，中華民國上海總工會的聲援信，再次掀起了左翼的怒濤般的鼓掌聲。紅色的方型中國信箋，由一個語尾發音不夠正確的朝鮮人打開來，讀下去：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

“住口！”憲兵馬上伸過手來抓住朝鮮人的肩膀。這時，倏地從喧嘩着的議員頭上撒下了真誠的禮物“紅色的諭示”，飛舞着落下來。

外面刮着大風。

荻村後頭部的創傷，相當嚴重。他昏迷不醒，一天一夜，好像是在混濁的熱氣里度過的。

“人民的……，戰士的屍體……”

高枝的低語似的歌聲，有時忽然在極短促的一霎那，從直冒熱汗的昂奮狀態中，喚醒他的意識，……但是，不管是換冰袋時高枝的面龐，或植物園里的樹林被盤旋在窗外的狂風吹出的刺耳的叫聲，他都不能清醒地感受到了。

在這電燈尚未亮的室內，由於是二樓而從玻璃窗子透過來的微明的暮色，灑在猶如纏着旧繃帶的死人臉似的荻村的面孔上，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靜物。

---

① 1926年。

加代被抓了去，高枝一个人照料父親和荻村这两个病人，她的头已經象藥水的空瓶子，空空洞洞，而昨夜脚上的伤口也在作痛。

“这个人，也許会这样死去的？”

他那空虛的眼睛，虽然象机器人的口似地張开來了，但似乎不能辨認她的臉。

她一面听着藥水咕嚕一声流过咽喉，一面把一只手伸進光棍漢的滿是汗垢的被窩，医生似地按住荻村的手脖子把着脈。

“假如，万一到明天早晨，全身一涼……”

这种念头，象一架自动排字机的自动檢字手在檢字时的冷淡的感情，冲过头腦。

“医院也只剛剛住了一天，就被赶出來了。

如果真的死了，——过了三四年以后，若告訴工厂里在一起的女工說：

“我这样的一个朋友，也是被这些家伙弄死的！”

她們一定会說：

“噯呀，可真殘酷！死得多么可憐哪！”

那么，我們就唱“牢獄之歌”，五分鐘后，我就能够若無其事地，变成精神飽滿而愉快的么？

“真若是死啦！……”

在她的空洞的头腦里，一片煙霧似的東西，恍恍惚惚地聚攏來，結成一团火热的液体，急向喉头湧來。

“怎么？难受嗎？”

荻村扭歪着臉，嘴里嚙勁，但，即又閉上眼睛，在嘴角处留下微微的顫動，其他就又都恢复了原來的状态。

她輕輕把手放在荻村的前額，把冰袋移正了，目不轉睛地凝

視着从被窩拋出來的粗壯的胳膊。

“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呀！”

她扶起他的手臂，好像是安慰自己似的，喃喃地說：

“現在，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啊！”

荻村對於她乃是知識的源泉。他教她怎樣認識社會，告訴她哪里有他們的吸血鬼。放在屋角上的和這間蔽陋的四鋪半蓆的小房間很不相称的大書櫃，對於她也是唯一的教師。

列寧的“組織起來”，書頁还未合起，伏在吃飯讀書兼用的桌子上，似乎在負傷的前夜讀過。

她拿起這本書瀏覽一下，但是，她也疲勞了，把書拋開，伏在他的脚旁打起盹來。

“高枝姐，牛乳來啦。”

从楼下傳來了女房主的說話聲。她站起身來接過牛乳，放在水壺的熱水里暖着。

也許是體溫降低了，荻村臉上的紅暈逐漸減退了一些，喘息逐漸平靜下來。

她感到無數只富於生命力的小虫，已在荻村的身体里苏甦，在开始蠕動。

“噯！謝天謝地！”

把熱得恰到好处的牛乳，倒進茶杯，一面往他嘴邊送，一面輕輕抱起他的上身來。

“荻村先生！”

低聲叫了兩三次，他才微微地睜開眼睛，看了她一會。

“牛乳呀，不要嗎？”

病人輕輕喝了一口，咕嘟一聲嚥到肚子里去。

“快点好吧，啊！”

病人無表情地一点一点地喝着，直到喝光了一大杯，才深深喘了一口气。

“这就好了！”

高枝給他擦淨了嘴角，正想給他重新盖好被子时，荻村的大手握住了她的手。

“啊！”

她吃了一驚。病人依旧閉着眼睛，但嘴唇却是在無力地抽动着，虽然沒有說出什么，但是，她却通过手的溫暖，理解了他的意思。

“別耽心，好好休养，有我伺候您，放心好啦。”

她緊貼着他的臉說。她心里有很多話，但竟連一半也未說出口來，臉上却泛起了紅暈。她凝視着病人閉着的眼睛，怯生生地把自己的嘴唇湊到男人臉上去。

## 2 叛 徒

寒風凜冽的夜晚，雨雪交加的寒冷的白天，輪流地過去了，眼看就到年底。

加代回來了。

臉色蒼白，眼睛混濁不清，沒有生氣。臉和手脚都浮腫着，簡直和從前的她大不相同了。當她被高枝攙着跨進家門的時候，臥病的父親爬出被窩，幾乎哭出來。

被褥並排舖上兩套，加代是坐不起來的。口唇發黑，好像是凍得直在發抖，她得了嚴重的脚氣。即使弄成這個樣子，還是比較鎮靜的，她躺在被窩里只露出面孔來講述自己的種種遭遇，姐姐听了直流眼淚。

“我，也許要死的呀，連孩子也不能好好地生啊！”加代从高

枝为她梳过的長髮中露出寂寞的微笑。“他，也是那种情况，我总觉得，即使我的病好了，也見不到他了！”

她預感到不能和宮池重逢了，而把在拘留所里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深深地刻在心版上。她說不想吃东西，被姐姐劝說着，才喝了一点点煮得稀爛的麥米粥，但馬上就吐了出來。

千川溝結了冰。

高枝忙於照顧病人，就沒能到爭議团去。据有时前來探望病人的妇女部人員和自己这一班的委員們說，班里的空气愈來愈沉悶了。

她坐在加代的枕边，情緒抑郁不堪。比这更使她惱火的是，公司解除了封鎖，用很大的一筆經費，瘋狂地搜集了將近三百名叛徒开了工。

“招募組版工、排字工、印刷工。”

詞句很簡單，但是用相当大的鉛字登在各報上的廣告，投進失業者的洪流中去，對於爭議团員來說，無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似突然感受到歲暮的嚴寒。

公司举行过股東會議以后，更換了經理以下的委員，重新整頓了陣營，並且向顧客發布重新開張的新聞廣告。

董事長大川的意志得到了明确的反映，發布了斷然解僱兩千七百余名全体爭議团員的宣言。小石川区居民同情者和有关当局通过本区警察署長提出的願为从中進行調解的要求，都遭到了堅決的拒絕。

为了進行調停，芝增上寺的道重大僧正也在这个时期訪問了大川董事長。年高有德的老师傅劝說傲慢的富豪，这位人僧正認為自己的天職是：宜戒驕功傲富，以救众生。他的言行虽是在做古，但此刻說來，應該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这个傲慢的匹夫，却連一句話都沒回答，只在他們对坐了几十分鐘以后，大僧正离席告辞的时候，說了一句：

“您的学說，我領教了。”

爭議团各班的空气異常沉重，还並不只是因为这种情况；由於多数人被捕，空位置顯著地多起來，因此就被公司的特务們打進來了。

歲暮，凜冽的寒風，沉寂地飄揚着爭議团的团旗。

荻村今天早晨爬了起來，穿上草履，到外面來看看。他因为內臟沒有受伤，止了痛，就較快地恢复了健康。

他想知道总部的情况，一來是想見見高枝，向她道謝；二來听說加代也回來了，想來看望。

草履的前尖一碰着小石头，尙未完全恢复原狀的头部，就又絲絲作痛。

“哎呀，已經能够走路啦，不要緊啦？”

高枝望着出現在門口的荻村的臉，狂热地叫了起來。

“不要緊，算不了什么！”

他向臥病的老人寒暄了几句，謝过高枝的照料，望着加代說：

“听說你見到宮池啦？”

“是的！”加代点点头。“被折磨得都不象人样了……！”

加代自从在家里休养，反倒变得懦弱起來，話語的尾音都象是哽塞在喉嚨里了。

“不过，你要知道，他是‘犯罪未遂’呀，一年以后，会平平安安地出來的！”

姐姐是在努力鼓励妹妹提起勇气來。荻村沉默了一会，問道：

“听说公司的工厂开工了？”

高枝点点头：

“您那里没接到解僱通知嗎？”

她从空空的書箱里取出兩張明信片來遞給荻村。臥病的父親嘆息了一聲。

“哦，原來是……‘根据公司的章程，特予解僱……’。可是，我倒是沒接到哇！”

荻村把鉛印的官制明信片翻轉來，說：

“狗东西，也許是以为象我这样的人用不着什么通知呢！”

他爽朗地笑起來，但馬上覺得头部还是有些作痛。

“我，現在就到总部去看看？”

他很关心自从王子造紙厂事件發生以來，可能是几乎完全無人照料的总部。

“还是不去的好，走到半路上再遇見暴徒团，这回可就要送命啦！”

他慢慢地穿上草屨，走出門外來，又回过头去笑着說：

“反正是上次沒被打死，——痛痛快快地給他們打死，也許更好些！”

这里离白山坂道下边的爭議团总部，只有五六丁远，而且这一帶，爭議团也有很强的警戒網，所以他比較放心。

“公司方面，正在报上登廣告招募工人呢。”走着，走着，他忽然想起剛出門时高枝說过的話，这是因为他看到一些面生的同行似的人，和爭議团一起，三三兩兩走進总部的大門。

“啊，荻村君，好了嗎？”

正在总部的三四个人聚集到荻村身边來。

“怎么，沒死掉呀？”



代理荻村的职务的安藤聞声从二楼伸出头來喊道。

“你說得太过分了，怎能随随便便就死掉呀！”

粗魯慍悍而正直的安藤，又彈起了他的老調，好久沒曾露过笑容的荻村听了也不禁笑起來。

“还是死掉的好，一死可就变成了李卜克內西<sup>①</sup>了。”

安藤一面忙着处理單据和文件等，一面說，旁边的兩三个人都噗哧一声笑了起來。

“不过，你真是可以出來走路了嗎？”

“当然啦！”

荻村打开簽到簿、警戒人員的报告書和斑細胞的檢送材料等，發見每一个文件都發生了顯著的变化。在他躺在屋子里休养的大約半个月時間里，爭議团的情况迅速地惡化了。

在总部里，連一个領導干部都沒有，只有四五个青年人，支撐着这么嚴重的局面，在工作着。

“安藤君，那些生人是……？”

“成問題的就是他們呀！都是用報紙上的廣告招募來的叛徒。現在我們正在大力說服他們，不过，这些家伙都很不懂道理！”

安藤把整理报告文件的手，稍微停下來說：

“你，会說話，去說說看吧！現在，松本和黑岩正在和他們談話呢，不过，叛徒越來越多，我們倒是要給打敗的呀！”

事实上，叫他們这些叛徒們大搖大擺走進會場，真令人有点不忍目睹。

誠然，黑岩的吼叫声清楚地从楼下傳上來，荻村想先看看情

---

① 李卜克內西（1826—1900）是德國社会民主党建立人和領袖之一。

况，便慢慢地走下樓來。

樓下的八鋪蓆和四鋪半蓆的房間，都被失業的羣眾(叛徒)挤得滿滿的。

在屋角上的一張小桌旁，黑岩的激动的四方臉、松本的蒼白的臉正在熱心地進行說服，但是，這些失業的羣眾，臉上露出不平的气色，都不象是在仔細地听着。

“这次的爭議，以后還要大大發展，公司虽說把我們解僱啦，可是我們還沒答应，——象这种蛮不講理的解僱，我們怎能答应呢！”

黑岩一面搖晃着桌子，一面大聲說着，但是絲毫也不起什么作用。

“可是，公司又說：連解僱津貼，都用保險信封寄給爭議團啦！”

一个身穿旧西服、头戴鴨舌帽的印刷工模樣的人，靠着右面的柱子說。随后这个人又回头來望了望眾人，接着說：

“为什么这样呢，我們不是到爭議團來上工的，是公司僱我們來作工的，知道嗎！”

三四十張面孔，齊聲應道：

“是呀！真是豈有此理，快叫我們順順当当地回去吧！”

他們是沒受過任何訓練的“沒有組織的羣眾”。而且今天这种情况，也是和他們眼前的利益相矛盾的。

“說說，那是公司的狡猾手段，現在这么說着僱用了你們，等爭議解决了，該又把你們赶出去了！”

黑岩逐漸焦急起來，尽管这么說，他們还是無动於衷。

“反正我們是作工，多咱赶出去多咱完事，用不着廢話！”

他們的態度逐漸強硬起來，方才那个身穿旧西服的工人又

喊了起來。他們是絲毫沒有什麼階級道德觀念的，都只是为了爭取個人利益而已。

“大清早餓着肚子跑到這裏來，這麼麻煩，那就只會挨餓！”

對失業的羣眾來說，不管怎樣，只要有活干就好。同伙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態度也就越來越強硬，都想第一個跑出這個房間去上工。

這時，又有失業的羣眾，兩個、三個地被警戒人員帶進來了。

“喂，交給你們啦，跟這些弟兄們好好談談，叫他們都明白過來。”

說完，警戒人員馬上回到崗位上去。招募工人的廣告剛在今天早上登報，天方正午，前來應募的人就多得數不過來了。警戒人員在公司和有關當局共同警戒網內，堅持戰鬥。

“各位朋友，你們知道，我們直到今天是抱着什麼想法進行鬥爭的？——你們入公司作工，我們又該怎麼辦？”

黑岩變了臉色，向在座羣眾的代表人物——柱子旁邊那個頭戴鴨舌帽的人質問着。

“哎哎，你等等……”就在黑岩身邊，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工人模樣，臉色蒼白的人，舉起手來說。“我掏空了錢袋乘電車，從老遠的深川<sup>①</sup>來到這兒，也不是有這個嗜好呀；我到眼前已經有半年沒有工做了——老婆孩子都餓得干巴巴的，連這個年關都過不去啦！你還說什麼傻話！”

他象蝙蝠似地舞動着破舊的斗篷。

“我可不是半年，都一年啦！”

從背後也傳來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

① 東京都江東區的一個地名，原為東京市的一個區。

“別开玩笑啦，快乖乖地叫我們回工厂去吧。呆在这里实在是白費時間，我們現在是生死关头！”

“是呀！什么叛徒，佩劍啦，我們都不知道；好吧，爭議团的人們，別嚇唬我們啦，叫我們回去吧。”

空气愈發陰沉起來，失業者們異口同音地呼吁着，黑岩終於爆發似地吼叫起來：

“那么，你們这些傢伙是說，真要背叛我們，永远作叛徒嗎！”

荻村本想走到前面去，但屋子里坐滿了人，一下子迈不过去。

“你說什么？什么叫‘背叛’？”一个坐在屋子中間，身穿吊鐘式的斗篷，苦学生模样的青年，站起來走到黑岩面前來。“为什么說我們是叛徒？我們和你們絲毫沒关系。我們自願給公司工作，民法上也規定这是正当的呀！你胡說什么！”

看样子，“苦学生”似乎是覺得已把黑岩乖乖地說服了。

“对呀，誰說不是这样！爭議团是爭議团，我是我。”

說着，失業者們就要站起來。

“叛徒！”

正在这时，黑岩猛然朝那个苦学生的臉上打了一拳。“吊鐘式的斗篷”沒提防，被打倒在地，滿屋子的人都站了起來。

二樓上的人們听到喊声，也都吃驚地走下樓來。在屋子外面放哨的人已把屋子包圍起來了。

“等一等，等一等！”荻村把正和失業者們糾扯在一起的黑岩和松本等人拉开，說。“大家可以回去，所以，先安靜一下！”

“当然要回去！”

“还打人，真他媽的胡來！”

大家紛紛嘟囔着，听說叫回去，也就都靜下來。

“請回去好啦！可是，話好像還沒向大家說透，我再來說說。听完啦，想回去的就請回去好啦！”荻村一面走到桌子后面來，一面沉着地說。

“好，听听你的，可是，这回可得別再費事，叫我們回去！”

大家安靜地坐下來了。

“各位里头，也有我認識的人，——大家都是印刷工人，是同行，所以一定不能象方才那樣，自己打自己人！”

“还用你說！”

怒气尚未完全平息的人們說。

“是的，道理很明白。”荻村用眼睛盯着方才說話的人，說。“大家長期失業，生活很苦；我們也和你們一樣，到今天已整整斗爭了七十天，非常困難。象这样，彼此都在受苦的兄弟，打起架來，当然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种論理學上的小小的幽默，使得失業者們的情緒緩和了一些。

“說起來，我們是兄弟。——我們互相幫助，使彼此都生活得好，乃是應該的事。但是，現在，你們找到了工作，我們的爭議就要失敗。——這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荻村看到方才那個“苦學生”正一面擦着鼻血，一面往外走。

“喂，你等等，——你想應該怎麼辦呢？說說吧！”

“吊鐘式的斗篷”看到羣眾的視線轉到自己身上來，便低着頭躲到后面去了。

“我們爭議團，對於你們找到工作，決不嫉妬，也不想妨礙你們。但是，請你們記住，正象這位黑岩君方才說的那樣，這次爭議的起因，是公司开除鑄字部三十八名職工引起的。假如，我

們也象那位‘吊鐘式的斗篷’所說的那樣，你是你，我是我的話，也就不會在這麼冷的天氣里，抱著空肚子來活動了。”荻村興奮地說著，忘記了頭痛。“但是，我們勞動者是不能那樣的，你們是我們的兄弟，能不曉得這個道理么？為了三十八個人，有三千人拿出生命來進行鬥爭，這種心情，你們不會不懂呀？”

荻村聲音高亢，失業者們慚愧地低下頭去一言不發。這時松本把懸掛在二樓的團旗取下，拿到大家面前來。

“大家請抬起頭來，看看這面旗！這面旗是三千年爭議團員的靈魂！被捕入獄的人、患病死去的可憐的團員和得了神經病的團員家屬——他們的高貴的靈魂，都織在這面紅旗里了。”

團旗沾滿了各種污痕，沉重地順着旗杆垂掛着，失業羣眾低下了頭。

“各位！方才我講的道理大家都懂了沒有，我想請你們明確地答复我。哎，把我們的靈魂——團旗放在這裡，還沒有懂的人，就跨過這面旗回去吧，上公司去，還是上哪兒去，那都隨你們的便好啦！”

失業羣眾低頭無語，看不出要動的樣子。

## 桎 梏

### 1 強制調解

……日前，因與王子警察署的警官搏鬥，共有二百餘人遭到逮捕的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團的團員們，在當局的嚴重監視之下，無奈轉赴上野公園，在動物園內排隊走步，以防止警察署以室外集合的借口下令解散。上野警察署接獲通知後即派出數十名警察，趕赴現場嚴加警戒，但只能袖手旁觀，而無法加以干涉。

十二月×日的“东京日日新聞”刊載了这条消息，实际上也真是这样，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团的存在，犹如撒在帝都东京中心区的猛虎那么危險。而且他們为了避免室外集会的名义，而在上野公園內的動物園里排隊走步，就更是一个諷刺。

猛虎是关在鉄柵欄里的。被飼养得馴順了的牠們，每当那渴慕山野生活的血液沸騰起來的时候，就踢着鉄柵欄，大声咆哮。几世紀以來，这些身为傳統的被压迫階級的爭議团員，已經覺醒，为了自由与平等燃燒起新的热血。

而且，这些爭議团員也决沒有处身於鉄柵欄的外面。

被称为軍閥地主党的政友会組織了內閣，果如所料，“西伯利亞”出來就任了。

政友会比起民政党來，至少在國會中是少数派。对華問題、銀行停兌、迭次發生的劳动爭議和土地爭議等許多的难题都擺在新內閣的面前。

國民已經預料政友会內閣將是短命的。反对党的報紙甚至怀疑他們連組閣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西伯利亞”——这位身为陸軍軍閥首領的將軍，却受到貴族院、特別是樞密院<sup>①</sup>方面的莫大的信任。他曾在險惡的兆头——議會开会之前，一天，曾被这些人招請奉为上宾。國家的元勳，帝國主义的化身，在政治上握有大权的从一位大勳位，对这个勇敢果斷的“西伯利亞”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求的內容，当然不外是“思想善導”了。这是为了防止这些寵兒所最憂慮的“思想惡化”——对帝國主义來說比“銀行停兌”和“对華問題”更危險的問題。也就是要消滅可惡的共產主义。

---

① 樞密院：日本天皇的最高顧問府。

“西伯利亞”認為無論從國家的良心，或從政党的策略來考慮，都是可以把這個“思想善導”和“消滅共產主義”作為党的政策的頭等招牌的，因為它是有這種必要的“重要而迫切”的問題。

這塊招牌首先聯繫着貴族院和樞密院方面的絕對信任，同時在眾議院中也是對付在野的反对党的擋箭牌。這塊招牌，受到統治目前政界的資產階級政党、政友党、民政党等一切党派的支持，它是扑克的“王牌”。

是的，正是由於他更有效地使用了這張絕對優勝的王牌，才使民政党趨於分裂，並且能夠完全控制住在眾議院中掌握着表決权的第三党。作為清廉的國士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國民的輿論中副有眾望的第三党首領尾崎老議員，提出了“思想國難”的決議草案，並且對於將“思想善導經費”一千萬元，作為國庫負擔列入國家預算的政府提案，以滿腔的热情和好意發表演說，表示贊同。他甚至在“西伯利亞”操縱之下，以他愛國之士的尊嚴，最嚴肅、最庄重地跳起舞來。

儘管如此，中小銀行的破產還是使中小資本家沒落，失業羣眾猶如飽嘗了一頓驟雨似的河水一般，在城市、在農村，到處氾濫。幾乎等於暴动的土地爭議和大規模的劳动爭議相繼而起；而比起從前發生的爭議來，都遭到了悲慘的結局，徒然增加着令人憂慮的新紀錄。

在野的民政党系統的各報，在不接觸根本問題的程度內，甚至把這些現象當作攻擊政府的材料。

……假使政府當局及其执政党對於當前這種劳动問題——土地爭議、劳动爭議和失業者对策——無能為力；而任其發展，勢必招致可怕的結果。此乃明若觀火。我國的劳动組合的規模和訓練，已如歐洲先進諸國，則令人憂慮的全國性的大罢工這種



不祥事件，乃在所難免；何況，鄰邦中國的國民革命，將給與我國工人階級以何種影響，恐大大超出想像。

但是，反對黨的這份攻擊材料，反而給“西伯利亞”加了一把力，使得他的心腹滿蒙調查會、黑龍會、憲兵特務隊下定決心擬訂最“重大的計劃”，並相應地增加了流動機密費。他甚至決心等待在遠處狂吠着的反對黨熾烈地燃燒起攻擊的火箭時，發揮他的金字招牌“必勝王牌”的全部威力，實行他的“重大計劃”。

地方長官和公安部長，都根據他的周密的計劃撤換了。特別能夠反映他的意志的警察廳，它的首腦人物也都換了他認為最“適當的人”。

在人事更換不久，爭議團的高木、中井和中央總部的委員長小田等三人，受到警察廳的邀請。

他們被引到二樓的第一接待室里來，對於他們來說，這座只殘留着痛苦記憶的威風凜凜的建築物，竟具備着幾種不同的面貌，這一點使他們很驚訝。綠地黃花的地毯，透過破襪子<sup>①</sup>刺得他們腳心直發癢。

“特高科長馬上就到。”

接待他們的警察站在門口說。這個警察有些面熟，曾經從講台上把高木拉下，擰過手臂，帶到這個建築物里來，推倒在一個牢房里的，不就是這傢伙嗎？這時听差端了茶來。

“這就是所謂高級策略啦。”

小田苦笑地說着，拉過旁邊的椅子坐了下來。

“噢！”特高科長和勞動股長，擺着高興得令人作嘔的面孔走

---

① 日本人進屋人都脫下鞋來，只穿襪子，這裡是說爭議團的領袖人物的襪子都破了。

進來。“哎，快請坐。天氣冷，坐到火爐旁邊來吧！”

中井和小田還站在那里，特高科長向他們遞了個笑臉。

他們由小田在中間，隔着桌子，和特高科長勞動股長面對面地坐下來。特高科長蓄著漂亮的鬍鬚，氣派十足，而勞動股長卻有著狡猾的小眼睛、尖鼻子……一切長得都很小，兩人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高木等坐下來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樣結合這兩位警察廳的主要人物的態度，來運用離開總部時與綿政、八尾等商定的策略。

“諸君，有跟公司和解的打算嗎？”

勞動股長先開了口。非正式的邀請的目的，果然沒出他們所料。

“當然啦，只要公司有誠意。”

小田率直地回答著。勞動股長又說：

“咱們先說清楚，今天和大家會面，我們也都是拋開官職，以個人身分來接觸的。因此，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毫無保留地談談你們的意見。”

四方的，漂亮的室內，儘管火爐子燒得通紅，但冷空氣還是在流動。

“喂喂，小田君，你已成了人物啦，哈哈哈哈哈！”

一直在沉默着的特高科長忽然發出了莫名其妙的笑聲。他是想要把空氣弄得更緩和些吧。

“是啊，可您不也大大地發迹了么！”

小田也張開大嘴非常自然地笑了笑。——這是多么有緣分的人哪！——小田一想起和這位特高科長在大阪市的蛭子警察署當警部補時所打的交道，一股怒氣就涌上心頭。過去，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雖然彼此是知道的，但今天互通名姓以後，才

知道他們已是隔着一條戰綫戰鬥了十年的老對手。

“那時候，你們真是很棘手的呀！”

特高科長又大声笑了起來。他們兩人的談話，看樣子已把局面稍微緩和了一些。

“我那時也覺得‘你這家伙不象話’呀！”

小田在他這樣的談吐之中，活龍活現地流露出大阪地方的“師傅”所獨有的那種對待一切都滿不在乎的性格。

“不過，這次不也還是相當棘手的么？啊，小田君……”

他微笑的臉上那種刺芒似的令人厭惡的目光，倏地掃射着小田的臉。但是，小田這張飽經風霜的臉，並不象受過任何刺激。如同特高科長的“發迹”一樣，小田也成為所謂“人物”了。

“別開玩笑啦！我們是迫不得已才進行鬥爭的呀！”

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特高科長射出的箭撞在石頭上碰了回來，令人沮喪地落在自己腳旁，但是，他馬上威脅說：

“不過，小田君，上次在飛鳥山不是鬧得很兇么！你若說不知道，那可過不去！”

緊接着又發出正中要害的第二箭。勞動股長的小眼睛，也在盯着小田，好象要從他那關西人的顴骨的粗粗的皺紋里發現什麼東西。

“把什麼都推在我們身上，這可受不了，哈哈哈哈哈！”

小田笑起來，但是特高科長的苦笑卻冷冷地停留在向外翻着的唇邊。

比先前更多的冰冷的空氣，瀰漫在室內。

“說實在的，”特高科長換了話題，先來了個引子，然後接下去，“假如你們有和解的誠意，怎麼樣，不能交給我們進行調解嗎？”

三人对望了一下。看样子，終於談到本題了。

“当然，除了我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秘書室的松川主任——不过他也以个人身份出面。”劳动股長补充說。“怎么样？我們也正是因为同情你們，所以才这么說的。”

這話是倚仗他們的权势說出的。三人的頭腦象冰似地冷靜下來思考着。但是，結果是非常明白的。离开官职而站在所謂調解人的立場上的人們，怎么能够抑制朝野兩党的幕后財閥大川和澁阪的雄心呢？

“公司方面同意把这件事委託你們办么？”

高木开了口。

“唔，公司方面虽然还没明說，但大致的想法我們是知道的！”

特高科長作了一个了解情况的表情，但是三人的态度仍旧非常坚定。

“快些解决，对你們也是有利的呀！並且为社会的安寧着想，也是快些和解的好，何况对方又是……”

說到“对方”就躊躇了一下，他是想說“对方”是大資本家吧。三人从这些談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資本主义制度和官僚制度。小田停了一会說：

“若是交給你們調解，被解僱的工人当然要無条件复职，此次爭議所用的經費，公司也会担負吧？”

付出了莫大牺牲的大爭議，結果只是無条件結束，使工人运动停滯在过去的階段，这使小田感到了凄凉。

“不能光想占便宜，已經解僱的人，怎么还能复职呀！”

特高科長這句話真是肺腑之言嗎？三人感到了眩暈，他們的脊髓骨突地感到了一陣冰冷的刺痛——假如全体职工都被解

備，那就一直斗爭到大家都死在野地里為止。

三人又湧起了重新勒緊褲帶繼續堅持斗爭的心情，他們以為再也不要聽下去了，這種想法馬上反映在他們的臉上。

“哎，別這麼簡單地就拒絕了，啊？這話先放下……”勞動股長解勸地說。“談的不是有些起色了嗎？”

但是，三人緊皺眉頭，默默地站起身來。

“叫我們考慮一下吧！”

小田斬釘截鐵地說，這是堅強的，超過否定的話。

特高科長猛力把椅子推到背後去，臉上露骨地顯出不悅的神情，說：

“‘考慮一下’嗎？哼，這也好吧！”

這是在這個房間里的最後的言語。三人默默地走出房間。

當他們走到新聞記者旁邊來時，栗鼠般動作敏捷的記者們馬上把他們包圍起來，探聽結果。

“怎麼樣？警察總監親自出馬，爭議會平息嗎？”

小田只是不愉快地搖搖頭。

他們走向火車站，徹骨的寒風，似在猛烈地追擊着他們寂寞的后影。

## 2 流 雪

千川溝的水停止了流動。

黑色的冰一層層地積起來。初春的雨連下兩夜，這個“沒有太陽的街”里的廚房、廁所、地板若不是到了都被雨水浸濕的時節，這“黑色的冰”是不會溶化的。

“沒有太陽的街”被嚴寒和飢餓封凍起來。

紅磚砌造的監獄似的大工廠，依然閉着又高又厚的洋灰

門。叛徒們眼睛里發出惶恐的神色，在暴徒團或特務的保護之下，好像溝里的老鼠一面從牆壁的缺口了望着，一面從小小的後門進出着。

他們是被打在行李卷裏面用卡車運進來的。夜里都睡在鋪着干草的土地上。

他們透過厚厚的磚牆，更加敏感地感受到工廠外面的不穩定的空氣。

公司方面失敗了，馬上就會給他們帶來滅亡。他們躲在靜寂的輪轉機下面，悄悄地絮語着。

“聽說，公司方面沒辦法了，和爭議團無條件講和啦！”

一個神色倉惶的叛徒說。

“不，聽說是內務大臣要通過警察廳，參與這件事呢！”

三人、五人，漸漸聚在一起。他們的心底，感到這些露出牙齒，舉起拳頭，相誓生死與共的爭議團伙伴們的臉，在嚴厲地責備着自己的背信棄義。

這些伙伴使用得馴順了的機器，落滿灰塵，也都象在異常憤怒地譴責他們。

“今天早晨的報紙上寫着，爭議團的幹部們被叫到警察廳去，可是又意氣揚揚地回來了。”

他們沒有干活，工長們是不大能夠否定這樣消息的。輪轉機停止了呼聲，排字工也拋掉排字盤，離開了工作台，紛紛躲在工廠的角落里，眼里閃爍着不安的光。

有的人乘夜逃走了，跟着就兩人、三人地開始逃開了。

在鋪着干草的土地上，惶恐萬分的女工們聚在一起抱頭痛哭。

外面刮起了暴風，好似故意威脅這每一幢沒有火氣、空洞的

厂房。

“喂！听说担任巡逻的佐藤先生，遭到袭击啦！”

“第四工厂的松本工长，也被打倒在千川沟里，正在医务室躺着呢！”

轮转机打着空转，女工们站在汤姆生式的铸字机前，耳朵里充满了暴风的吼声。

“喂！争气团这回可要真回到工厂里来呀！”

流言在传播着。——

从第一幢厂房传到第二幢，从第一轮转印刷机、到第二、第三号到凹版照象印刷科等各工作间、精印间、平台印刷间，从第一到第四的各个制版科、电力锌版、照象间，从机器厂到铸字间，流言以电气磁石般的速度在传播着。

他们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人、五人、十人……从各个工作间跑出来，在轮转机印刷间里聚集了三百多人。

“会怎么样啊，啊？我们会……”

“要把我们怎么样？”

他们用几近于哭泣的悲鸣彼此追问着，女工和童工哭了起来。工长和其他有职衔的工人怕危险都躲起来了。

“喂！把负责人交出来！”

“是谁叫我们当叛徒的，就把他叫来！”

他们注意力的中心犹如股票市场上的资方代理人一样，从一个流言移到另一个流言。

“不成，到办公室去！”

一个万分惶恐的人点着了导火绳。

“对啦！把工务科长拉出来！”

他们好像被狂风吹起的破布片，纷纷拥向办公室。

“怎么，工务科长不在？”

“那就董事长也成，不管什么只要懂事的，就叫他到这兒來！”

他們从办公室的門蜂拥而入，挤在这雜乱無章、宛如落选的选举办公室似的房間里，歇斯迭里地怒吼着。

“靜一靜，請靜靜！”身材細高的新任經理走出來了。“說爭議团要進工厂，那是謊話！其实正在談判，進工厂是謊話！”

但是，叛徒們已恐懼万分，覺得明天也許就会入厂的同行們的无数憤怒的面孔在威逼着他們，而着急地吼叫起來：

“要保障我們的生命！”

“要保証，若开除我們，一个人要發給一千塊錢！”

經理在制止着，但是他們听不見他的話。

“叫警察來，——一个警察保护一个人！”他們拚命地、狗彘似地把經理团团圍住。“叫我們当了叛徒，到現在要抛开我們，他媽的，絕不能叫你們活下去！”

經理驚慌起來。劳農党的政治上的抗議，驚动了警察廳，就連內务大臣也都插了手，這並不是謊話。大川董事長所竭力堅持的，为了“新男爵”的榮譽，照顧自己在社會上的体面、这些，同时也可能会使他的决心發生动搖。絕对的权威對於这位經理說來是一位摸不到底的暴君，同时這羣衣衫襤褸的家伙，在這種情況下，又是很难对付的危險人物。

“好吧，我採取適當的辦法。”

他假裝冷靜地說。

“‘適當的辦法’不成，要寫保証書！寫保証書……”

他們抓住經理的大衣衣襟不放手，經理翻动着眼珠說：

“可是你們听着，就是我寫了保証書，万一我自己也被开除



了,那該怎樣呢?”

假如,董事長改變了決心,即使叫爭議團的半數進廠,他自己也將和這羣衣衫襤褸的家伙一起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雖然是經理,却只不過是名義上的股東。這個公司的全部股票几乎都是董事長的。我也是受雇於人的。”

他們完全不顧自己的體面了。

“說謊!”

叛徒們有點半信半疑。

“不,是事實,完全是事實!”

不可抑制的迷惘和悲哀在他們腳下張開了一個無底的大洞。

“那麼,我們到底會怎麼樣啊?”

“我們去找誰好?”

他們舉起雙手來想抓住正在象夢幻一般飄然逝去的高牆,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依靠。

但是,這却是徒勞的。幻影始終未以同樣的形象再現,他們奔過去,就象抓住干草似地抓住正站在火盆旁邊烤屁股的一個暴徒團員的肩膀。

“頭目,怎麼辦好?”

蓄着一撮小鬍的打手模樣的人,厭煩地換過拿手杖的手,仰着臉說:

“我們哪里知道哇!……”

其實,他也只不過是拿日薪的臨時工。

但是,兩股力量在交錯着。暴風瘋狂地吹着,有時也吹着風車朝相反的方向迴轉。公司方面的高級策略,鉗了爭議團經濟來源的拮据,而被捕人員却在不斷增加的空隙。特務、流言和黃

金，犹如伤寒病菌在瘋狂地到处撒播，直到爭議团各班内部——警戒隊、特別訪問隊、單幫隊、糧食班……。

敌人强迫持有东京府許可証的爭議团的消費合作社退出租賃的房屋，並且收买了糧食班的命脈——燒飯的舖子，使它关了門。

随着战綫的擴大，爭議团的干部顯著地減少了。公司的大卡車也躲过積極活动着的特务班，把“奇怪的貨物”运到公司里去。

不只如此，敌人的势力已伸張到区内同情者調解团里來，这个調解团本是为了防止爭議团的拮据和区内人民生活的窮困而組成的，到处撒播的黄金馬上就立竿見影地產生了效果。

区内同情者的講演会——主題是为了小石川区的繁荣，而敦促执迷不悟的夫川董事長幡然醒悟——本來是每天晚上都举行的，但是昨天和今天晚上却都休会了。今天晚上，同情者們要求和負責与他們联系的荻村、山浦和龜井等三人会見。

当他們走進同情者办公室——叫作延命院的寺院里的时候，七八个区同情者正在臉色陰沉地等着他們。

荻村等人从來就尽力和这些区同情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看來他們也还有某种程度的善意。

“來迟了，对不起，因为太忙啦！”

荻村坐下來就先开了口。但是，今晚他們却是很冷淡的。三人對於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又不能發火，这种义务使得他們感覺到很不舒服。

“諸位，不，爭議团的干部們，不是叫作共產主義者嗎？”

这又是出人意外的發言。三人互相望着發出一陣苦笑。說這話的蓄着絡腮鬍子身材高大的老头，有一所不大的鐵工厂，

他是民政黨系統的區參議員。

“真是這樣嗎？”

坐在絡腮鬍子身旁的是出賃房屋的肥胖的竹川，他的禿頭閃着光，逼問了一句。他們這些區內的同情者們的态度，一夜之間發生了過大的變化。

“這麼問，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荻村一面勉強作出笑容來，一面反問這種含混的問題的具體內容。不管是這位鐵工廠的老板，或是坐在最末席的這位寺院的住持，都會向他們說過這樣的話：“只要是正義的，不管是共產主義者還是什麼主義，都是應該支持的。對於那些貪婪無厭的資本家，也必須採取這樣的态度。”當時，他們的氣焰是旺盛的。因此，他們三人認為，他們所以在今晚變得非常冷淡，一定是另有原因的。

“這話是誰說的？”

荻村再次追問默不作聲的區參議員。於是，坐在末席的胆小的住持代他回答說：

“這是從富坂警察署那裏聽來的。”

“噢，是署長說的嗎？”

荻村等人也約略知道，區內同情者們正與富坂署長個人合作，開展爭取內務大臣參與調解的活動。殺風景的沉默，使得這個寺院里的房間顯得寒冷。這寺院正殿作了爭議團第二班的會場，由於住持的好意，只有在這裏尚未遭到過驅逐。

“今晚也沒有講演會吧？”

山浦轉變話頭。

“不，以後再不舉行講演會了。”

一個姓安達的小印刷廠的老板，用似乎是動了火的口吻反

駭地說。三人怔住了，心想：

“这必然是吃了錢啦。”

龜井不动声色地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們不能支持共產主义者么！”

鉄工厂的老板直截了当地說。荻村覺得再也不必保持溫和的态度了。

“这么說，你們是完全和公司站到一起啦！”

尖銳地刺痛了痒处，馬上就引起了反应，区内同情者們臉上顯出愧色，把目光轉向別处。

“我們从开始就是嚴正中立的！”

“鉄工厂”一面回击，一面把烟头插在火盆的灰里。又是一片沉默。荻村心想：这羣家伙明天就会变成殘暴的反动派！

“所以，关于会场……”住持臉上浮起了好像是不說出來就無法卸下重担似的表情。“因为当局的干涉太多啦。而且我們佛家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抗議……”

說到这，意思已經很明白，这就是說，这个会场，从明天起也遭到驅逐。“这家伙可能也拿到了三五百塊錢哩！”荻村的怒火直冲到咽喉，山浦急忙推了推他的膝头，制止他不要爆發出來。

“这可叫我們太为难啦……，不过，既然有这种情况，事出無奈，那么就請再借五六天，等我們找到新会场。好在过去咱們有过交情，只好拜託了。”

当然，住持不好連这一点要求也不答应。但是，这些同情分子也都变成反动派，恐怕在小石川界內，就不可能租到合適的会场了。

“总而言之，你們是要袖手不管了。”

龜井斬釘截鐵地作了結語。

“而且，要排斥共產主義者吧！”

荻村奚落地笑着說。

一切都已清楚了。

他們終是不能同道的階級。三人走到外面。

外面吹着寒風。

“這羣家伙，從明天起就要積極地開始反動活動呀！”

龜井回過頭去向身后的山浦說。

“一開始就是這樣。那個區參議員就是為了從公司揩油，才跟我們合作的。”

“那麼說，這羣家伙已是如願以償啦！”

三人不禁大笑起來，但是，一種不可掩飾的寂寞，却吞蝕了空虛的笑聲。

荻村與兩人分手，先回到自己的宿舍來；因為離舉行最高幹部會議，還有兩三小時的空閒時間。

當他走到白山坡道的中途時，忽然看到高枝慌慌張張地從他宿舍里跑出來。

荻村借着電燈光審視着高枝的臉說：

“怎麼啦，阿高？”

她是來找他的。

“跟您說，加代很危險，很嚴重，請您來一下，快……”

高枝驚慌已極。

# 旗影黯淡了

## 1 死

荻村跟在高枝后面跑过連簷宿舍陰暗的小巷。

當他們跑到家門口時，一股強裂的石炭酸的气味沖進鼻孔。加代的呻吟聲穿過嘈雜的人聲斷斷續續地傳了出來。

身穿白色手術服的醫生，看來好似被撲落的燈蛾佈滿了這個六鋪蓆的房間。四鄰的主婦和孩子們也都直挺挺地擠滿堂屋地，諦聽着加代那從胸中湧出的呻吟聲，都哭喪着臉，和加代一同感受着苦痛。

“姐姐……”

加代在一陣陣痛楚的間隙，喊着要握姐姐的手。她由於流血過多，幾乎完全失去了視覺。

高枝撥開擠在堂屋里的人們，趕到加代枕邊來，她所期待的、大概已經死去的嬰兒還沒有出生。

“加代，姐姐在這兒，來，拉住我的手，要堅強些。”妹妹瘋人般地吊起兩只眼角，正在迷惘地伸出雙手來摸索，高枝把手伸過去叫她握住，說。“要堅強些啊，不能這麼懦弱！”

一陣陣的苦痛，折磨着病人的脆弱的身体，猶如烤在火焰上面的一張紙，在輾踢地深深地彎曲着，收縮着，躍动着，翻滾着。姐姐非常焦灼，她想緊緊地抱住妹妹，不使這脆弱的生命被激流沖去。

荻村在這仄小的房間里，被醫生和護士撥來撥去，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去。他想要幫着做點事情，但同時又象站在一

个迅速轉动着的齒輪面前一样，無法插手。

同时，男人必須迴避的場面，也使他感到困惑。

病父用沙啞的声音对荻村說：

“她要死了，救救她吧！”

腹內的胎兒因为加代的長期的脚气病，不到六个月就死了。現在是由於生不下这个死在腹內的胎兒而苦痛着。

“喂，你去再叫一个医生來，誰都行，現在就去，不然她若發生心臟麻痺就完了。……去，誰都行，找一个來！”

医生是很粗疏的，根本没考慮病人的情緒。荻村立刻跑出門外去了。

連續不断的苦痛，愈來愈急促了。在厨房里慌慌張張燒着热水的隔壁的妇人，每当加代的呻吟声加遽的时候，就朝着病人伸过头來喊道：

“再憋一口气……再鼓一把力呀！……哎呀呀，身子太虛了！”

胎兒只生出一个头來。护士一面給產妇盖上身体，一面回过头去向冷漠的医生报告說：

“先生，从第一次見水到現在，已經一小时零七分了。”

苦痛的高潮退下去以后，病人就意識模糊起來，犹如洩了气的气球一样，眼看着就萎縮下去。这比被激烈的痛苦折磨着的时候还危險。高枝用力拉着加代的头髮說：

“一定要生出來，就是死孩子，也一定要生出來！——”看样子加代就要这样死去了。

“姐姐……”

加代苏醒過來，馬上又痛苦地伸出双手呼喚着高枝。站在堂屋里的对过宿舍的女孩子們看到这般光景，都哭了起來。

“割开肚子也要把孩子取出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她死

去！……”高枝气势汹汹地盯住这位动辄就露出冷淡的职业性的狡猾神情、表示要放棄病人的医生吼叫着。“畜生！她若是死了，記着，富坂警察署这羣混蛋，我非咬死他們不可！”

肥胖的护士按着病人的双脚，望着高枝的可怕的面孔，只顧張着口發呆了。

荻村急促地气喘着跑了回來。

“馬上就來，內科医生也成嗎？”

医生冷漠地点点头。

“一疎忽他就可能跑掉，所以，我先替他把皮鞭帶來了。”

荻村說着悄悄地走到加代枕旁。她已經差不多是死人，只是从那更尖銳的呻吟声和蛇般地蠕动着的身體，才能看得出她还活着。

“加代小姐，是我，認得嗎？是荻村呀！”

話虽是在耳边說的，但她那空虛的眼睛却沒轉动。她的魂灵已經脫了壳，不知飛向何处了。在那完全变了样的枯黃萎皺的前額和深陷的大眼睛里，她往日的容顏犹如被風吹散的花蕊，已經不容易認得出了。

“加代，要堅強些！”

姐姐每当感到妹妹的手失去力量的时候，就瘋狂地呼喚起來。新來的医生沉黙地走進來，和原來的医生用完全与房間里的气氛不調和的語气寒暄了一陣以后，便一面商量处理方法，一面取出各种閃閃發光的醫療器具，准备剖腹。

这时，病人的嘴巴动了起來。

高枝急忙把耳朵送到加代嘴边去，問道：

“怎么样？啊，你說什么？”

加代神經錯乱，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又躺在荻村的右胳膊



上，好像健康人說夢話似地：

“三郎啊！（宮池的名字）我已經不行啦，不行，不行啦，孩子也不行……”

轉瞬間，加代好像換了另外一個人，用安靜的口吻說：

“爭議也不行啦，什么都完啦……”

加代的臉好像一張白紙，苦痛的影子逐漸消逝了。高枝的充血的眼睛發射出絕望和惶惑的光，加代最后的言語，象一根木棍哽塞在她的喉嚨里，她站立著默默地低下头去。

病人停止了最后一次呼吸，她的双臂从荻村的胳膊上好象兩條帶子一樣滑落下去。

加代死去了！

最后，她宛如浪花間的一片落葉，被涌上來的心臟麻痺的激流沖沒了。

“請住手吧！”

高枝向兩個正張惶失措地要給死屍開刀的醫生吼叫着。

她沒有哭。

她化石似地坐在枕邊凝視著加代的逐漸涼卻的面孔。

從堂屋、從廚房都傳來了人們的潸泣聲。病父只是呆呆地用眼睛盯住一個地方。

連簷宿舍的人們趕來了，有的打水，有的看米箱子空著，就從自己家里把米拿來燒飯。

把屍體移到病父的睡覺的地方，對過宿舍的彥老头坐在佛龕前面敲起小鐘，連簷宿舍的人們擠滿了六鋪蓆的內室和堂屋地，通宵念經守夜。

黎明時分，爭議團的人們紛紛前來凭弔。

不久，又把團旗放在加代的枕畔。

荻村和病父商量之后就進行葬禮的准备工作，他到处奔走着从爭議团募集葬禮的費用。

第二天傍晚，渡过千川溝的木桥，走上白山坡道，加代的遗体被运往雜司谷的公共墓地。

荒涼的公共墓地吹着初冬的寒風，原野邊緣上的雜木林已是暮色蒼茫了。

高枝一滴眼淚也沒流，只是僵直地跨立在小小的墳前。送葬的人站在周圍，也都象木栓似地默默無聲。

高木代表爭議团，面向上墳宣讀弔詞。宮池的朋友守家舉起的团旗，黑沉沉地在墳頭飄蕩。

“……我們今天又和一位無辜的犧牲者，在此幽明相隔，洒淚告別。啊！我們將如何安慰你的英靈！……”

在人羣中香烟从粗糙的土香爐里裊裊上升。大宅女士、阿房、明美和阿銀等人哭得兩眼通紅，輪流抓起香末拋到香烟里去，然后又潑泣起來。

“……安息吧，不幸的同志！你那善良的面影將深深地刻在我們的心版，永誌不忘！……”

明美号咷大哭起來。

哭声四起，高枝的嘴唇劇烈地顫抖了一陣，又僵硬下去。

“……願你的英靈保護我們，保護我們在团旗前面宣過誓的斗争！”

女人們背向墳墓，凝神不動。男人們唱起歌來，歌声馬上擴展開來，最后，全体送葬的人齊聲合唱。這是只允許他們唱的歌，是在悲哀、喜悅、憤怒……所有的場合，能把他們的感情表現為旋律的唯一的歌。

团旗在歌声中飛舞，他們向英靈的唯一的奠禮，就是宣誓堅

持斗争。

暮靄从遼闊的雜司谷墓地的尽头擴展開來，歌声被寒風吹散，飄向雜木林一帶。

不久，团旗离开了墳墓。

人們無精打采地走开了。

夕陽完全落下去，墳墓被孤零零地留在暮靄中。

高枝蹲下身去，輕輕撫摸着墳头上的松軟的土，冰涼的土的感触，尖銳地刺痛了她那緊張的感情。

“加代啊！……”

呼声被風吹散，墳墓在远处佇立着，沒有迴声。

“加代，你怎么不說話呀！……”

突然，她劇烈地嗚咽起來，她的背在頻頻地痠攣着。

“孩子，不幸的孩子！这就是你的父親呀！”

她从袖筒取出宮池的照片，插在墳头，又潸泣起來。

荻村背向着她，象石头似地佇立不动。

墓地上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夜色濃重了，墳墓已消失在黑暗的底層。

“加代！加代！”

高枝扑倒在墳头，瘋狂地号咷大哭起來。

雜木林的姿影已消失在黑暗中，从荒涼的墓地底層吹起的狂風打着旋，圍繞着怀抱死孩兒安眠的加代的淒涼的墳头飛舞。

## 2 怪火之一

加代死后三四天，高枝都跟病父一起默默地坐在家里，她好象患病的雌貓，瘦弱不堪。

她好象从懸崖上被推下來負了傷，直到今天還有些神魂不定，頭暈目眩。明美和阿房每天晚上參加部的會議回來，都來看望她。隔壁親切的婦女也來安慰她。但是，即使聽到她們關於加代生前的回憶，和惋惜的言語，都絲毫沒有落淚，因為她連自身慘痛的苦惱和所負的傷殘，還都無可奈何哩！

一天晚上，她正孤零零地坐在已經不太熱的火盆旁邊發呆，阿房忽然在門外用她所独有的尖嗓子喊了起來：

“阿高，聽說那個黃色的卷毛丫頭進了工廠，背叛了我們，嘴裏還竟講大道理呢！”

阿房用黑色圍巾包著頭，只露出兩隻眼睛，從稍微打開的屋門望著里面，報告了這個駭人的壞消息。黃毛阿松不是大宅最信任的女戰士么？……

“是嗎！……”

高枝只機械地回答了一聲，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阿房好似茫然自失地把頸項夾在門扇間，縮了縮梳著短髮的頭。

“爭議團一交歹運，那些闊小姐們就該大批地叛變啦！畜生，真叫人痛心！”

阿房獨自一個人氣憤地關上門，踏响溝板，走回家去了。但是，高枝仍然在呆呆地默不作聲。

爭議團的力量一天比一天衰減下去，這消息，即使是坐在家中，也好象被風吹來的汽油煙一般，飄在她的身邊。

但是她對於這樣的臭氣，几乎是沒有什麼感应的。她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從苦惱的眩暈中被引到神智清醒的境地——充滿鬥爭的現實里來，但卻更加沉着了。毫不隱諱地說，目前她的心情是並未把爭議團的勝負當作問題的。不管是勝是負，——至少對於他明天以後的生活，都是帶不來什麼光明的。

“不是殺死敵人，就是被敵人殺死！”

就是她不同过头去望那懸崖的上面，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是誰把自己人推下來的。她痛楚地感到敵人的眼睛——含着敵意的兇惡的眼睛，从背后盯着自己。

負伤的雌貓並沒有舐拭自己的駭人的傷口，她只是在目光炯炯地磨着利爪。

乾巴巴的風掀起了連簷宿舍屋頂上的洋鐵板，吹掉了护壁的木板，敲击着护窗板。病父終日纏在枕头上呻吟不息，整个宿舍在歲暮的寒風中，都是死一般地沉寂。

加代死后过了一星期，高枝才到外面走動，但並沒有到爭議团去。她把臉伏在圍巾里，好象是被風吹着走上坡路，徬徨在住宅区。董事長的住宅，她是非常熟悉的。

傍晚时分，她忽然走回家來。第二天，她又这样走出家門。

荻村开完最高干部會議回來，走到春日街和龜井、寺石兩人分手，然后沿着電車路一直往白山頂上的方向走去。

路旁的商店还关着門，似乎疲憊了的电灯在黎明的寒气的底層，發着淡淡的白光。

荻村豎起大衣領子，急促地迈着步子，抵御从失掉知觉的脚尖襲上來的寒氣，沉思地走在首次電車尚未駛过的街道上。

从昨天晚上一直开到今天早晨的最高干部會議，明顯地存在着兩個分歧的集团。但从前的最高干部會議無論提出多么嚴重的分歧意見，大都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模糊的經濟方面的勝利仍然作为一个沒有揭穿的謎，在前面引誘着他們；在过去数次的爭議斗争中被称揚为“常勝將軍”的那种矜持，正在使得大多数最高干部有些感到驕傲，產生輕敵思想。象馬車的馬似地猛烈地進行斗争，象獅子似地發動羣众，

以此來贏得經濟方面的勝利，這種過去曾經作過的“美夢”還深深地蘊藏在心底。

在這種情況下，此次的爭議，對於這樣的“美夢”說來可是太殘酷了。不可改變的，令人心寒的結果，猶如瓦斯計算器的紅點一個接着一個地出現在眼前。

“我們在第一階段開始接觸時，本來是應該再多考慮一下的！”

龜井發出帶有埋怨情緒的悲鳴。

“而且，那第二次的估計錯誤又該怎麼說呢？”

山浦也責問起中井來。

永田、安藤、大島、松澤——這些工廠職員出身的絕大部分人，異口同聲地責問中井。

“還要說那是因為有客觀的必然性嗎？”

中井只是咬着嘴唇，低頭不語。這時，山本和寺石等人憤怒地喊道：

“什麼叫估計錯誤？你們是說誰做了錯誤的估計了！”

更糟糕的是，在這樣的爭論之外，又一起爆發了職員出身的幹部和專職幹部之間的感情上的衝突。

高木保持着苦痛的沉默。中井好象肩負着千斤重擔，感情上受到沉重的壓抑。

所謂估計錯誤，說的是在王子造紙廠暴動事件以前進行的第二次談判的決裂。原來，談判達成協議的內容，事實上很明顯地是爭議團方面的勝利。除了承認有條件地開除二百餘名職員以外，全部按照爭議團的要求達成了協議。公司方面以古谷經理為代表，爭議團則由小田、高木、中井和公司方面談妥，六小時以後在中人列席之下舉行簽字儀式。

但是，三小时以后，古谷經理突然提出要求簽字儀式延期舉行，緊接着又宣布廢除口頭協議，而且，古谷經理被撤消了公司代表的資格。

令人难过的是，談判代表都忘記了工厂里已有三百名叛徒。

他們這三百名窮鬼，除了公司的經理以外，和所有的勢力結合起來迫使古谷經理遭到失敗！

可怕的估計錯誤——爭議團必須第三次以悲壯的決心繼續進行艱苦的鬥爭。

公司方面，在混亂和一切脫出常軌的關頭，依照大川的決定，從賬目中抹去了大同印刷公司今後五年間的利潤，因而更加強硬起來。

撕去面紗露出妖婦真面目的大資本，由於大川與瀨阪的會見而聯合起來，在更換內閣的同時，一齊展開了攻勢。

殘酷激烈的鬥爭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爆發了三次。動員起來的全日本的左翼鬥爭力量，已全部集中在“沒有太陽的街”。超過兩萬圓的捐贈和五千個支援戰士，從九州、四國、青森和札幌等地象砂礫似地飛向前來。

但是，爭議團已經疲憊不堪了。看來，他們已耗盡了精力，幾乎要被襲向前來的鎮壓打垮了。

“不是估計錯誤。”一開始，語調象是在讀電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資本攻勢。正因為這是新的攻勢，而必然要形成這種情況的。”

中井揚起頭來說。

“為什麼？”

山浦等人不同意。

“這並不等於我們失敗了。——即使是第二次談判達成協議，那也只不過是偶然的現象。”

中井的面孔也泛起了怒火。山浦等人又大聲地說他“不認輸”。激烈的爭論又產生了更激烈的爭論，公司的最後通牒，完全把最高幹部會議分裂成兩派。

“由公司以自由選擇的方式任用爭議團的三分之一人員；其餘的三分之二則根據另紙規定的計算方法發給津貼，予以解雇，同時解散爭議團。”

“混蛋東西們，這麼捉弄人，我們能忍受麼！”

石塚氣得滿面通紅，怒吼起來。

“若全體解雇，咱們就干到底！”

但是，高木一派沒有附和，因為他們要考慮到怎樣安置三千個失業人員。

“失業人員愈多，革命就愈能儘快地到來呀！”

寺石嘲笑他們懦弱，這使荻村也都不能再沉默下去了。這句脫口而出的話，引起了大家的氣憤。此刻他們對於拒絕公司的最後通牒是不成問題的，但同志間卻發生了感情上的衝突。

“因為你沒做過工，所以才不以為然，但是，失業的的確確是要挨餓的！”

荻村心不由衷地竟向寺石狠狠地說了這麼粗暴的話。

一股寒氣襲來，荻村腹內空空，不禁發起抖來，他立刻跑步向前走去。

……他對於自己還保留着窮人這種卑屈和懦弱的根性，感到無聊；但是，寺石那種似乎在嘲笑勞動人民的苦痛的言語，仍然使他非常氣憤。

“當然，決心是大家都有的吧，但是三千名失業人員又要他



們鑽到哪里去呢！”

抄近道从指谷街十字路口前面不远的地方——“吾妻汽車行”的小巷走到白山坡道上面的聾啞學校前面來，他的宿舍就在眼前。

但是，在理論上中井是正确的，荻村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

“先睡一覺，然后再繼續干下去。”

他搖了搖頭，象把憂愁都甩掉了似的快步向前走去。周圍天色已經大亮，路上小小的砂礫被霜冻在地面上，看來好似撒着鹽粒。

这时——

起初他还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警鐘在响啊！

而且是節奏混亂的急促的鐘聲！！

“哎呀！起火啦！”

他突然叫了起來。当他抬起头來向脚下——山谷里冻结了的街道中央望去，正从大同印刷公司工厂的一幢厂房屋頂冒着黑烟，烈風吹过，黑烟中竄出了通紅的火柱！！

他僵立不动。

警鐘的聲音轉瞬間引起兩三处警鐘的共鳴，冲破清晨的空气迅速地傳遍了周圍。黑烟流入“高师”的樹林，这座君臨在“沒有太陽的街”上的“魔城”好似沉溺在黑色的烟潮里。

“喂，起火啦！”

他眼前頓時感到恰象剛从隧道冲出时那样明亮，他忘記了飢餓、睏倦和憂愁，一面从坡道頂上急馳而下，一面孩子似地用天真的聲音喊叫起來。

### 3 怪火之二

寺石在春日街和荻村分手，在荻村走上白山坡道十分鐘之前，正从相反方向的極乐寺坡道的中途往下走着。

他的宿舍是在清水谷街的組合第二支部的二樓上，正和荻村的宿舍隔着“山谷里的街”遙遙相望。

他那身穿旧学生斗篷，眼戴深度近視鏡的矮矮的身姿，时时受到这条坡道中途崗哨上的警察盤問。这次，当寺石担心地走近崗哨时，却發現崗樓里沒有警察。

他的心情稍微輕松起來，急步走下坡道，但忽然从背后傳來了脚步声。他驚惶地回头一望，發現不知从什么地方鑽出來的两个警察站在空空的崗樓前面，向这边張望。

他繼續快步走开，但是因为他光注意身后的警察，而竟撞着了站在右面高地上的一个人影。

“哎呀！”

就在眼前五六尺远的地方，突然落下來一个身穿西服的人，把他吓了一跳。这个人是从右面的鐵柵欄上跳下來的，落地之后先是慌慌張張地站直身子，然后拾起黑色的礼帽就向坡道頂上跑去。

这个人的神情非常慌張，寺石直感地認為这个蓄着小鬍的西服男子是便衣警察。

“这是做什么呢？”

警察跳下來的鐵柵欄里面是一小块空地，上面新建好五六所二層樓的宿舍。从前，沒有这道鐵柵欄的时候，这里是通工厂的近道，他自己也曾从这里走过兩三次。

“这家伙，是从工厂里出來的？”

虽然他很关心后面，但不敢回头，惟恐被发现了遭到逮捕。

当他快要走到坡道下面的地方，就绕过极乐寺简陋的山门向左面转弯，从这里直下“没有太阳的街”。

天亮了，在稍微离开的地方也都能清楚地认出人的面庞了。路旁小商人的店铺，还都贪懒地伏在地上沉睡。

“喂，等等！”

忽然，身后传来了混乱的脚步声。他吃惊地向后一望，原来是方才站在岗楼前面的两个警察和从铁栅栏中跳出来的那个蓄着小鬍的人一起赶上前来。

“糟啦！”

这么想着，他没加思索就本能地逃跑，因为争议团的干部几乎完全被无故逮捕了。

他在坡道上被往下坡跑的冲力推动着拼命跑开，但忽然踏断了木屐的布带，便象一根木桩子似地摔在地上。

“这小子，是你放的火吧？”

两个警察左推右搡地把他架起来，方才那个穿西服的傢伙突然伸过头来睨视着他。

“放火？”被捕以后，反倒觉得刚才逃跑有些无聊，因此寺石镇静下来，针对这奇怪的问题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放火呀？”

“别装胡塗啦，这个混蛋！”

穿西服的人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眼镜都被打飞了。但是，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说的是往哪里放火呀？他环顾了一遍平安无事的四周。

“别磨磨蹭蹭地了，走！”

警察从左右将他两只胳膊擰过去，拉着他向坡道上面走去。当他们正要从极乐寺的山门前转弯的时候，突然听见了节奏混

亂的警鐘聲。果然從方才張望過的鐵柵欄里，猛烈地冒着漆黑的濃煙，團團地打着轉沖向天空。

寺石吃力地眯縫着被打掉眼鏡的兩眼，隔着警察的肩膀，凝視了一会，突然臉上浮起了恐怖的神色。

“他媽的，是要陷害我呀！”

可憎的強大的敵人採取了使他想起書本上記載過的那么殘酷的手段。於是他轉過鎮靜的臉孔睨視那個穿西服的人。

“大胆的混蛋，快走！”

他又被推搡着，咬緊了牙關。什麼“大胆的混蛋”？他的頭腦正象翻滾升騰着的黑煙一樣，受到了強烈的憤怒的壓抑。

奇怪的火焰逐漸蔓延開來，隔着一道牆的工廠後面，火星兇猛地亂飛起來。

激烈混亂的鐘聲和疾駛而來的消防車的警笛聲，把死寂的“沒有太陽的街”喚醒了。

起火啦！工廠起火啦！！

四周响起了打開護窗板的聲音、往外跑的脚步聲和相互呼喚聲——在黎明時分寒冷的連簷宿舍的小巷深處，嬰兒發出了好似被火燙傷時的嚎叫聲。

“是工廠！”

“是公司！”

連簷宿舍里的人們，有的穿着破棉襖；有的只穿一件睡衣，就吵嚷着擁到千川橋上。

“他媽的，把它燒成灰！”

火焰燒紅了磚瓦建築物，一面發出燃燒的爆音隨風飛向“高師”的樹林方面去，一面直上雲霄，燒紅了半边天。

“瞧吧，這是天罰！”

“叛徒們也該發抖了吧！”

但是，他們自己不能不先發抖了，因為他們又被比起火更嚴重的情況嚇呆了。

好幾輛大卡車載着警察，從紅色的消防汽車之間穿過去，把“沒有太陽的街”的前後門都團團圍住，從一端開始大批地把放火嫌疑分子——不只是五人或十人——捉到卡車上去。

有一個爭議團員想把揣在懷里的嬰兒也帶了去。

“混蛋！把孩子交給娘們！”

怒火沖天的警察朝這個呆里呆氣的四十上下歲的男人喝罵着。

“是的，老婆出去做工，不在家呀！”

他很畏懼地用手掌捂着嬰兒的頭。

“那你就托鄰家看看！”

一位早起出去賣豆豉的老頭，正在準備出去，也都和豆豉一起被帶走了。

這奇怪的火，後來真象謊話一樣，馬上就被消滅了。

工廠只是燒焦了洋灰牆，燒掉了一點點倉庫的屋頂，仍舊擺着一副若無其事的面孔。發生怪火的地方——工廠後面的小空房，燒掉了五六間，還在冒着好像混濁的蒸汽的殘烟，不時被風吹散。

但是，逮捕放火嫌疑分子這件事，却在更加變本加厲起來，好像是事前已準備停當，除了女人，只要是能認出的爭議團員就都象糧袋似地被扔到卡車上去。

“這家伙要帶到警察廳去！”

一個警察一面用粉筆在一個人的背上划着記號，一面大聲指揮着。他們這些所謂放火嫌疑分子這時只不過是一個個的行

李。荻村的后背也被划上記号，他是一个比較受到重視的行李之一。

同时，今天的晨报，却报道了这样的消息：大川家的孙女、今年七歲的悦子小姐，於昨晚十一时因患急病逝世。

这位伶俐可爱的孙女，是大川最心爱的，这颗唯一的掌上珠，給他这种比較不幸的私生活帶來了最大的光明。尽管他雄視天下，态度傲慢，秉性剛復，但在这顆掌上珠面前却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好老头而已。

医师診斷的結果，認為这位孙女急病死去的原因，是烈性中毒。乳母和男僕都大为驚慌，但是，女僕的头目人却十分肯定地說，絕沒有把能够引起烈性中毒的食物給这位“小姐”吃过。

“小姐”說身上难受是下午七时前后，已吃过晚飯；經過痛苦的折磨嚥了气，是夜里十一时。

但是，年輕的医学博士却坚持說，从科学的立場看來，已無可疑的余地。

大川在瞬息之間被夺走了掌上明珠，即使他那种著名的剛復的性格，也都吃不消了。他躲在書房里不和家人見面。

医师好象他自己的兒子死去一样，悲悼了一番，然后便一一訊問家里的人。他在病人吐瀉的东西中發現了一点点亞砷酸，於是他盤問家人說，假如家里沒有类似这种烈性毒品的东西，是否有外人來劝用过。

不过，这种戒备森嚴的深宅大院，是决不会發生这样漏洞的。

医师对哭腫眼睛的父母說：

“假如万一这是外來的含有某种目的而造成的中毒症，即使从法医学上着眼，也都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假如你們答应的

話，我想解剖屍體……。”

忠實的醫師對於死因還抱有很大的疑問。

“混蛋！解剖了就能把孩子救活嗎！”大川扭過頭來，朝着前來商量的兒子和兒媳怒吼着。“是得病死的——沒有辦法！”

堅決地說完之後，又扭過頭去不再作聲。

聽到兒子和兒媳退了出去關上紙隔門的聲音，他才站起身來向二樓的暖室走去。

在這南面朝陽鑲着玻璃的暖室里，有幾百種鮮花開放，只有這裡是陽春四月的景致。他悠然坐在籐椅上盤起胳膊凝望天空。

他勝利了，的確是取得了勝利。

他雖然已是老年人，但是他的年齡却未給他的精神帶來衰老。從明治初期，即幫助前一輩人在新興資本主義時代的潮流中航行過來，那時所鍛鍊的手腕，至今，他覺得尚未失靈。他雖未象近些時候的年輕專業家們那樣用嘴呼喊，但是作為統治階級，他却有着自己的明確的意識。他不僅扎扎实实地肩負着他個人的、而且肩負着整個統治階級的重担。

他不象其他資本家那樣輕視工人的力量，他用有遠見的大腦，清醒地承認了這一點；但是，他決不為超出這種力量的疑陣所迷惑。

他昂起那雪白的短髮的頭，和可憎的全國的左翼無賴漢們進行了鬥爭。最初，他認為可以容許公司內的勞動組合在不影響公司營業的條件下進行活動；但是，他馬上即斷定這是個絕大的錯誤。這是因為職工們充分地露出了愈發銳利的鋒芒。他們毫無懼色地想逾越職工這個身分的界限，他們不是鱈魚而是蛇。

在爭議剛剛開始的時候，曾有一面之識的勞工運動的紳士，總同盟①的續文治前來造訪。這位紳士是想以爭議團中的右翼分子為主，另組織一個勞動組合，以達到勞資協調的目的，而前來征求同意的。大川只对這位著名勞工運動的紳士說了一句話：

“我們工廠的职工不是鱗魚，恐怕你對付不了吧！”

於是，他自己就和這些不是鱗魚的蛇進行了鬥爭，而且不單是從自己個人的立場出發。如果只考慮自己僅僅是四十多個公司里的一個的話，則無論多大的打擊，在經濟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至少還用不着他來拚命！他所以能夠在社會各個方面的攻擊與非難之下，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其實是為了要撲滅這些想把統治階級的基礎咬壞的迅速增加著的羣蛇！

他盯視着羣蛇，一步也未退縮，因為即或退縮一步，也都是他們全體人員的毀滅。但是，他把爭議團所有的力量匯合一起，一下子就撲滅了。按說，羣蛇已被打爛、撕碎，喪失了魂魄，只不過留下了丑惡的殘骸，尚在痙攣顫抖而已。

在這種有利的情況下，而這件事是多麼粗疏愚蠢啊！突然從身後撲上來的一條女蛇，從他身上一口咬去了一塊肉。

傷口在他的精神領域里作痛，可愛的悅子現在已不在他的掌中。

即使是沒有這位遲鈍而正直的醫學博士診斷，他也早就知道悅子的死因了。

“解剖了就能把孩子救活嗎？”

---

① 總同盟是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的略稱；日本的右翼工會。



混蛋！他將再次張開那一字形的大嘴吼叫起來。就是知道死因可又能有什么用呢。混蛋！

“哈哈哈哈哈！”

他將張開大嘴嘲笑吧！知道死因，比如說，即使為此打死一條蛇，可是這就夠認為他們會駭怕嗎？混蛋！

“消滅羣蛇的方法，另外有！”

不能示弱，猛虎不會因為負傷就往后退……。

他把視線移開空間，透過玻璃窗向住宅的大門前面望去。他安靜地閉上眼睛，昨天下午五時前後在大門前拍球的孫女的姿影，浮現眼簾。

這是他作為經常的日課，昨天用水澆過暖室里的花草之後，無意間看到的情景：一個裝扮並不華麗的二十多歲的姑娘逗引悅子發笑，當時他想那可能是近鄰的姑娘……。

“就是她！”

他盤着胳膊凝神閉着兩眼。——“爺爺！”悅子的聲音，猶如唱片發出來的一般，反復飄蕩在他的耳底。

幽靜、溫暖的暖室用明亮的光綫撫慰着他，他感到眼里涌出了頹喪的熱淚，“混蛋，還能活嗎！”

他猛然抬起白髮蒼蒼的頭站起身來。

#### 4 保护团旗

接近悲劇的結局了。

怪火完全扼住了爭議團的咽喉。

有組織的、公開的爭議團的制度，猶如一架發生故障的機器人，出現了几處不能轉動的部分。

各班失去了可以集合的會場，在街上盤桓，警察即會以室外

集合的法律勒令解散。

即使荻村不被关在拘留所里，也不必再对最高干部會議的兩派的爭論表示态度了。事实上，除了採取前一派的主張以外，再沒有別的办法。

一向迴避班細胞的耳目的右翼分子，忽然抬起頭來，对最高干部會議和班長會議表示不信任，更進一步攻击組合总部，助長了反动气焰。公司方面的特务公然劝告爭議团员叛变，關於爭議团的弱点和活动計劃的告密費的价格急速下降。包裝后用卡車运入工厂的“行李”，現在已經公然戴上帽子、穿上鞋子，被耀武揚威的叛徒們帶進工厂。

警戒隊逐漸失去机能，有的人派出去就不見归隊。粮食班沒有下鍋米，跑單帮的賣不出商品，他們的消費組合蕩尽全部財產，如今在鋪面上已找不到能够充飢的东西了。

協議会总部也为擴展开來的战綫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再給以比目前更多的支援。从团长高木起，中井、荻村以及其余的最高干部几乎是全部被关在拘留所里。班長會議也如同最高干部會議，其中坚势力已大为削弱，只隴下一部分右翼分子，整个爭議团差不多已完全垮台！

班長會議公开对最高干部會議表明了不信任的态度。班長們在汹涌奔騰的班內爭議团员們不平不滿的洪流冲击之下，已感到無法支持了。

在爭議团总部樓上，爭議团的团旗沐浴着寂寞的冬日的陽光，把許多悲壯的斗争的記憶織在那鮮紅的布紋里，嚴肅地展开胸襟。

在团旗下班長會議正在進行。

班長的数目不滿十人。除了右翼的、只是在工厂工作多年而

副众望、但自开始爭議以來一次也未遭逮捕的三四个班長以外，其余的都是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补缺班長。前任班長全部負伤倒下了。

这些以不屬於左翼陣營的三四名右翼班長为中心的人們，就是能够对这个划时代的大爭議作出光荣的最后决定的唯一機構了！

他們这次光荣的議程，是先从誹謗言論开始的。他們从过去的斗争中，抽象地挖出最高干部个人的錯誤，進行个人攻击。

- 一、公司在爭議团解散后，可随意选用若干名职工；
- 二、爭議团領到公司規定的退职津貼以后，即承認已領到解雇津貼；
- 三、公司在解雇津貼之外，贈給爭議团数万元礼金。

这种惨痛的敗北恐怕是無人預期的吧。但是，班長會議已被抽出了中心力量，它對於正在發出呻吟声倒下去的大樹來說，只不过是偶然栓在大樹上的一根失去引力的脆弱的細繩而已。

“开个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見吧。”一个穿白毛衣的光头提議說。“班長會議不作決定，征求大家意見，好吧！”

在这沒有積極的中心力量的空气中，灯忽然發出了渾暗的光亮。九顆头顱象水銀珠似地可以滾到任何方面去。

“可是，由誰作报告呢？”

他們逡巡不前，这是因为他們覺得大会是不能平和地开始的。在非难的罵声和怒吼的漩渦中，該怎样進行呢？他們將会被要求拿出“办法”“方針”和“目标”來吧！——不成呀！班長會議不作決定，就如同沒有指南針的船只呀。

但是，他們的确不是优秀的舵手，在激流的冲击之中，只能抓緊船只順流而下。

这时，楼下的人们在嘈雜声中，冲進二楼來了，五六張气昂昂的面孔从楼梯口伸出來，向班長們吼叫起來。

“这羣混、混蛋們！我們可要不干爭議啦！”

“他媽的，騙人嗎！最高干部沒臉見人，才躲起來啦！”

“什么干部，一羣混蛋！”

他們異口同声地罵着。有的充滿了怒色的臉上还滾滾地流着热泪。班長們为这突如其來的情勢吓慌了。

“那、那樣的条件，叫我們接受，他媽的，那我們当初就閉着眼睛忍受着好啦，这羣毛賊！”

班長們驚惶起來，他們还在絕對保守秘密的解决条件，怎么会被羣众知道了呢？

“怎么？为什么發火？”

身穿黑色劳动服的金东班長，擺着年長的面孔站起身來，剛要走出去，馬上就有一个人气势凶凶地奔向前來，突然扭住金东的胸口又推又搽地搖晃着。

“別裝不知道啦，你这个混蛋！”这个扭住金东胸口的四十上下歲、面孔微髒的人，口齒非常結巴，边說边向金东臉上吐着唾沫。“咦，公司提出的条件咱早就知道啦，你們尋思这样的条件我們能接受嗎？啊！能嗎？”

接着，身穿劳动服和髒布褂子的人们也都拥了進來。班長會議沒得出什么結果就乱成了一团。

这时，失掉了会場的班里的人们也都拥到楼上来。他們眼望着年关在即，臉上都現出陰暗的愁容。大家的眼睛里充滿了血絲，本來都是很倔强的人，現在却变得非常懼怯，哪管是一点輕微的声音，也会使他們的神經緊張起來。

“喂，我可听到了荒唐事啦！”一个头戴鴨舌帽的人跑進十四

五人的人羣中蹲下身子，他說的是協議條件的內容：“聽說，方才的班長會議已經同意啦！”

大家變了臉色。

“哎，听着，”戴鴨舌帽的眼睛里閃着光，低聲說，“聽說最高幹部們，到現在已經沒臉見人，故意躲起來啦。”

冬日的天空陰云低垂，好象雨雪將臨的樣子。羣眾的臉色蒼白，有的意氣消沉，有的大發雷霆。

“喂，要當心，這件事有點怪呀！”

一個穿水兵褲的人有所發現似地叫道。

“也許是有人造謠呀！”

這個猛然有所領悟地接着叫起來的是徒弟久下。他方才看到過一個可疑的人，那個人身穿和服外罩短外褂，和平素完全變了樣，但確是新聞班的高山。這家伙總是到了緊要關頭就偷偷溜掉，從未聽說高山被逮捕過。

久下原想機警地穿過人羣，捉住高山，揭發他當特務的真面目，但是，不知何時不見了他的踪影。

“從今天起在一星期以內提出申請，只要不是第一次被開除的，公司就可以重新採用哩。”

在牢騷滿腹的動搖分子當中，也在傳播着這樣的謠言。大家沒有人理會這個小鬼久下的言語。

“擁進去，一看就知道啦！”

“去質問班長會議！”

他們沒有時間去追究謠言的來源，不去質問班長會議，就只有自暴自棄，仰面朝天躺下來歌唱“紅旗歌”了。

班長會議在混亂之中，暴露了他們已無法醫治的致命的創傷，他們不僅無法證明謠言的出處，而且也無法扭轉擱淺船只的

舵輪了。

“他媽的，騙了我們呀，什麼幹部？簡直是一羣毛賊！”

“從明天起，我們就不干爭議啦！”

羣眾在叫罵，表現了自暴自棄的感情。團旗黯淡無光，默默地低下頭來。

最後一次大會開始了。

這是一個雨雪紛飛，寒氣襲人的上午。各個戰綫上負傷的團員們，聚集到會場——小石川傳通院的正殿來。

陰暗的正殿前面放着一張破舊桌子，中間插着團旗，兩旁插着各個支部旗，發着渾暗的光。

會場的周圍已被放下帽帶的警察團團圍住，正殿前面好似一道狹窄的海峽，流着幾道打漩的暗流，動輒互相沖擊起來。五分鐘、十分鐘，隨着時光的流逝，這些暗流的分歧就愈來愈大，情勢也就愈發險惡。

自從那次班長會議發生混亂情況以來，變得自暴自棄、懦弱而狡猾、並已精疲力盡的分子，早已表示不信任最高幹部會議，同時一致提出了立即停戰的要求。他們占据了會場的右側前方，紛紛叫嚷着：

“快點開會！”

“最高幹部，露出頭來！”

在會場的左側後方，聚集着許多尚留在各個戰綫上的青年們，他們也同樣怒氣沖沖地嚷着，睨視等待開會的講台。他們對於這樣的協議條件是堅決反對的，因此，很耽心軟弱無能的班長會議可能在要求停戰的人們威嚇之下，同意接受這個協議條件。

他們是少數，精疲力盡的團員們也不可能戰勝停戰論者的誘惑。青年們挨次机警地傳遞着紙條，上面寫的是：

“堅決反對停戰！”

“拿出勇氣來！”

但是，瞧吧，這裡的面孔……這羣受到創傷的死氣沉沉的面孔，不是已不足一千人了么！在兩年當中訓練的三千個同志，已經疲勞不堪；他們的三分之一不得已只得不參加這次最後的大會；可以信賴的同志們的面孔，也沒有在這會場的角落里出現，他們被隔離起來了。

“反對停戰！”

“發起爭取釋放最高干部的運動！”

少數的青年們是知道自已的最後的任务的。目前，班長會議已不能指望了。聚集在右側後面的婦女們，和青年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她們在這最後的關頭表現了堅韌的力量。

“万一我們的意見不被採納，我們就退出大會會場！”

阿房和阿銀站起身來，搖著頭吶喊，青年羣中也有人站起身來喊道：

“把這種恥辱的協議條件打回去！”

會場上掀起一片騷擾，士氣大為振作。但是停戰派發出了揶揄和嘲笑的叫聲。婦女們憤怒地站起來予以反擊，接著又唱起“紅旗歌”。警察跑進場來，但是歌聲仍未停止，他們在怒吼和叫罵的喧囂聲中被拖出場外。

開會時間已經過了！

講台上仍然毫無動靜，班長會議在停戰與不停戰的兩派的爭論中，一時還無法作出決定。

“快開會吧！”

會場的喧囂愈來愈厉害了。这时，一个把破旧的黑色帽子戴在后腦勺上的青年人跳上講台，从左侧发出了鼓掌声。

“諸位！”

青年人紅着臉，放开喉嚨大叫一声。

“到今天为止，我們已經艰苦地斗争了三个月。”

他吼叫着，好像一条离水的魚在喘息。

“有的人在監獄里受苦，有的人得病死了，有的人变成了瘋子！”

这位把帽子戴在后腦勺上的青年，並不懂講演技術，但是，他貫注了全身的力量，每一句話，都象用鉄錘打木樁似地打進了人們的心。

“但是，我們付出了这样的牺牲，並不是为了換取这样的協議条件哪！”

“說得对！”

听众象吃丸药似地一口吞進他的言語，齐声回答說。这位青年在他們之中並不著名，但是他那匀称、結实的体格，正象是用他那双肩承担着他所說的、對於青年來說最重要的时代任务，看来使人信賴。这位青年用一只手抓起自己的帽子，用力地搖晃着說：

“現在，敌人已刺來最后的一刀，不是把这一刀打回去，就是被刺死，是我們的生死关头！”

在右侧，人們在敏感的警戒的气氛中，保持沉默。青年愈發有力地說：

“我們要再一次把这个耻辱的条件打回去，繼續坚持斗争！”

左侧高声喝采，热烈欢迎走下講台的青年。但是，右侧却起了低声的議論，接着，他們之間的一個人站起來叫道：



“停战，还是要繼續战斗，請付表决！”

还是那个金东以班長會議的代表的身份，擺着一副無动於衷的面孔，出現在主席的位置上。場內的气氛有点使他迷惑，看样子他是想要开口說話，但是左側的人們已站起來逼近他喊道：

“把班長會議的決議拿出來！”

右側，却在催促赶快付表决。这时，全場的人們都一齐拥向主席台，金东用沙啞的声音說：

“班長會議的意見，已决定含淚接受这个協議条件，暫時宣告停战。”

話犹未了，左側的青年們就跳上講台，把金东推倒，妇女隊伍中也發出尖叫声，場內一片沸騰。

“退場！退場！”

“团旗是我們的！”

青年們抓起团旗，停战派也憤怒地爭奪起來，团旗被拉扯着，旗杆頂都被搶掉了。

“保护团旗！”

方才那位把帽子戴在后腦勺上的青年，从台上跳下来直奔团旗，敏捷地推开对方，撑着团旗飛快地跑出會場。

“退場！”

妇女們也跟着青年們跑出場外。把帽子戴在后腦勺上的青年双手緊握着团旗喊道：

“保护团旗！”

“保护我們的旗！”

## 關於“沒有太陽的街”的一些說明

德永直

這篇作品寫於1928年末到翌年三月之間。開始寫作前後，記得曾讀過小林多喜二發表在“戰旗”<sup>①</sup>上的“1928年3月15日”。當然，我醞釀寫作“沒有太陽的街”乃是从很久以前開始的；不過，讀了小林的作品，確是受到了鼓舞，而加緊完成了。根據記錄，查出發表小林作品的是1928年11月號的“戰旗”，我還記得當時也確是在寒冷的季節。當時，這幾條“沒有太陽的街”（它們是因我這部小說而得名的）中間的千川溝沿有一家澡塘，後面是一條終年陰暗潮濕的胡同。我就是在這條胡同一面走向工廠，一面就讀“1928年3月15日”的。現在，那“沒有太陽的街”已經無影無蹤，但是，那條煤渣鋪的小路上凍起的冰稜，直到今天還留在我的記憶里哩。

怎樣才讀了“1928年3月15日”，雜誌是買的，還是借的，現在已無法記起。當時我並不是熱心的文學青年，二十五六歲

<sup>①</sup> 日本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期刊，1928年創刊，1931年被迫停刊。

以前是这样，30歲已有兩個孩子，而且从25歲到28歲專心致力而且不得不致力於工会运动以后，对文学採取了“放棄”的态度。我想大概是因为“1928年3月15日”頗得好評，尽管我並不是“战旗”的經常的讀者，但也弄到一冊，才讀到小林这篇小說的。

所以，寫作“沒有太陽的街”，無論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來考慮，我的态度也都不是为了爭取当作家的。但是，也絕不單單是寫給自己讀的，这从我寫完后馬上就拿到金子洋文<sup>①</sup>先生那里去請教这一点上，也看得出。那么說，我是不是學習了小林多喜二和当时的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刻苦研究过他們的寫作技巧呢？也並不如此。这一点，請看我的作品就会理解。虽然讀过当时譯成日文的一兩部苏联小說，研究过它們的結構，但通盤看來，我却使用了很多通俗的陈旧手法。其原因之一，是由於在工会运动活躍的时候，我曾在工会的机关刊物“H·P 俱乐部”（180頁，全部漢字均註有假名<sup>②</sup>的月刊，作为工会的机关刊物，其气魄之大实为稀有。）上面連續發表通俗小說“到何处去？”，后面我要詳細談到，就是当时的工会执行部对文学的作用認識不足，曾限制我寫作小說，但那次却由於需要而被批准，於是我也採取妥协的态度，寫了通俗的作品。当然这和一般的通俗作品在內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常常为工会會員所喜愛，因此，这种筆法对“沒有太陽的街”也有一定的影响。（“到何处去？”並不是后来由“改造社”出版的“到何处去”，現在已無存稿）

① 日本著名小說家、戏剧家，生於1894年。曾参加初期的日本無产階級文学运动，战后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现为日本社会党中央委員、參議院議員。

② 汉字註有假名(讀音)为的是帮助文化水平較低的人讀懂。

我喜欢寫小說，从小学时代就常用鉛筆在手紙上寫些类似小說的东西。以此看來确实是非常喜欢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產生过“放棄”的想法呢？現在，每逢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总会泛起一种悲憤的感情，不忍复述。

在某种程度來說，我当然也曾經是个有志於作家的人。二十一二歲的时候，曾在故鄉熊本市的工厂里，編过在同伴之間傳閱的刊物，24歲進京以后寫过几个短篇小說，並曾請同一个出版从業員工会（参加这个工会的也有学者和藝術家）的會員青野季吉<sup>①</sup>先生品評过一两篇（在关东大震災<sup>②</sup>时燒毀），請金子洋文先生品評过三篇（一篇遺失，其余兩篇是“多余的人”和“馬”，都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收入短篇集，“馬”在战后被譯为捷克語和漢語）。但是，我究竟有無寫作能力，以文学的尺度來衡量，这些習作的水平究竟如何等等，只憑这么几篇东西，当然不会有所肯定的。这主要由於我們沒有文学上共同努力的伙伴，而且在我們工厂里也沒有前輩的工人文学家。

当时，日本無產階級文学运动从整体來看尚处在低級階段，因而工会运动和無產階級文藝运动未能得到統一。当时虽已出版“播种者”<sup>③</sup>，而且在革命的藝術家和革命的劳动团体以至以共產党为中心的無產階級政党的个人之間有着互相提携与协力的合作关系，但在各个工会的内部，文藝却被看作是“脫离现实”

---

① 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評家，生於1890年。早年曾为日本無产階級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組織者，现为“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長。

② 1923年9月1日發生在日本东京一帶的大地震，受災很重。

③ 日本最早的無产階級文化运动刊物。1921年創刊於秋田县，出三期停刊，同年10月於东京复刊，最后於1923年9月停刊。在秋田县出刊阶段，一般称为前期“播种者”。

“逃避现实”和“墮落”。在我担任“出版从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时，曾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迫宣誓“今后不写小说”。工会运动的历史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实际上也不应当只强调这个方面的缺点。不过，小林多喜二的“1928年3月15日”等作品，由于它们使一个我所认识的搞工会运动的人读后深受感动，因而，确实是克服这种偏向的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在当时这种空气之中，工厂里的工人要写作品，比起今天来也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这从当时已出现的两三个工人作家，——尽管同是工人但其性质和所走过的道路却各有不同这一点来看，便十分清楚。

发生“大震灾”以后的两三年间，在日本，正是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中心的文艺运动飞跃发展的转折时代，但我却刚好在那时专心致力于工会运动而不了解文艺方面的这种情况。总地说来，促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力量有二：其一，在此次争议中被开除的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印刷厂，这里的伙伴们想把自己的斗争记录下来，又知我能写点什么，同时也有印刷机器，又懂印刷技术，因此，一有机会就来劝说我写作。其二，大概是因为我也喜欢写小说吧。其实，自从发动争议以来大约有二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曾有意识地进行构思酝酿；否则从下手写起只三个月，好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样看来，我之写作小说无疑是自发的、而属于稀有的一类了。当然，自从前期“播种者”以来，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所作的斗争，已有六七年的历史，没有他们的斗争当然连“自发的”也都不堪设想。不过，20年后的今天的有组织的“文学小组运动”比起当时的斗争来，已经有了惊人的大发展。

於是，我的素質，加上這種自發性，就使得“沒有太陽的街”有着種種弱點：

第一、由於我不詳細了解領導此次鬥爭的、當時尚處於地下的日本共產黨的真正情況，而未能正確地予以表現，比如日本共產黨和日本勞農黨的關係等，就更不明確。

第二、也是和第一點有密切聯繫的，當時福本路線的偏向<sup>①</sup>已完全暴露在此次鬥爭之中，我未能予以批判地描寫。作品中寫高枝用毒藥毒死大川的孫女，實際上並無此事。事實是一個爭議團員潛入大川公館企圖殺死他的家屬，經作者誇大了。1920年代，那種工人採取直接行動的朴素的鬥爭方法，加上內部的福本路線的偏向，其錯綜複雜的關係乃是作者未能深刻理解，也是無力加以表現的。

第三、這些弱點與作品的通俗性一起，使之產生了一種傾向，即工人階級事實上乃是健康的現實主義者，而我卻把它寫成有些傳奇的、畸形的作品。（作品中的傳單、宣傳畫和決議等幾乎完全是從真實的文件中引用的，只在日期上，照顧到小說結構的關係，把在作品中出現的日期提前三個月，因而有若干不符之處。）

但是，儘管如此，我在寫作過程中還是非常熱心、深受感動的。我記得大致寫了三個月，而最後的一個月是根據“健康保險法”向工廠請了病假（當時尚可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薪），每天跑

---

① 從1926年起，在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作為對山川路線（參看第211頁註③）的批判，而出現的以福本和夫的理論為中心的政治路線上的偏向。其主要內容是：脫離實際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過高地估價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而把黨變成了理論家和職業革命分子的黨，嚴重地脫離了羣眾。於1927年受到第三國際“關於日本問題的宣言”的批判。

到友人N租的宿舍去寫作的。友人N是排字工人，白天不在家。从牛込神乐坂的肴町电車站走上坡去，再从一家著名的掛着草繩門帘的酒店旁边走進一条胡同，便是他的宿舍。

每天跟到工厂去上工一样，清晨很早起來帶着飯盒到那里去。每天大約能寫六千字。我記得常常是寫着寫着感情就激动起來，泪珠滴湿稿紙，無法再寫下去，只好到廁所里用洗手的水洗臉，再重新坐下來。

原稿沒經過太多的修改。那里的女房主老用怀疑的眼光瞧我，因此，中途到屋外去总觉得很别扭，但在執筆寫作的时候，确曾記起並不算是“愉快”的一种内心充实的感动，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 二

虽說有点噜嗦，我想再講一点寫这作品当时的情况。因为，假如我这个作家能够算是最初期的工人作家的話，那么對於將來的工人作家來說，不管是否成功，也总可以算是一个歷史人物吧。

下面我还要詳述，在这部作品的爭議斗争中被开除的我，失業了將近一年。这之間，曾由失業者开办过一所小規模的印刷厂，而后又在寫作这部小說的过程中，在一所叫作T的中等規模的印刷厂里作工，起初当臨時工人，后来当正式工人。这个工厂就在發生此次爭議的公司附近。当时，由於在失業中过度地从事包工劳动（在長篇小說“妻啊，安息吧！”里寫到这点），而搞坏身体，患了大腸炎，但那时的搞健康保險的庸医並未弄清病源。总之，身体之坏，甚至連一般規定的劳动（十小时）都坚持不下來，而且还一直坏下去，真是四顧無門，处在这种境遇，我和妻

子也曾執手對哭。搞壞的身體直到今天尚未恢復，但這部作品使我走進在肉體上免受折磨的文壇，這對我的一生無異是“救命”的光輝。

沒有傳統，也無適當的環境，一個道地的工人成為作家，現在回想起來，在1920年代無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和我同一時期也出現了佐多稻子<sup>①</sup>和橋本英吉<sup>②</sup>等工人作家。這完全是歷史所造成的。如果沒有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和革命知識分子藝術家們先覺的艱苦鬥爭的歷史，任憑我多麼喜歡在手紙上用鉛筆寫什麼近似小說一類的東西，無論如何也都不可能成為作家的。從我個人來看，似乎是走了帶有偶然性的、自發的道路，但歷史的發展並非如此。日本的工人是多麼窮苦啊！在讀過高爾基的描寫他窮苦的生活道路的小說和隨筆之後，我不禁這麼想。單從經濟方面來看，高爾基比我們還寬綽些，他在漫長的青少年時期只自己能夠吃飽就行，他有着“能夠流浪的身份”。而我們從懂事的那天起就背負着必須扶養的家屬成長起來，假如有老婆孩子生活就更加倍地沉重。我以日本一工人的身份，來向偉大的作家高爾基申訴：日本工人就是處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1920年代，半數以上包括少年工人的青年工人，不帶家眷就無法到處流浪。這乃是加在日本的封建家族制度之上的駭人的窮苦。當然，到了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戰後的今天，這種窮苦已經達到了無法形容的最高限度。

被人用自己耽讀着的書猛打雙頰，兩只耳朵都被打聾，或用自己正在寫字的鋼筆抽击手腕子，浮起血痕；日本工人作家有過這種經驗的人，絕對不止是我一個人吧！？這並不光是“東家”

---

① 日本著名無產階級女作家，生於1904年。

② 日本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無產階級作家，生於1898年。



和“工厂的主人”，甚至連自己的父母都这样打过我們。

在漫長的一千年間，在日本的文学史上未曾有过被压迫階級的文学，当然也更沒有具有階級覺悟的被压迫階級的文学史了。我們是在日本無產階級革命运动中覺醒，在日本的先覺的革命藝術家們的斗争歷史教導之下，第一次走進日本文学史的。象我，虽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作家，但这件事我却是引为光荣的。

这篇小說完成后，我曾裝在紙盒里送到金子洋文先生那里去請教，但金子先生当时因为演出“忠臣藏”<sup>①</sup>，非常忙碌。於是，我便帶回來放了一个时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熊本市时代的朋友林房雄<sup>②</sup>，他知道我喜欢小說，便劝我从事創作。那时，我才知道他是“战旗”同人以及一些和“文艺战线”派<sup>③</sup>鬧分裂的情况等等，於是，我便把“沒有太陽的街”送他看，結果是从1929年6月号起到同年11月号止分五次發表在“战旗”上面，最后的六分之一，在出版單行本时加進去，就这样全部与世人見面了。

1929年6月号同期“战旗”以头条地位發表了“蟹工船”<sup>④</sup>下半部，在連載“沒有太陽的街”的期間內，發表了中野重治<sup>⑤</sup>的

---

① 日本淨瑠璃、歌舞伎的剧名。

② 日本著名作家，生於1903年，青年时期曾参加过日本的初期無产階級文学运动。

③ “文艺战线”是日本战前無产階級文艺雜誌的一种，1924年創刊，1925年一月一度停刊（通称前期），1925年6月复刊，最后於1932年停刊（通称后期）。前期曾为建設日本無产階級文学的主要力量；后期曾与日本無产階級文学的主流“战旗”对立。此处所称之文艺战线派，系指共同人。

④ 日本杰出的無产階級作家和革命家小林多喜二的名著。

⑤ 日本杰出的無产階級詩人、小說家和批評家，生於1902年。他是日本初期無产階級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与組織者，“阿鉄的話”即其初期的著名短篇小說。現为“新日本文学会”書記長。

“阿鉄的話”和村山知義<sup>①</sup>的“暴力団記”等。当时的“战旗”几乎每期都被勒令禁止發行，但發行冊数却在急速上升，已接近兩万冊(这数目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正处於黄金时代。

“战旗”之發表一个無名工人的長篇著作，真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意义的革命行动。中野重治托人帶給我一封用兩張稿紙寫的詩体的信，我珍貴地保存了好久，甚至考慮到發生万一的情况而曾藏到妻子出門穿的衣服袖里，后來不知怎的弄丢了，我还記得这信大概的意思是：新娘子來了，無產階級的非常美丽的新娘子來了，望眼欲穿的新娘子終於來到我們面前。

战旗社那时是在麴町的土手三番町，房間帶玻璃門，本來是一家商店停了業的，样子相当兇，給人一种陰暗的感覺。我每次都是只到門口而未進去過。我还記得因为要自己校对，曾經騎自行車跑到一口坂<sup>②</sup>下去取校样，每次都是白須孝輔<sup>③</sup>出來接見，他很愛用申斥似的口吻說：“你的小說为什么用这么多漢字？”“明天早上不送回來，可不成啊！”

我在書店的櫃台上第一次看到刊載自己的小說的雜誌。大概是在東京的神田區，“战旗”的賣出情况，可和一般的雜誌大不相同。在电灯光似乎光顧不到的一个角落里，板着面孔的售書員站在那里眼睛閃爍着鋒利的光。手挨次地伸過來，手里都拿着不用找零的錢，动作異常敏捷，拿到書后，就似已無他事而匆匆走开，於是又有別的手挨次地伸過來。我記得当时自己抱着孩子站在板着面孔的售書員后面，許久不曾离去。

---

① 日本著名左翼戏剧家，生於1901年。“暴力団記”即其初期著名戏曲之一。战后他頗为活躍，現为“新协剧团”干事長、新演劇人協会委員。

② 一条坡路的名称。

③ 当时“战旗”的編輯人員。

这是在“战旗”被查禁之前，仅仅数小时就全部售罄的情景。“战旗”的主編壺井繁治<sup>①</sup>曾在“战斗以后”的文章（1948年出刊）里說：“东京新宿区的‘紀之國書店’等，一家就可賣出三百冊到四百冊，讀者等待着这些書垛成几垛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內就全部買光。”

### 三

記得，这部作品的模特兒东京小石川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爭議，从1927年1月开始，直到3月坚持了大約七十天，但在前一年——1926年末，就大体已進入爭議状态。

这个爭議和繼其而起的濱松日本乐器爭議与千叶縣的野田爭議一起，被称为“三大爭議”。我的解釋是：不單它們的規模之大和从当时情况看來時間特別長，而其政治意义及斗争方法的進入新階段和日本共產党的直接領導等等，加在一起，才是称为大爭議的基本因素。

这三大爭議牽連到翌年“3月15日”的总逮捕和1929年的“4月16日”事件<sup>②</sup>，在这些压迫政策的基礎上，又和第三年——1931年的所謂“滿洲事变”——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侵略战争一脈相連。从这种按照年代順序的觀察，也可理解其“政治意义”。

共同印刷公司的爭議在三大爭議之中是最先發生的，也是

---

① 日本著名的無产階級老詩人，初期無产階級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与組織者，生於1898年。

② 1928年前后，日本反动政府正在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撕破民主的假面，实行兇暴法西斯統治，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前后兩次在全国範圍內非法逮捕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后来人們称为“3·15”和“4·16”事件。

規模最大的，虽未發展到总罢工，但在出版業工会所屬的印刷厂，也大大小小、分散地發生过几次同情罢工和单独罢工。那真可以說是英雄的斗争，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在当时半地下状态之中，如果說，日本全國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全部力量已集中在东京小石川的連簷宿舍区的一角，也不为誇張吧。

誠然，此次爭議，从起初就充滿了悲劇的預感，确实是被迫進行的斗争、后退無門的爭議。此次爭議的記錄文献非常龐大，由書記長上野山博交到我手里，太平洋战争中繼續保存着，直到疎散<sup>①</sup>之前才托交当时的委員中村糊和荻原喜三郎保存，战后仍在他們手里。以我个人來說，我曾認為此次爭議如能避免則应力求避免。發動爭議前的年末反对發動罢工的我，曾以一票对九票遭到多数否决；不过，我又提議重新進行一次表决，这次又以九对一的多数决定延期發動罢工。后来在發出罢工命令的那天黎明之前，在植物园前面的面食店舖的二楼举行的會議、評議會指導部与工会总部联合举行的會議，都曾在原則上同意我的反对發動罢工的意見，当时那种悲壯的气氛，直到現在还留在記憶里呢。当然这不是說我的迴避罢工的說法是正确的。相反地，我覺得当时是犯了山川路綫<sup>②</sup>的右傾机会主义錯誤。这是因

①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各大城市的居民为避免轟炸，都曾紛紛向乡下疎散。

② 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以山川均为主所犯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偏向，从1923年到1926年間曾一度占統治地位。其主要內容是：在羣众有了一定的觉悟，建立共产党以后，即認為党的任务已經完成，不必再进行組織活动，因而主張解散日本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認為日本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放棄民主主义革命，並对1927年第三国际“關於日本問題的宣言”的批判，表示不服，从1928年起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

为，当时我不是党员，后来又逐渐脱离了工会运动而参加了消费组合运动，不了解领导此次争议的日本共产党对此次争议的批判和评价。我想说的只是那种难于预测的情况和气氛而已。读者将会发现，我这种思想，在作品中通过荻村这个人物，投射了一道阴暗的影子，荻村终于不得不变成疯人和废人。

争议是由於公司开除鑄字車間三十八名职工的挑畔行为所引起的。这虽然是开除一部分职工，但看来资本家方面只觉得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因此必须加紧准备，並很快地解决了东京印刷同業組合内部的財閥之間的糾紛，公司方面採取了过激的政治方針。（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財閥首腦人物出面，在争议結束階段內务部大臣和警察總監也都出头露面了。）工会方面則以党员中尾勝男（他是評議會干部，同时是出版工会干部）等人为中坚，而渡边政之輔、佐野学（佐野在秘密指揮部也未見過，渡边則見過兩次）等共產黨員領導干部为隱蔽的最高領導，表面上則由非党人員評議會委員長野田律太、争議部長南喜一等人領導。兩方面完全是最高領導人員親自出馬的对壘陣容，（当时，大臣或總監出面干涉劳动争议的事是很少有的。）争议帶有非常強烈的政治色彩。当然，一切劳动争议都屬於政治斗争的范畴，正因为如此，也才都是階級斗争，而此次争议又有其特殊性。在斗争手段上，资本家方面，也有其他財閥一时忘記了他們的内部矛盾而予以协助（在乐器争议时有憲兵出动），从共同印刷的争议起，資產階級的思想团体、佛教、基督教及社会妇女团体和暴徒团等一齐出动，企圖冲垮工人方面的隊伍。在工人方面，則有以罢工隊員的班組織为中心的各种自治組織、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領導機構——称为秘密指揮部，在地下頻頻移动，並在此次争议中第一次以“細胞”这个名称，建立了与秘密指揮部联系的行动組織。

所謂“細胞”，並非由共產黨員組成，而是把一些優秀的青年秘密地安置在爭議團的各個班，充任鬥爭的先鋒。此外，無產階級的藝術團體也予以支援，參加鬥爭，據說，“左翼劇場”的前身“皮靴劇場”就是此時誕生的。

此外，這次共同印刷的爭議之政治性質所以稱為“特殊”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小石川支部乃是出版工會的最大的根據地，同時，出版工會又是日本工會評議會的最重要的工會，日本工會評議會則是日本共產黨的最大的基地。據“日本工會評議會史”（谷口善太郎著）所載，當時參加評議會的加盟組織有四十四個，工會會員總數為三萬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其按各個不同產業機構的分布情況，則印刷出版業為最高，占百分之三十二。不單超過了“南葛”<sup>①</sup>以來最有革命傳統的金屬業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出版業的組織，在當時的生產情況下，切實能夠全部繳納會費的大工廠占多數。一言以蔽之，以共同印刷公司的三千二百人到三千五百人為最大，此外尚有秀英舍、日清印刷公司、和一部分凸版印刷公司，並有大阪的同業公司。一般認為百分之三十二，將達一萬上下人，據我的記憶，全國“全部繳納會費的工會會員占七千人”的時期為最高標準。但是，當時的最為左翼的工會能有“全部繳納會費的工會會員占七千人”的成績，乃是驚人的事件，而其中共同印刷公司約占半數。

支部的命令，無論何時都可在一小時之內在東京市動員三百人，七輛卡車經常出去裝卸貨物。工會會費每人雖只五角錢，

① 1923年9月日本發生“大震災”以後，日本反動政府懼於人民起來反抗他們，以鎮壓捏造的朝鮮人暴動事件為名，由龜戶警察署將東京市南葛工會的工人運動的領袖河合義虎、平澤計七等9人逮捕殺害，此即有名的龜戶事件。此處，即指南葛發生這事件以後的情況。

但因無人退繳，至銀行存款已以萬計，甚至有人稱此為“評議會的常勝軍”。統治階級既然以共同印刷公司為評議會和共產黨的共同基地，當然這個公司也就成為其進攻的目標了。所以，正如這篇作品所表現的，所謂“全體解僱”雖意味着在公司方面也將陷於破產境地，但他們能一度克服這種困難敢於推行，當然也就是對評議會勢力的一大打擊，並且在此種壓迫之上重疊地製造了“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為發動“滿洲事變”鋪平道路。

#### 四

但是：被稱為“評議會的常勝軍”的出版工會及其根據地小石川支部，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進行“沒有太陽的街”中所描寫的英勇鬥爭的。關於這一點，“沒有太陽的街”幾乎完全沒有談到，現在我再為讀者多說幾句。

如方才所述，出版工會的前身是關東印刷工會。1926年——大正15年5月日本工會評議會創立當時，關東印刷工會是以三百五十名會員的名額參加的。更往前看，關東印刷工會的前身是出版從業員工會，這個工會創立於大正12年——1923年初，工人只有幾十名，而大多數成員又是思想家、學者和藝術家。我作為出版從業員工會的會員，在共同印刷公司——當時的“博文館印刷廠”工作，記得在成立這個印刷廠的久堅支部（小石川支部的前身）時，連我在內只有三個人。

經過大正12年（1923年）9月的“大震災”到大正13年5月第一次爭議“博文館總罷工”，一直維持了將近50人的會員，這個時期的情況在我的記憶里至今還留着種種印象。由於這些經過情況在我與江口煥①、壺井繁治、窪川鶴次郎②、中野重治等人共著的文化運動外史“戰鬥的足跡”里的“一個時期”的一章中，

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因此我就不再贅述，如果沒有這第一次爭議的勝利和此次勝利的人們刻苦的鬥爭，也決不能夠產生什麼“常勝軍”。從這種意義來講，“沒有太陽的街”似乎是僅僅描寫了鬥爭的花朵，而尚有很多情況未能加以描寫。

尤其是大正 13 年——1924 年爭議的大勝利——“爭得工資提高三成”，大大地鼓舞了在大震災發生以後，沉滯下去的工人運動，使其頓時活躍起來，於一兩個月之內便爭得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印刷工人提高工資的歷史性勝利。但在取得勝利以前人們所走过的艱苦道路，為人們指出了革命運動的性質，深為有趣。遭到數次犧牲，但工人卻很難覺悟起來進行鬥爭，但是，1924 年 5 月 1 日拂曉，偶然在第二制版室發生的火災，一星期以後在第一印刷室發生的口角，卻成為導火綫，爆發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罷工。偶然性與必然性，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巧妙的結合，其中的確存在着很多值得學習的事情。這第一次爭議的經驗，對於我來說，也是十分可貴的；儘管我決不是什麼“革命家”，但，即使在我如何悲觀和懦弱的時候，也絕對沒失掉“革命一定要爆發”的理性認識。

因此，要從這樣的“沒有太陽的街”以前的事件寫起，乃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當時的我尚無這種力量。假如，今後我還能在此世界上生存一個時期，我一定要寫它們，而且我覺得在目前是能夠寫得出的。

## 五

在 1930 年（我是在 1929 年參加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的）

① 日本著名無產階級老作家，生於 1887 年。

② 日本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生於 1903 年。



發行的“無產階級藝術教程”第三輯里，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是怎樣寫‘沒有太陽的街’的”。

這是一篇正如这个大題目所表示出的，充滿了自我欣賞和好勝之心的文章，這從下邊的小標題也可看出：一、打破了過去的“創作規範”；二、讀者對象，不以知識分子而以工人為準；三、以能夠“讓人讀下去”為首要條件；四、我對於小說作法的體會；五、知識分子批評家和工人作家等等。這裡是有許多錯誤的。

——我從13歲當定期學徒時代起，一直過着工人生活，因而沒有時間鑽研正規的小說作法，雖然喜歡讀書而且也讀過一些，但恐怕比目前文壇上的任何作家，讀得都是最少的，——其實是想讀而沒有時間。

但是，直到現在，我仍不引以為悔，一方面有着知識範圍狹窄的缺陷，同時，從沒受毒害這一點來說，其效果比起缺陷來勿寧說是更有益些的。換句話說，是因為很少受到資產階級文學之害的——。

除此而外，我寫的還有一些。即在這裡有着對資產階級文學的機械的反感，無條件地肯定自發的工人氣質，將缺陷反說成是“受害少”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性等等，實質上應該說是自以為是的東西。我這種錯誤的認識，代表了1930年前後“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中一部分人的偏向，不過，在我寫作這部作品的當時，尚未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但是，這種偏向說明自己有着一些弱點，並必然反映在作品中，而讀者也一定會有所覺察。

不過，這部作品儘管存在着这么多的缺點，但作為作者的我，直到今天仍然對它有着濃厚的愛情。寫小說，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勞動；正由於我反映了那次爭議，雖然荻村成了殘廢，而我自己卻得到了成長。現在，我深切地感到：假如我不寫這部

作品，那么荻村的命运也将恰恰是我自己的命运。当时，我自己生存下来，表现在那次争议中燃烧过革命热情的人们，和他们的斗争姿态，我究竟作到了什么程度呢？

大正15年即1926年秋天，关东印刷工会和“H·P俱乐部”在芝协调会馆联合举行“出版工会成立大会”时，人们推选我作会议主席。“H·P俱乐部”是在大正13年<sup>①</sup>第一次争议以后，为了密切地联系全体印刷业职工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关东印刷工会之外，新建立的组织，由于此次的联合行动，而真正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印刷工人工会。人们选我作会议的主席，我感到一方面是给予我这一向被称为“共同印刷工会首创者”的光荣的饯别礼，同时又是为我这山川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敲的诀别的丧钟。当然，当时已产生了福本路线，问题是不能单由那一方面加以处理的。——总之，把上述这些情况写在这里，对于理解这部作品，是可以作些参考的。

一切的人们都在体验着现实的斗争，但是，如何深刻地、全面地理解自己的体验，就会由于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在参加了“没有太阳的街”这次争议的英勇斗争的人们之中，比我所描写的更深刻数倍地理解了自然的真实的人们，该是多么众多呀！列宁、斯大林，还有毛泽东，对苏联文学和中国的革命文学分别指出基本的准则和方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吧。作家也必须不断地前进，用他们的作品变革现实、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否则，他们必将看不到真实。

(1950年4月)

---

① 1924年。

## 譯 后 記

世界聞名的日本優秀的無產階級作家、中國人民親密的朋友德永直，已於 1958 年 2 月 15 日去世了。噩耗傳來，我們感到十分悲痛！

德永直於去年年底因病進醫院治療，作了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的手術。在作手術時，才發現了肝硬化變的重病，終於不治。他在逝世前，還請人代筆寫了一封信給周揚同志，談到他對於中日文化交流的願望，並且介紹了一些工人出身的日本作家。單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看得出他對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怎樣地抱着滿腔熱望，對於無產階級文學事業是怎樣寄以無限的關心。現在，這位著名的無產階級作家竟然長逝了。

德永直的許多優秀作品，都已介紹到中國來。其中已經出版的有“靜靜的羣山”第一部、第二部，和一些短篇小說。

現在介紹的這一部“沒有太陽的街”是德永直的處女作，也是他成名的作品。關於這本書的寫作時日本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作為作品描寫對象的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罷工等情況，德永直已在附在本書中的“關於‘沒有太陽的街’的一些說明”里詳述，這裡我只想簡單地介紹一下德永直

的生平和这部作品。

德永直是工人出身的作家，他於 1899 年生於日本的熊本市一个貧農的家庭，只讀了五年書便开始各种劳动。1922 年到东京入博文館印刷公司（即后来的共同印刷公司）当排字工人。1926 年这个公司的大罢工遭到失败，他根据此次罢工的经验，在 1929 年寫出“沒有太陽的街”。这年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領導的“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从 1930 年起成为职业作家。1930 年 2 月，他又發表長篇小說“失業城市东京”（“沒有太陽的街”的續篇）。战后，他共完成了長篇小說“妻啊，安息吧！”和“靜靜的羣山”等長篇小說。在他的一生中，还發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說和文藝評論等。

德永直三十余年的文学活动，是和日本無產階級各个时期的革命运动緊密联系着的。“沒有太陽的街”就是他反映战前日本階級矛盾最尖銳的斗争的一部名著。当这部作品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差不多同时發表在“战旗”时，轟动了整个的日本文学界，被称作是当时無產階級文学的双璧，为日本無產階級文学的發展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沒有太陽的街”是描寫从 1927 年 1 月到 3 月之間發生於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罢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 1927 年發生了經濟恐慌，日本資產階級一面將其損失轉嫁於劳动人民，一面实行向外侵略的政策，發动侵略我國东北的罪惡战争，並進一步擴大成为太平洋战争。这个在战前的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罢工，是在日本的資產階級为进一步剝削劳动人民和向外侵略鋪平道路的反动措施引起的。这次規模巨大的罢工，几乎波及全國各大城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德永直以出版業工会的中心人物的身分参加了此次斗争，並在罢工

失敗時被公司開除。由於他親身參加了這次波瀾壯闊的大鬥爭，比較深刻地体会到鬥爭的本質，因此，能够比較成功地表現了大工廠的工人生活和鬥爭，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本質特點，塑造了先進工人的形象，為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創造了新的風格。

他寫這篇小說，企圖把這次堅苦的鬥爭體驗，介紹給勞動羣眾，並使之認識罷工的失敗決不是永久的失敗，工人階級團結將必定勝利。這部小說通俗易懂，生動明快，充滿了革命的激情，予人以強有力的鼓舞。尤其是這部描寫工人階級生活與鬥爭的空前優秀作品，出自象當時德永直那樣一個無名工人作家之手，更是引人注目的。因此，這部作品受到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熱烈歡迎。在國際上，已由我國、蘇聯等不少國家翻譯出版，並得到很高的評價。

當然，作為一個工人階級作家來說，德永直在創作這部作品當時，僅僅是一個比較先進的工人，一個工會領導幹部，因此，也正如他自己所說，自發的階級意識成為作品的主導思想，而未能充分地描寫日本共產黨的領導及其與廣大工人羣眾的關係。從作品的藝術成就來說，也還存在着不足之處，比如，在情節的安排與處理上雖然比較緊湊，故事的發展也比較簡捷，但有些地方交代得不够清楚，不够細致深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高枝和加代兩姊妹以及荻村等工會領導幹部，雖已給人較深刻的印象；但也還沒有最後完成。總之，這部作品，存在着較多地着重於故事情節的交代，而未着重人物形象和命運的刻劃的缺點。因而，使它感人的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這從德永直這位作家的發展來看，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8年3月24日北京